

天 下 太 平

左 兵 作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一九三七，二，二十付排
一九三七，四，三十初版

一—二〇〇〇

著者 左 兵

發行者 余 漢 生

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八百五十一號

印刷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每册實價一元

No. 488

題 記

我不能忘記那天是五月二十一日。在這微塵似的中國的一日裏，還有微塵中之微塵的我，在一個垂死的古城之一角呼吸；且還在那里做下了一件說小不小，說大不大的工作——寫下一部約十四萬字的小說叫做「天下太平」。

這部東西，我是從二月六日寫起的。中間除了春假因事下鄉，中輟十天，兩次病攔了五天，沒有間斷過一日。有時發了寒熱，照理應該休息一下；但我還咬着牙齒努力，吃辣椒那麼熬過去了。白天，我是要靠粉筆灰粉吃飯的，寫這部東西，全靠晚上一點的時間。七點鐘模樣，一吃過晚飯，便開始工作，早則寫到十點鐘左右，晚則會寫過半夜。遇到了例假，又會把全個白天擺上去。所以平均每天工作時間，五個鐘頭是只會多不會少的。這樣算起來，我在那部東西上，總化

了五百個鐘頭上下。

我已經有四五年的念頭，要寫下這部東西。愈至近時，內憂與外患日深，想起了我一生在棉田間「爬拉」●爲活的爺娘，以及鄰人戚友這一羣，「王小二過年」，一年不如一年，我總想要寫他下來。「一二八」之次年，我會開過端；不過一想到應這個社會組織的文壇，我一樣是被壓迫者，就是寫成了還不過擱在箱子裏，要他鳥用？便又撕毀了。終於連念頭也打消了。這次却給我寫下來了，那我不得不感謝「良友文學獎金」。可是我的目的却並不在獎金。至少那不是唯一的目的。我以爲文學作品是大衆的進行號，只要能吹起來，看見了大衆的進行，已是大可快慰的事了。我從沒有做過一次喇叭手，吹一次進行號的機會；這次的機會，可不能放過的。雖然我現在這麼吹了一次，能否把號音放開去，還未能必，但總有一點希望了，平時可就連這一點希望也沒有呀！

這部東西在動手之前：我本打算從「五卅」寫到目前，以二十萬字（那自然是

受徵文限制)描繪農村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中陷於破潰之形相；並傳出革命勢力相乘地在大衆心裏蔓延生根。只因爲那點事情我太熟悉了，一閉下眼來，那點人物的活動，叫我這枝筆左右逢源的寫不盡，所以寫了十四萬字模樣，還只寫到「二七」年代的革命大流，流到了一個新的階段。就這麼寫，也已經太經濟了，有許多地方還只留下個概念。還有不少人物，一出場就沒有機會——這機會還在後面——再見了。所以不得不變更原定計劃，暫時就在這里打住，當他是第一分冊。以後預備從「二七」年代到「三一」年代的「九一八」，寫第二分冊；「九一八」後則寫第三分冊。這並不是我學時髦，來個什麼革命三部曲，只是爲多種的便利罷了。可是這第二第三分冊，什麼時候會續下去，那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雖還不會就死，總該努力；可是吃了飯做落空生活，我是不願意的！獨善其身，也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！文壇也許給我虐待到底罷？那末這條路上，我努力無效的時候，我是要走別條路來的！成千成萬的人在那兒等待着「光明」呢。

● 不斷地努力工作之意。

六，一，一九三六年。

大家默然在廊下吃過了中飯，祿郎壽郎都溜開了。阿珠撤去碗筷到灶間去洗。二嬸要上馬桶，出個空，好輕輕鬆鬆過個半天，定定心心做事。二叔抹抹嘴，把耜頭往肩上一擱，藍布短衫半披了背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外了。

『勿坐一回呀？』二嬸望着他。

他毫沒表情，儘低着頭往外，只鼻子裏拖個不易叫人聽得的：『哦！』瘦瘦的背影，直跳進二嬸眼睛，叫她心裏嘆氣：『咳！』

二嬸看二叔出了橋門，轉了個灣，沒去背影，便從廊下跨進屋去。鹹瓜碗，

頓頓吃，頓頓剩，頓頓加，永勿洗，五付碗筷，阿珠很快洗完，送上水出來抹桌子。母女倆對着面，眼睛碰在一堆。

「爹爹出去哩？」

「出去啦。」二孀直往床頭馬桶上坐。

他們的屋子，兩間拉作三間用。一個門出入。走進門，便是作事，會客（客氣的還有公用「前頭屋」●），都在那里。右手拉了板是臥房。從休息室進去，便是灶間。進臥房去的板壁上那個門，就靠了門，坐在馬桶上，做菜的偷筷菜吃，都看得清楚。阿珠走到廊下，廊，「啖」的一聲，手一揮，趕散了，立刻抹淨了那個吃飯的桌子，壁，扣籃扣住了鹹瓜碗，麥飯燒箕掛上最透風的懸鈎，倒去水，把盆擱，找塊乾布，一邊擦手，一邊站在臥房門口，對着母親，像要說話了。

二嬸從馬桶上站起來，束褲帶：『你來用！用了，我去倒。』

『我去倒好哉。』阿珠把手布遠遠往灶上一丟，走過去：『你歇一回去！天格樣熱。……格個陣頭勿曉得是乾陣？還是濕陣？總要下了一點雨才會涼快。』

二嬸沒說什麼，往床上坐下。看她樣子，不像要睡，阿珠又催一遍：『姆媽睡一回呀！』

『勿曉得章先生說啥？你爺……』二嬸沉鬱的語調，沒說得完全。

阿珠看看母親的臉，不知道怎樣回答。阿哥一封信也不寫回來，三四封信去了……大小事，他自己找到了，頂好。得，從這里打個或然想：『阿哥今天或許有信來哉。有了事情，就勿要煩啥人啦。』又往那邊一想：『其實阿哥是打育才畢業格，校長教員全熟，有缺，想起來總要他。姆媽！你說阿是？』

這麼說，阿珠以為總算編得圓順，說得穩當，誰知却一句也沒有鑽進母親耳

宋裏。她只是想，學校早放了暑假，同學全回去了，一個人因為沒有事情，住在那里，多心焦！多孤苦！多……於是：『這孩子……』三個字一吐，順勁兒往床上一倒，把手背拚命抹着眼睛。她這樣，以為就可叫阿珠看不出哭，其實阿珠早明白了。可是，說勸罷，說着了母親的痒處，怕母親反要哭得厲害，就裝作不知道，從馬桶上站起來，把馬桶拉了出去。

阿珠趕快倒好馬桶，不敢再去看母親。悄悄走到屋后，找着了祿郎：『祿弟！你到廊下去念書。回頭姆媽問我，你說我下田了。』便提着耜頭，向外走。

走到田裏，『你娘睡了？』父親問她。他棉花已脫了四五丈，把上半年找章先生去荒下的，差不多要補足一半了。

『睡——是，睡了。』

父親的話，叫她難答。母親現在是睡？是哭？自己也不知道。說不睡罷，再往下問怎樣？說睡罷，溜走的時候，明明在哭。說第一個「睡」字，是接着父親的

話，隨口脫出來的；說了以後，却不知怎樣說第二第三個字。不過叫父親看出破綻，也不好；就急忙把「是睡了」裝上，不管這尾巴是狐狸的？還是老虎的？可是，却奇怪，這麼說了，一百二十個不安起來。不禁回過頭，沿着走住宅上的那條小路，眼睛直溜過去。人是在宅後，望不見場心，望不見屋子的門，只是一叢矮竹子，矮竹子林裏浮着個黑頓頓的屋影。前頭屋后門開着，其他沒一個門，沒一個窗，望着，望着，……心吊在母親那里。好像看見母親哭得氣都透不過來。

二叔又脫了幾尺棉花，扯起短衫角，抹了回臉上的汗，扭過頭來，正看到阿珠：「你呆點啥？」正要低下頭，再拉動手裏的耜頭，妻走到他面前了。

「咦！你勿多睡一回？」

「熱得來！那里睡得住！」

阿珠給父親「你呆點啥」嚇了一楞。偷雞賊叫人看破了似的慌慌張張，不自然的拉動耜頭。看不清是草還是棉花？一耜頭下去，削去了幾根棉花。面孔火燒

一般熱上來。又聽到父親的第二聲，回頭過來，真是一跳：「啊，姆媽——」看母親的臉，還劃着幾根淚痕。

「你沒有看見我？你望點啥？我一出橋門，轉過灣來，就看見你對我望着呀！」

阿珠紅漲着臉，不說話。

.....

只有殺殺殺……耜頭殺着草。知了高高低低，遠遠近近，喉嚨全叫破了，叫不下黑雲頭裏的雨來。河脚上青江蘆挺得很穩，沒有一點風。鄉間的山歌聲，悶得像這個天。

一一

「二叔叔搓繩，越搓越緊……」隔田頭有人喊起牌名來了。接着便是一片哄

笑聲。唱是一個人唱的，笑是不止一個人了。有男的，有女的，顯然是向二叔尋開心來的。二叔一回沒聽見，隔田頭又來第二回，二回不聽見，又來第三回……

二叔始終沒聽見，二嬸阿珠也沒聽見。他們當是裝聾，有心不理他們的尋開心。他們倒反正經起來了，規規矩矩，從隔田頭喊過來：『二叔！二叔！』

還沒叫起二叔低倒的頭，又提高了點：『二叔！聽見哦？』

還是阿珠耳朵快，抬起頭來，是朱鴨郎喊。『爹爹！有人喊呀！』她輕輕招呼父親。招呼了又望到隔田頭去，彷彿是回答：『聽見了。』

二叔抬頭看阿珠，心裏問：『那里？』不等阿珠回答，『二叔！喂！』又喊過來了。他把頭轉過去：『喔！鴨郎！』聲音裏帶點抱歉。

『你啥事體勿響？唱個山歌罷！』

『唱呀！』他隨便應着。

『唱呀！』

「唱呀！」

「咳！叫你唱呀！」

「叫你唱呀！」

朱鴨郎以爲二叔有意胡調推諉，夾笑罵一句：「纏夾二叔！」

阿珠撲哧一笑，連忙用手掩住嘴，很快，一個笑嚙到了肚里去。

朱家田裏，是朱生父子三個，婆媳兩個，五個人。人隔着七八丈。二叔他們下田的時候，他們田裏還沒有人。后來什麼時候來了人，就沒有注意到。鴨郎娘子提起瓦茶壺，喝了幾口，倒過茶壺來也倒不出一點茶，就提着茶壺，到家裏灌水去。朱大狗聽他們纏得不耐煩，又「二叔叔搓繩……」把牌名當山歌唱起來了。他不會唱山歌，可是老賭精。一百二十張紙牌，沒一張唱不出他的名兒。他只唱到搓繩，黑雲縫裏，豎下一個霍閃，怪拉一個脆雷，打在他們頭上，小耙頭柄幾乎脫下手。朱大狗的牌名，就此沒了尾巴。過了一回，也就忘了，便接下一

個不是尾巴：『觸觸伊格娘！爺又沒做啥虧心事，照啥斷命！』

『該死！天都罵了！沒頭鬼！』除了二叔二嬸阿珠，棉田裏的人，全都把朱大狗罵。

『小二！』朱生先喊了二叔一聲。他叫人一向不隨便；看輩份，該叔便叔，該伯便伯。他和二叔父親——柯金海同輩，自不該叫叔，這是一。第二柯二大大小小都喊他「二叔」，正是同朱大狗唱牌名，尋開心一樣，把「二索」諧做「二叔」，長者對小輩，就不該尋開心。『你說今天落得下雨？』他從打雷，想到了下雨。

『早上就雲頭滿高。熱也熱得悶。打雷倒是第一聲。一陣緊一陣，樣子滿像要下格。』

『你稻田裏有水？不下，我晚上要車水。』

『乾了二天啦。你田靠深水溝，還有水車，我那點斷命的就討厭。小汛●不

下雨，看着沒法，只好挺乾。」

朱叔婆扳指頭算了算：『今天六月廿三^①，對哩，初八廿三正小汛。』她插上了一句。朱叔婆不說就不說，說起了，會冬瓜藤爬到茄樹田裏，爬個不清。沒關係的她會爬，有關係的自然更會爬。提起日子，今天是六月廿三了，往年交進六月，就看見柯家小弟兄放了暑假，一淘回家，今年却只見柯三的兒子回來。她想起了，便問：『小二，福郎還勿回來呀？』

叫二叔如何去回答？只有眼盯着妻。二婦雖然人比二叔矮個頭。瘦也瘦着不少，每年立夏，上天秤，總稱不上七十五斤，二叔却有一百斤哩。主意倒比二叔會出，看丈夫僵住了，便代替回答：『叔婆！哪，格孩子貪玩，到同學家去玩了，就到現在還勿回來。』二婦叫叔婆是依孩子叫的。

「說起福郎，朱生也想到了：『他今年要教書哩？』」

「是呀！」二叔索性不响，由二婦出場了。

「兒子教書做先生，二叔要做老先生啦。」朱鴨郎替二叔得意。

老先生的滋味是甜的，二叔，再苦些也會笑。笑着給朱鴨郎謙辭：「不敢格！」

可是你謙辭，誰允許？朱生又塞過來了：「理該！理該！」

「小二辛苦得有名目哉！」朱叔婆覺得有小二那樣兒子，福郎那樣孫子才真是福氣。

朱大狗只愛胡鬧，講正經就聽不進，只管亂搭：「那以后二叔叔搓繩不好唱了！」

每回說話，二叔都在担心，只怕說到兒子的事情上去。他爲得捨不得荒下工作，不然真想跳開來，省得他們多囉嗦。現在他一望太陽，已經過了「西送酒」，信差該走過了，就攔下粗頭，要往鎮上去了。攔下粗頭的時候，想到如果妻給圍着，弄得說不下，坍了和尚就要坍廟，又挖空了心思，來了一記亂鼓：「天

又黑了點，今晚一定下雨。或許勿會到晚。」

大家上了計，朝對天：『啊，真格！』黑雲的確已經落到江蘆頂上了。

二嬸也聰明，話頭一轉，咬了不肯放：『天養人呀！』

二叔跳出棉田了。阿珠掠掠頭髮，又想起乾了幾天的刨花缸，就喊：『爹爹！對你說了幾回啦，刨花勿要忘記呀！』她看父親的脚步，走得真鬆快。回來要不變成老牛步，刨花也準會到手了。

三

黑雲裏突然洒下了拳頭大的雨點。棉田裏脫棉花人，肩起耜頭，全往家里跳，男男女女，大大小小，像陣上散下來的敗兵，像天上陣頭雲的推移。

二嬸阿珠跳進了家，正想着二叔，二叔在雨頭裏拖着要快快不起來的牛步回來了。誰都明白，他又白跑了一趟。祿郎在廊下念書，嗅到了父親的悶氣，夾着

屁股，到東頭空屋去，把位置讓了父親。壽郎躡着，腳跟在父親背后，打朱家宅回來，進了宅就轉灣到朝東屋南頭祖母那里躲。

雨停一陣下一陣，下一陣緊一陣。天越來越涼快。吹的東南風。二叔的屋子，在朝南屋西頭。朝南屋正中前頭屋開廊，二叔屋上的門，就開在廊西邊，向着東，和廊的后壁成直角。東南吹來，全兜住了，更涼快。二孀母女就坐在門口——母親坐着一條板櫬，女兒坐着門檻。二叔坐在前頭屋大門口，右手靠在吃中飯的那個桌上，支着頰，面朝着南。頭略微低倒，眼睛像是看着場心裏下雨，其實不是。天是真涼快了，他背上，胸上，臉上，全沒有汗，短衫穿上了，只是沒扣扭子；心裏可還是悶，在出汗。二孀阿珠誰說不這樣？他們坐着，自始至終，誰也不對誰講一句話。朝東屋里，也不跑出一個人來，廊下罩着一片死氣。只有淋濕了的雞，落着翅膀，縮了頸，在廊角里打了堆，你擠我擠，不時發出囁囁的聲音。

下雨天黑得早。在平時還只是太陽要下山，現在已經黑沉沉了。阿珠看人家屋頂上，噴出炊煙，站起來，從扣籃里拉起鹹瓜碗，跑上鹹瓜缸，加了幾段下去。因為天太涼快，怕冷麥飯不容易下口，問母親——算是下雨以來第一個响砲：『姆媽！飯阿要炒一炒？』那時，一輛車子，推着鋪蓋，前面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矮瘦子，羽紗長衫挂在臂灣裏，滴着水，帶雨打橋門頭豎進來。豎到二叔眼睛裏，叫他直跳起來。

『福郎！』二叔半信半疑地對那青年喊。

『哦。』那個青年正是福郎。他走進廊，一脚污泥，蹣了幾蹣，鞋旁上掉下的污泥，印成幾個脚印。他臉沉着，低低地答應父親。一屁股把父親的位置佔據了，樣子很頹喪。二嬸混身一楞，天天望着兒子回來，現在倒反不敢走上去，叫也叫不出。阿珠走過去把他臂上的羽紗長衫取下，從頭到脚掠了他一下，喊他：『阿哥！』他連「哦」也沒有了。

推車的是個四十歲模樣的黑矮子。蹲下屁股，把車子在廊前一頓，車帶子從頸上抽下，往車棚上一挂，抹去了些臉上的不知是雨是汗，開始解攀車繩，發下東西，嘴里叫着：『東西擱在啥地方？』

二叔二嬸，往常兒子回來，車子一進場，就吩咐推車子的，那兒擱箱子，那兒擱鋪蓋，不用車夫問。現在只對着兒子發呆，都沒注意車子上東西。他們給那車夫，劈耳貫下一個雷，眼睛才開始了活動。二嬸走上來，摸了摸兒子的手，冰冷；看他眼睛全沒神；本來的黑臉子更黑了，而且黑得有點灰，嘴唇有些慘白。

『福郎！你——？』心裏由冷驚而熱疼起來。二叔叫阿珠照顧車夫把東西搬上前頭屋，自己數車錢，問着兒子：『幾錢？』

『一千二百。』福郎氣喘得有點急。說話都感到乏力。

『福郎！你勿舒服呀？』二嬸越看越不對。二叔托了一把銅板出來，她對他一望：『你看格孩子面色勿對呀！』

二叔把銅板給阿珠：『你數數阿對。』回頭看兒子；『你難過呀？』摸摸他的手，探探他的額。

福郎的歸來，好像對誰也有一種誘惑，那時廊下已站滿人了。

一雙小腳不滿半尺的祖母，來得頂慢。她才跨上廊階，聽着兒子向孫子探問，又看孫子臉色確實不對：『淋了雨呀！』抖着身上的雨，依她經驗下判斷。

『喝碗開水，洗個熱澡！』祖父出主張。

『對呀！二嫂！你去燒點開水。』

嬸母催二嬸跳進灶間，自己也跟着進去幫忙，把水加到鍋子裏。阿珠把車錢付了，同祖母也到灶間去。廊下剩着祖父叔父二叔和壽郎祿郎大定。

『今天中晝熱得可以呀！』叔父坐在大門檻上說起閒話來。『要是一直熱到現在，蚊子一定造反。……現在真寫意，涼快！蚊子少！』

『天就不正氣，容易出毛病！』祖父接着叔父的話。芭蕉扇大的手掌，掠着

腿上一個蚊子。那時，二叔問着福郎難過不難過，他就又湊上一句：『你扶他進去睡一回罷！』

大定祿郎壽郎三個，只看着車夫接過錢，數了一遍又一遍，好像不識數的孩子那麼有趣。數清了，把搭連包紮起來，向車籃裏一塞喊：『箱子一個，網籃一個，鋪蓋一個，一共三件，東西看對？』高喊着交待清楚，於是兩手搭取兩支車柄，滾着一個車輪往外。車轍子一點點延長過去了。

公堂。

● 鋤去棉田間的草，叫脫棉花。

● 一種賭具，與麻雀牌相似。

● 海濱潮汛有定，大潮爲大汛，小潮爲小汛。

● 這兒以陰歷計。本書所計時日，有時以陰歷計，有時以陽歷計，隨人隨事而異，讀者須留意。

● 鄉間風俗，田忙時於下午三四時模樣，須用點心，那時太陽在酉，稱西送酒。

一

一

柯大福跨進校門，對面碰到劉銘，對他招呼：『熱呀！晚上來看你！』他回着：『好呀！好呀！』匆匆的，一個朝裏，一個往外。劉銘比柯大福低一班，矮胖子。人家說他國民黨，他死也不承認；可是五卅慘案發生了，顯然他活動得可以，罷課遊行，差不多全由他主持。學生會裏幾個人，彷彿傀儡。他自己可不是學生會裏什麼。

畢業班這半年的晚間自修，訓育處誰都不來管。很少有幾個用功學生，還在那裡孜孜修習；大半是從志願，位置，講到其他什麼的；再有一小半人，就連這

一點也不講了，躲在私門頭打牌玩女人的也有，躲在寢室裏，點了洋燭，輕輕地在床上打「圈的溫」的也有。這情形到近暑假時更厲害，因為更閒了，連試教也結束了。

柯大福天天出去看人謀事，算準吃飯吃夜飯回校。和劉銘打過招呼，走到盥洗室，拷了盆冷水，洗了把臉，第二把才絞上手，吃夜飯鐘就打了。吃過夜飯，坐到自己修室握起筆，想寫封信，却漸漸來了不少人，弄得一屋子的談笑聲。

「好！恭賀王天心！」那時王天心正得意的報告自己找到了事。他攔下筆，就這麼一句，帶着一掌拍手。

橫頭穿出了「程咬金」，王天心低下頭，向他掠一眼：「啊！謝謝文學家！」臉上打着打趣的味兒；「怕打斷你詩意，不來煩擾你，詩寫好啦？給大家來鑑賞鑑賞呀！」走上柯大福那兒要詩看。

「又要來開玩笑了。」柯大福把寫好的半頁信給他；「寫的是信。」

大家的眼睛，也向他看來了：『你呢？柯大福！』好幾個人，同時間。

『我呀？』他不知道應該如何說自己的事。說沒有罷，今天却大海里撈針，似乎已經望見了針在那里；說有罷，還沒撈到手，也有給別人撈去的危險，就隨口兩個字；『難說。』

『難說？——說得這兩個字，就有點路道，還放啥刁？真是文學家了！』黃鼠狼臉王成擠擠眼；『大胆說好了！怕我王成？我王成回去吃老米飯也不要來搶你的！』

『對哩！像誰要來搶你的——難說。』大家合着王成一聲。

王天心最得意，似乎要飛起來；『好！柯大福！不要難說。說了，誰搶了你的，我王天心的讓你！』拍拍胸算保證。

柯大福迫住了，不得不說：『誰騙你們！事情真難說的。今天我才從一個朋友那里知道，第一小學裏，要個五年級級任，他允許替我介紹。不過找事要靠牌

頭，那位朋友不一定夠得到。所以還得要想請別人。幾路進攻，也許有幾分之幾希望。你們說：難說呢？還是不難說？」

「第一小學？」王成自問自一聲後又問柯大福：「蘇州的？」

「蘇州的。」

王成點了頭點，細眼睛翻了翻，黃鼠狼臉更尖尖的。

「柯大福你總放心！就不教書，寫文章，也好生活。像我們就非做小學教員不可！」張宏說了這話，誰也認爲是的，就有人應着：「是呀！」

「現在該丁冲講了。」王天心又提議了。

四方臉很倣岸：「我升學。」

王天心問下去：「張大風呢？」

「宜興蜀山小學。」

「朱聯保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施東亮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王成？——啊？王成呢？」

誰也不知道王成在什麼時候溜去了。於是合起來叫一聲：「王成！」接着便有人替王成叫喜了：「王成歸來！」……「歸來哉！」叫得大家哈哈一陣笑。

一陣笑，笑來了劉銘，挾了一包東西。一簇人，一個個捏捏鼻子，歪歪嘴散開了，只剩柯大福和劉銘兩個。

一一

蘇州學生作第二次大遊行。柯大福的寢室，靠近大街。九點鐘的時候，一陣喧嘩。他打開后窗，從鐵格子裏，漏出半個臉，看自己學校裏同學，全拿着小紙

旗，寫着種種字樣，由學生會裏一點人帶領了，淌出校門，拐個灣，向體育場去。他看清劉銘這矮胖子，自己也拿着紙旗，還挾着一疊東西，從人叢中穿來穿去，似乎比學生會裏那點人更忙。他忽然向學生會那個幹事，咕着一聲，那個幹事，便領頭喊口號了：『打倒帝國主義！……打倒軍閥！收回租界！……中華民國萬歲！……』像狂風，像暴雨。人走得看不見了，喊口號的聲音，還聽得怪清楚。

五卅慘案發生後，蘇州學生在六月四日，就作第一次遊行，離開這一次足足三個星期多一天，是被英國人在廣州殺人的事情刺激起來的。因為英國人在中國連續不斷的殺人，中國民情更激昂。就拿蘇州師範的學生說，這次參加人數，四百不上同學，所有十份之九。太陽比上次厲害，可全不在乎，沒像第一次，有人臨時躲上廁所假廁屎，或者事先溜上觀前街，坐上三萬昌，吳苑，泡壺茶，等看熱鬧的。所缺的一份，便是畢業班，除去自願參加的，留下了四十模樣同學。他

們這半年來，就這麼態度：只要不少我一碗飯，不關我媽的什麼。

柯大福站着看人走盡了，往牀上橫躺下來。一算，今天廿五了，一陣慌。廿一晚上等人睡靜了寫的那封快信，四天了，還沒消息。吳鈞不幫忙，曹惠榮一個人，他不過是個本校教員，和校長沒啥更密切的關係，危險。慌也有什麼用？還是耐心等！耐心等！等！啊，等得下？就這心兒沒安頓！得，劉銘這傢伙，得勁，喊口號。國民黨？革命？什麼一回事？好！來看看，橫豎臥室里沒有人。索落一聲站起來，打開箱子，拿出一包東西解開來，三民主義淺說。啊，嚇人！『怪不得這胖子叫不給別人看。抓了去，不招你？殺頭一起殺？』說在肚子裏。

這東西就是那天晚上劉銘挾來的。臨走時約定四天後再來，誰料廣州事件拖住了他，奔進奔出，找不出一點空兒，同柯大福找事一樣。柯大福聽得很熟，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經典，只是沒看過。好！現在來看他一回，又不厚，不消多時；悶着當小說看，更是好消遣。一字，一行，看下去，可怎麼？眼睛像關了

門。胸腔里有個孫行者，十萬八千里的在翻根斗。那末睡罷！養回神，等吃過飯，再去着人！拋下三民主義淺說，念着「一三三四五……」這帖藥，哼！用在失眠時候倒靈，現在白天，無失眠的道理，藥不對症。身上只一陣陣發熱，冒汗，眼睛有撐頭撐着一般的睜開着。隔好幾個寢室，他們講賭經，談女人，全聽清楚：

「那付三翻頭沒和出，就倒霉。」李彬的聲音。

「誰教你給那隻辰迷了？打牌都要橫眼睛！」不是高叔良是誰？

「玩女人，去打牌就豬頭。爽快，來她一夜！」顯然是唯肉主義的丁冲。

.....

忽然一聲：「柯大福！」接着咯冬咯冬皮鞋底拍着樓板，直响過來。談賭經，談女人的，就沒有聲音了。樓下自修室裏用功朋友，有人叫起來：「輕點呀！誰？」

柯大福忙跳起來，把危險品往帳頂一丟。王天心已經走進來了，滿頭大汗，

衣服也濕漉漉的：「你不去參加遊行呀？」

「不去。」

「冷血！英國人這麼殺了一次再一次，不打倒他們還了得！」他板着面孔。

「你去了？」

「怎麼不去！」

「熱血！熱血！……前次你也去了？」帶點譏刺。

王天心給柯大福亂了一個槍花。可是立刻想到：「無論如何，這次總去了。」

「這才說你熱血！」忽然變換語調；「不要是心血來潮！找到了事，活得落！」

「規規矩矩告訴你：」王天心不是那種煞有介事態度了：「國民黨近來活動得不得了。給你看一點東西。」從口袋裏摸起一張印刷品給柯大福。「這是國民

黨沿途發的告民衆書。嚇得我不敢再跟着他們遊行，不要倒了霉，吃什麼冤枉官司，甚至於砍了冤枉頭。」連聲音也啞了不少。

「啊！熱血！」柯大福還是釘着他板頭。並不看印刷品。

「血是熱，活也要活。你不見得願意送死！」

「老兄有了事自然捨不得死！老子……」

柯大福說到老子兩字，王天心一聲咳嗽，來了個拈鬚子姿勢。柯大福把那張印刷品，捏了團，劈面打過去，自己便又倒上了床。

王天心趕上兩步，一把抓起柯大福。綽號叫小山東，個子是個子，氣力是氣力，抓個矮瘦子，正跟老鷹抓小雞，不由柯大福作主，拖着向外走。柯大福的寢室打底，走出寢室，咯冬咯冬，由走廊直响過去。嚮到第一號寢室橫頭，走下扶梯，金林那個爛頭校工，提着一手東西，急冲冲往前走。

「金林！」王天心喊了一聲。金林才回過臉，他就問：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『王成送胡志明先生的。』

金林腳裏打了個停，王天心他們已經趕上了。從金林手裏拉起東西一瞧，采芝齋瓜子四聽，美麗牌香烟四聽，都是胡志明不肯離嘴的東西。胡志明教過他們半年歷史，西瓜子擺在口袋里一邊吃一邊走，香烟叼在嘴上總是燒。上課時候起先五分鐘內，一開口就是一蓬烟氣。嘴唇上掛着瓜子壳，也不算什麼一回事。那時他們還才進師範。半年後，他不知上那兒去當秘書——不知還是什麼科長？離開了學校，二三年沒見過。去年暑假後，又回學校了，可不教他們。他們雖還認識他，還是那付腔調，沒一點改變，可是他就記不起他們來——他們四五年前，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，現在全成了人，要去做孩子的先生了。王成不知怎的，却和他打起交道來。

『王成這傢伙倒有一手的！』金林又走了，王天心讓過了插肩而過的馬冶，拍拍柯大福的肩膀，『你得怎樣？』回過頭來，又看見馬冶站在背後，像偷偷地

觀察什麼，聽什麼，見有人回望條的就走了。

『慚愧！』

『你要弄第一小學，胡志明那條是好路。蘇州教育界他全熟。別看他落拓！你想得起？他教我們半年歷史，有幾個鐘頭上課？幾乎全是應酬去的。』

柯大福沒說什麼。

獨脚戲，王天心也不願再唱下去，從此無話，只管走。走上那里去？也許一起先就沒打定。可是既走了，也沒什麼，就讓兩只脚高興。右折一個廊，左拐一個院，……

下半年王天心合着人上吳苑喝茶，也來合柯大福。柯大福沒這心兒。他想去看看曹惠榮。要是他一個人的力量，萬幸把這件事捉了過來，也就不需要吊着無錫那封快信的響聲。

已經一點多鐘。上人家，總不是吃飯當子，自己既不感不安，人家也不偏

促。於是，柯大福走出學校，左轉彎，走完三元坊，沿着護龍街往北走。一路縱然沒心思看什麼，可是一小隊一小隊的學生，男的，女的，大學生，小學生……離開一二丈一堆，二三丈一攤，演講，喊口號，散傳單，貼標語……看熱鬧的，這里攔一羣，那里擠一簇，真走不前去。最不易過的關，就是那些學生，背着毛竹筒，攔人捐錢，洋錢要，角子要，銅板也要，上中下一切人等，全不放過一個，比火車站收票員還眼快手捷。他雖然再過不上幾天，一放學，就要脫離學生生活，可是現在總還是學生，對着這些熱心爲國的學生，實在有些臉紅。別一方面，却也有些討厭：一則人家急要去聽聽飯碗消息，偏不易走；二則捐了三個銅板換來的那個牽着一支紅線的紅圓紙片，原可到處通行；可是每過一關，要拿來照一照那也太麻煩。一回一回的麻煩，走不前去。好罷！索性叨在嘴巴裏走吧，由護龍街，折進嘉餘坊，縱非順水而下的模樣，確是簡捷多了。一脚奔上一家大門口，門上有個搪瓷牌「曹寓」的，他三記門一碰，「啊！」兩扇黑門一張，把

他吞進去了。

三

柯大福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排山倒海的，滿身大汗的到了曹寓，又排山倒海的一身汗回到學校，他獲得的是什麼。曹憲榮叫他等。說還沒暑假哩，時候早得很，不必着急。等，耐心等，一星期又過去了，明天就要放暑假，可是等着了些什麼？要命！再去追人家罷，託人謀事，本是交情，不能像討債一般可以坐索，多去實在有點不好意思。不去罷，……好在無錫方面已來了信，吳鈞滿紙允許竭力幫忙。他同第一小學校長，是同級同學，而且是好朋友，總有點希望罷？看來還是祇能等！

找到了事的同學，差不多萬事太平，全回去了。剩下的都是些等飯吃的。王成這傢伙，也還動不得身。

吃過晚飯，王成搖着把大蒲扇，拖了鞋皮，到柯大福寢室裏來：『還回去？第一小學怎樣了？』

『沒消息。還得等！』柯大福回答。頓了一回；『胡志明那條路總一帆風順呀？』

王成心裏一驚！他怎麼知道？誰漏了的風？啊，說誰漏了的風，真不錯！他這話裏帶點諷刺呀！於是王成感到了不安，不能再留在柯大福房裏。然而不行，不好就走呀！走，就太明顯，總得掩飾下去！正進退不得的時候，柯大定來了，那是機會：『柯大福！你弟子來了。』說着一聲，便拖了一個念頭走去：『找老馬去。』

馬治和王成同鄉，五年來一塊兒，無話不談，無事不談。人挺精明。王成雖壞，而不如他有計劃。他現在已找着了事。因為要教音樂，而五年來却沒留心過，連簡譜還唱不出，所以不得不臨時留在學校裏加緊訓練。王成把他在廁所裏

找到了：『事情壞了！老馬！不是你走了風？』這件事只有馬治曉得，他想起來有第三個人曉得的時候，總是馬治漏了的風。

『怎麼？』馬治坐在馬桶口上漲紅了臉，扇去了個屎積頭。

『柯大福知道我走胡志明的路呀！』

『喔？』馬治洗吟一回；『你說！怎麼情形？』

『他說：胡志明那條路總一帆風順呀！不是帶點諷刺？』

『怎麼說起來的？』馬治像偵探。王成照實說明了，他又問：『沒說別的？』

『沒說別的。』

『態度呢？』

『老是那副不痛不痒的苦悶樣子。』

『放心！就這麼一點。』

『怎麼說法？』王成再問的時候，他便不說話了。誰走了風，這責任他也不

去辯明，反正自己不走漏是了。

『老馬！你說！』王成乾着急。

『我說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我說誰叫你不問情由就冤枉人？！』

『好！對不起！』

『對不起就算？』那時廁所外面有個人，只一閃，就又退去了。他沒有看清楚誰；『看誰？王成！』把手向外面一揚。

王成趕出廁所，一眼望見劉銘的背影，急急的往前，肚子裏說：『國民黨又來廁所會議了？！』他聽人家說，國民黨有什麼事情，總坐在廁所裏開會，有人來了，便全假屙屎。那時馬冶也束好褲帶跟過來：『誰？王成！』

『劉銘。那邊還好像是柯大福，你瞧！』第一號寢室旁扶梯下放着個大茶

壺，茶壺旁有兩個人講話，他看清一個像柯大福。他現在覺得柯大福比劉銘更該注意，便很自然的放了劉銘。馬冶走來的時候，他就指給馬冶看。那時，劉銘已經折進一條甬道，站定了，彷彿等什麼人，頭旋來旋去的張望。

兩個講話的人，一個確是柯大福，一個看不清，馬冶却看得非常明白。憑了王成的說明，雖然相信柯大福不會知道王成鑽胡志明弄的什麼事，可是總有點不安。他拉着王成，繞着一條就在白日下也不大有人走的甬道，偷到一塊牆垛后面。那塊牆垛只離開扶梯半丈多。另一個是柯大定。

柯大定要走了：『我還沒整理好行李，去了。』忽然又站住：『沒別的事？』
『沒別的事。你只說我等事情一成功就回來。』

『好！那末明天早晨我一直上車站，這裡不來了。』學校的宿舍，分南北兩部，他住在北舍，說完就走了。

劉銘當柯大定來着沒多少時候，也就從北舍走來找柯大福。他忙過了第二次

遊行，差不多天天來找柯大福。不談別的，只問他兩本東西看完沒有？看完了要說點意見。他這次來找柯大福，還沒走進寢室，看見了柯大定，便招呼了一聲，說上廁所去，叫柯大福說完了話就來。不料在廁所門口，頭一透，就見了人，只好退回。現在他改變方針，柯大定走了，看看沒有人——牆垛后的給牆垛遮住，沒看見，便拉緊脚步趕上去：『那本東西看好了罷？』

『啊！對不起！我真沒心思看！斷命事到現在還——』不勝唏吁的吞去了以下的話。

『學校叫學閥把持了，還許別人吃飯？找不到事，你愈該看那本東西。這裏談革命，就是爲吃飯呀！』劉銘知道太露骨了，便又來了一個此地無銀三十兩式的自辯；『我可不是國民黨，只是我看過那本東西，還不止這點。我看過他們不少東西，我很高興他們這麼做。說不定，早晚我會加入進去。你快看罷！如果同一樣有這感覺，我們就一同去！』宣傳得真高明。沒等柯大福說什麼，他又

說：『我還不就回去，再見罷！』很親切的拉拉柯大福的手。

四

放了暑假近三個星期，劉銘還沒回去。也沒有回去的意思。柯大福的事，同劉銘沒意思回去一樣，沒意思就成功，還是那麼要他耐心等。

學校放了假，除了不供給學生膳食外，電燈也停了。留校學生，晚上點了洋燭過夜，白天上小飯館吃客飯度日。那天，天太熱，不好馬上上街，柯大福和劉銘，一同吃了一頓飯，劉銘往自己寢室，取了帽子長衫，又跑上柯大福那裏，坐在寢室外廊下，兩人吹着風涼，等太陽下去了，好怎麼去幹事。柯大福還沒把劉銘給的那本東西看過。劉銘不耐煩再等，便應用速成法，想創造一個新黨員來。雖然他現在正在讀教學法，知道用注入式的效力很微；可是管不得！反正造成了，再好慢慢兒來訓練。他坐在那裏，把「三民主義」，大學教授的演講似的，

什麼叫做民族主義？什麼叫做民權主義？什麼叫做民生主義？全清清楚楚給了個詳細解釋。然后又用全付力量，說明了他在中國的運用；足足費了一個鐘頭，又給了柯大福一刻鐘思索的機會。借此自己便掉了幾百回乾舌頭，噁了幾百回嘴，嘴裏又濕潤了過來：『我近來常常細心思索，愈想愈覺得只有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。我決定要去進國民黨。』他還是以第三者的地位來說話的。

柯大福並沒有管到這一點。他想的是馬上要有飯吃。劉銘也看得出，就拍了拍他的肩：『大福！你聽得我說的！』

『聽得！』他不能不輕輕點着頭。

得了寸，自然該進尺：『那麼你說怎麼？』他望準了柯大福的嘴，看他要吐出什麼來。下巴還沒有牽動一下，扶梯跟大聲叫喊起來了。

『柯大福，信！』門房的聲音。

是誰來的信？要是天開眼，掉下了件什麼事，那就萬事太平了。柯大福一脚

趕過去，從門房手里接下信，可是家裏來的，臉馬上沉下來了。走回來的步子，遠不如走過去那麼爽。他不必拆開信看。他不看就知道說的什麼。他現在差不多一星期要收到家裏一封信。他每收一回家裏的信，就想到爺娘。他們的辛苦就不要說，單是胖太太那筆錢，要是找不到事，那就難過。第一小學始終不能解決下來。不要說好的解決，就說不成，一槍畢命，一刀頭落地，那也痛快；現在却偏叫你受凌遲刑，給你一點希望，而不叫你把希望捉牢。今天叫你等着，明天叫你耐點兒心。別的地方，又沒給你努力的人。你努力托他，他嘴上努力，筆上努力，來個不落實際的空敷衍。

劉銘看柯大福不痛快，等他走近了，斜投着銳利如鷹的眼睛，從信面上掠到崇明兩字，叫他明白了。『家裏掛心你罷！』

『老是這點。』柯大福簡直感到有點討厭。他生了二十二歲，就沒討厭過爺娘。初進師範時，還常常夢裏喊着爺，喊着娘。現在這情形，確有點變常。心裏

有說不出的不痛快，陰冷，偏又來那麼的熱慰。極度的冷，遇到極度的熱，自然，不起劇變，還待何時？

『老子，娘，總是愛子女的。』劉銘放棄了他的宣傳；『讓我代看罷！允許？』他看柯大福不看信，想代看一回。

『不知有什麼別的沒有？』劉銘的話逼促他拆開信看。看了，就丟給劉銘。

『可以看？』劉銘看着柯大福。

『沒什麼。』

劉銘其實已經把信一眼掃過去了。掃完了說：『大福！我說你還是先回家罷！這兒的，託了人，成功失敗，總會給你信。要說不成功，就是死在這兒也都沒法的。你家鄉可有辦法？回去活動活動吧！』

『前幾次信上，父親說起正替我設法，這次不提，總完結了。』

『啊！總要革命！』

『革命以後，大福！就沒有吃飯吃不到的情形。你可知道，現在這情形，就是有人吃了兩個人或三個人的飯，便叫另外兩個人三個人就沒飯吃了，這些人就要革了他們的命！』

劉銘又這麼試探柯大福兩次，柯大福給他的總是不說話。他知道這悶局無論如何打不開了，便就轉過舵來：『好罷！大家得走了，你也去看看你的事罷？』那時太陽已西去了一半多路程，劉銘抬頭望了一望。

五

日子走得快，事情來得慢。等着，開學的日子又快來了。柯大福那顆心，變成了弓，像有人在那里拚了命拉，越拉越緊，一鬆就要飛去了似的。曹惠榮那里

拚命想少走走，不要叫人家討厭了就不高興；可是最大的忍耐，至多也只能間日去一次。吳鈞那里快信平信掛號信，差不多天天寫，還感到沒努力得到家。最好貼他舟車食宿之費，讓他常駐蘇州，好天天纏住了第一小學校長那雙腳，叫他出不了花樣，放不下生。現在這麼實在危險。

那天他半夜後就睡不着。留校候事的越走越少。不是帶着聘書走，就是有了把握走。說本領，自己不見得蹩腳到那里。所不如人的，就少一點吃飯手段。又沒有挺硬的牌頭可照。於是飯碗就只有看人家拿。他不能再睡，一骨碌爬起來，還是烏黑黑的。爬起來做什麼？茫然，惘然，慘然……走出寢室，靠着欄杆，不是對着天，也不是對着地，什麼都不在意的發呆。

想着，他有點怨恨。是怨恨這社會的不公平？還是自怨命運的不濟？這連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是有點怨。怨恨之餘，一聲長嘆，一掌拍着欄杆，用力了一點，掌心刺刺發痛，這才發覺已經天亮了。取個臉盆，下樓去洗臉，經過王戎的寢

室，門開大了，空空的沒有一點什麼：只一地紙片，還有幾隻信壳。奇怪！王成，昨晚還見他，沒說一聲什麼，怎麼一早就走了？事成功了？那真神通廣大，莫測高深。就說這黃鼠狼臉，文章三句不通，一句不能沒白字；偏有那一手交際，居然有人給他找事，居然也找到飯碗。奇怪！奇怪！他到底是怎麼一手？不就是胡志明那條路？挾着臉盆，走進他的空寢室，看那幾隻信壳，有的家裏來的，有的上海來的，裏面有夾着信的，也有空了的。其中有一封是胡志明叫人送來的，裏邊已經空了。再從碎紙片裏，找到一角信紙：「……局長轉來聘書一紙……胡志……」不錯，路是胡志明那條。其他就找不到什麼。管他！反正人家會交際，有飯吃。柯大福正挾着臉盆跨出門，馬冶送走了王成打廊那端走來。

「王成走了？」柯大福知道他們老搭擋。

「走了。」馬冶笑一笑。

「他的事在那兒？」柯大福本想再問一下。反過來一想，問他幹嗎？人家有

本領吃飯，自己有本領也去吃。而且馬治也像不願多說，說了一句就走開了，又何必定要尋根究底？他便把那句話，一口銜到了盥洗所，夾着一口牙粉，一口牙血吐去了。

柯大福本沒有馬上去看曹惠榮的意思。可是洗好臉，心裏覺得癢癢的，同時又急急的。人家都有事了，一個個回去了，我還沒有！昨天一天沒去看他，不要就在昨天有了決定？這兩種力量，鼓勵着他，就不問是什麼時候，都要去一次的了。

他一脚走上曹寓，曹惠榮還睡着，披着睡衣下床，劈頭就一句：『那件事完了！』聽着，臉子馬上發了慘白。曹惠榮又說：『昨天上午，我去看校長，他說教育局長介紹了個——我沒有問是三劃「王」？還是草頭「黃」？是成功的「成」？還是誠實的「誠」？——叫王成的，聽說是你同學，你可知道？』

柯大福沒想到，那黃鼠狼臉的莫測高深，正是莫測在自己身上。怎麼把消息

漏了他？當時他怎麼溜走？怎麼看見他送胡志明香烟瓜子？怎麼胡志明說的局長不局長？怎麼他不聲不響的回去？怎麼馬治的像不願多說的樣子？不停地在他腦袋裏打轉起來。啊！這黃鼠狼臉陰險！刁惡……搶飯碗，那不太卑鄙嗎？

『我昨天等你不來！今天你不來，我也要來看你了！你無錫那位朋友，校長也去了信，我看他……』曹惠榮那麼說，柯大福總是不開口。他知道說明了自己便夠，不必說別的，還是給點人安慰！不說完，就換了話；『你不要難過！這世界，吃飯就得靠勢力。你沒進社會做過事，就不知道。什麼同學，朋友，全都騙人！好在還不就開學，我們再慢慢地來努力！』

對難過的人，與其給他安慰，還不如給他不理。一句溫暖的安慰，把柯大福的眼淚，吊下了眼角，想說一句：『謝謝你！』都沒說得出，直站起身來往外跑。『再見！』跨出大門，忍不住的一串眼淚，落在腳板頭上。曹惠榮送到門外：『慢走！慢走！』他只自肚裏知道的說：『謝謝你！』

第二天六點鐘，柯大福決定回去。要上車站往上海搭船，黃包車夫進來搬行李時，門房也叫着進來：『柯大福！無錫來快信！』

● 卽倒霉意。

三

一

朱生吃過飯，就來和二叔談了兩個鐘點。從芝麻講起，講到媳婦要分家，兒子合娘子，連肚腸也拉出來了。二叔老臉上笑心頭苦的敷衍着。朱生走了，他掃着一堆蘆薺渣●，蘆薺皮，往橋門外垃圾堆上倒。那時袁金虎來了。

『你忙呀！二叔！』

『勿忙！金虎！裏面坐。』

交過了秋四天，每年老例，「秋洒洒」●，晴一回，下一回雨，要做個毛十天。場心裏不能坐人，沒太陽就有雨，沒雨就有太陽。坐在樹底下也不能安定，

秋洒洒不比陣頭雨來得有捉摸。外面坐不得，前頭屋又做了兒子的會客室，來看二叔的就只有坐在廊下了。朱生坐着剛走，櫪也不用再往那里去找，蘆薺也不用再去割。二叔把袁金虎引到廊下，叫他坐了，自己抽起一支蘆薺來，一扳「啊」的兩段，授給袁金虎。

「謝謝你！」袁金虎欠了欠身。接過來，就扳了一節，開始用牙齒去了皮，嚼起來。

「格幾夜蝟蜞●阿照？」二叔坐在前頭屋門檻上，和袁金虎斜對了面。

「照。」袁金虎吐去一口渣；「可是——」要說沒說出來。

「啥？」

那時前頭屋裏飄來一蓬香烟，夾着一片笑。是趙大果給辛達人不知說了什麼，辛達人笑得一口烟都下不下喉嚨。他們和柯大福最要好。趙大果比柯大福小一兩歲，因病退了學，暫時不讀書。辛達人比柯大福大一兩歲，就是後面城隍廟

裏三和初小校長。

一陣笑，笑去了袁金虎的答話，二叔又問：『你說啥？』

『倒霉！』

『倒啥霉？』

『昨夜照蝟螞照出了事。』

『啊？』二叔奇怪起來。

『我要問大福兄弟阿好幫忙？』袁金虎向二叔可憐的望了一下。他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單身漢。他看見鄉下讀書人都出角，以為柯大福也這樣。

『啥事情呀？』

『我昨夜在湯殺人「溟溝」裏照蝟螞，他說我偷魚。連籃連蝟螞——有十幾斤——接了去。現在出了跑事，拿我爺軋上三角街茶館。籃裏蝟螞倒去了，換上幾條魚，算贓，要我賠三塊錢，還要燒還他利事，會茶錢，總要四隻洋。想

請大福兄弟幫幫忙！」湯殺人其實名字叫湯瑟蔭，是一個破落紳士。因為見錢是命，只要爬得進錢，人家死活都可不管，人家因此就一變叫他湯殺人了。

湯殺人的事，同他有什麼話說！說話就得要拿錢。二叔同他田頭鄰，知道得多，委曲也受得多。他搖搖頭。可是想到趙大果辛達人，或者有點辦法，問他們一聲，也不算對不起人。

「趙世兄！辛世兄！你阿好幫幫袁金虎忙哦？」二叔回頭向前頭屋裏趙辛兩人問。接着還說明了情形。

趙大果想來想去沒法，也搖頭。辛達人却想到黃胖太太同湯殺人是表兄妹，或者好想想法子，便說：「要末我去看看黃增。」黃增是黃胖太太兒子，跟他很有一點交情。

「謝謝！謝謝！」袁金虎差不多要跪下來磕頭。

「對呀！這條路好走！」二叔便竭力從惠；「辛世兄做做好事罷！」

於是辛達人走了。袁金虎跟着他也走了。隔一回，趙大果也走了。

人走了，肚子就一落空。柯大福想大祿已經開學，原不能舉以爲例，鄉下開學特別早；可是日子已經到了八月十五號，暑假總過得差不多了。他埋頭在桌子上又寫起快信來。大定從朝東屋北頭自己屋裏走出來，見二叔默然掃着廊，便問：『二伯勿上鎖去呀？西送酒了。』望望太陽。

『掃完就去，你阿要帶啥？』

『去末替我帶寄一封信。』

『你拿來。』

柯大定把信拿來給二叔。『你幾天勿去看章先生呀？』他也很關心着大福的事。

『還看他做啥！跑了一暑假，不替我出力；現在開學了，有了新教員，還叫他趕走了人家介紹不成！觸伊娘格辰！親啥屁格脊！有了勢，就是親眷！勿是親

眷也是親眷！沒勢，是親眷也勿是親眷！」二叔現在提起章先生就火冒！情願兒子餓死在牆腳跟，也不要再去看章先生。的確，一暑假也叫他跑得夠苦了。真的沒有位子，沒辦法！介紹不進，跑得冤枉，那怪自己的命苦！——其實也該早點回頭人家，不要累人多跑。有沒有，全不要介紹人負什麼責；可是章先生偏一回慢慢兒不要急，二回學校裏還沒有怎樣說，三回說校長用不用人還沒決定，四回……直到現在開了學，還沒說過「有」或「沒有」，總叫人懸着點希望。可是事實上，祿郎一進學校，第一眼就看見兩個陌生先生。他自己那級——六年級——新換的級任，叫施明博，是校長的兒子；自然科那位新先生，兼訓育主任，說是黃校董的侄子，叫黃國佑。二叔聽得這消息，氣得直跳。既想哭一場，又想馬上趕到章先生那里，請他吃三個巴掌。

二叔帶火掃完地，倒去垃圾，往鎮上去。才走到場，祿郎臂灣上挂了書籃，一腿濕泥末，一銚一銚從學校裏回來了。看見父親便說：「爹爹！章先生

「明天叫你去！下半年。」

「二叔奇怪。『有啥事？』他倒弄得不懂了。」

一一

二叔看了章先生回來，走過鎮上，公興孫老板告訴他，大福有掛號信，已叫朱鴨郎帶了進來。掛號信？什麼消息？總不是壞的罷？特別提快脚步，趕到家裏，大福正在廊下寫什麼。顯然，一暑假沒見過的起勁。大定也在幫忙寫，壽郎終日找不到他魂，現在看他們寫，這筆斜了，那筆歪了也起勁。廊下的雞，誰也沒注意的，讓他們佔據了人的地位。他本來打算見了大福就問掛號信什麼事，現在見他這麼情形，有些不敢問了。可是不能不看一看，起勁點什麼？把頭湊上去。他讀過六七年私塾，四書完篇，五經也讀過尙書詩經禮記，破承題開過講；現在雖然一封信都寫不通，口上也不能像老痴子丁秀才掛上一點「此風也」，「此

水也」，字可識得不少。大福大定寫着的：

無錫私立大風中學招生

- 一，學額 一年級新生五十名其他各級均有餘額招收插班生
 - 二，資格 高級小學畢業或有同等學力者
 - 三，報名 即日起隨報隨考借三和鎮城隍廟三和初小舉行
 - 四，開學 九月一日
 - 五，校址 無錫光復門
- 校長 應其明
主任 柯大福

那廣告上的字，每個都識，且也每個都懂得。他看那些字一個個在笑。他也從心底笑到嘴角，可是沒出聲。他不需要問。他明白，兒子已經做了中學主任。他抬頭看見阿珠娘倆站在門口，也像在笑。對，現在他看起來，門也笑，檯子也笑，

襪子也笑，掃帚也笑，什麼都笑。他想把肚皮翻過來，抖一抖，拿一暑假積下的悶氣抖個乾淨。對，想到了。肚子翻不過，廣告可以自由貼；育才高小那門上，就該多貼些。即不貼在育才高小門上，猛將鎮總該多貼些。讓章先生施校長天天看看。一股勁叫他走過去，跨進門，拉着妻到房里。

『我對你說！』

『哦！』

『我要拿招生廣告貼到猛將鎮！貼到育才高小門上！』

二嬸知道丈夫的話，有點報復的意思。章先生今天到底說點什麼？便問：

『章先生說啥？』

『反正貼過去，管他說啥！』

『你勿曉得呀。福郎那件事——』二嬸就把吳鈞介紹那件事：什麼介紹二十個學生，就二十塊一月薪水，做個什麼主任。介紹十個學生，貼十塊錢零用。沒

學生介紹只吃飯……說明了，又接上個尾巴：『有點靠勿住呀！』

二叔聽了不響，轉過屁股跨出房門。二嬸問：『那里去？』

二叔不管，跨出房門就喊：『福郎來！』福郎擱下筆走上父親那里，聽他吐一串話：『聽我說！章先生叫我去就說格點。施校長說格，位置實在設法勿出來。看你沒事，家裏老實說，多一個人就多一個開消，拿自己課讓一點你，飯照規矩扣飯錢，現在不叫你貼。薪水，就好聽點叫你盡義務。本校畢業生，那也不妨幫一點母校忙。而且你是貧額生，三年半費，一年半給你白讀。現在大祿也半費，所以更應該。還說，要去就得半年，勿准中途走，那是大家面子——硬想了辦法給你，是給你面子；半年內不中途走，是你給他們面子，明天要聽答復。你說往那里去？』

『哼！面子！校董侄子，自己兒子……』柯大福轉身就走；『我討飯也不上他門！』柯大福從小便有這股說不出的什麼勁。

『我也隨你自己！』二叔的皮氣，並不挺硬——冒火就硬，火過就軟，他已沒有先前的氣概了。他見兒子走，跟過去；『叫啥人去貼？』

柯大福跑上廊，又要握起筆來，看滿紙塗了老鴉。壽郎站着拖舌頭，漸漸向后退：『是你搗蛋！』他不回父親的話。

二叔眼也快，柯大福一句四個音，只吐了兩個，他喝着：『小壽郎！今天啥事體滾勿開？纒手纒腳討厭！』

壽郎愈退愈后，退到祖父身邊，把祖父腳板頭蹙了一腳。『啊呀！』一聲，他給往右一推，滾到壁上，睜幾睜眼。誰也沒知道，祖父是什麼時候坐在那里，又高又大，像座山。

『叫啥人去貼？』二叔又問兒子。

『還沒叫——等你去叫。』

『朱鴨郎！』他覺得這個人可靠；『壽郎！你去叫朱鴨郎來！』

『噢！』壽郎飛向外去。

祖父看他們忙碌碌的，奇怪。他不識字，忙的什麼？貼什麼？不會從字上去找答復，便問兒子：『叫朱鴨郎貼啥？』

『招生廣告。』

『上海學堂裏格？』

『不是！無錫格。』

『福郎不到上海去啦？』

柯大福暑假帶病回來，二叔夫婦一夜哭紅了眼睛，定下了個外交政策，對人說是下半年到上海去教書，暗里是加緊活動；二叔更釘緊章先生；大福拚命寫快信，寫掛號信。自己人自然不要用什麼外交，可是祖父祖母，他們年紀大了，都六十多了，叫他們難過，有點不忍，也就瞞起來了。

二叔也不必叫父親明白原因，隨口回答：『勿去哉。無錫格好，做中學教員。』

三

「頭聲汽笛叫過哦？」

「沒有！沒有！起來可正好哉。」

「八點鐘開？」

「有了兩隻就說不定，早些起來，總不錯。」

「你趁朝陽？大運？」

「大運快。」

「朝陽價錢便宜。」

五點鐘，睡在柯大福隔壁房間兩個客人，在吵着了。柯大福還想睡一回，可是雖說秋天，「秋忽勃」也叫人夠難受。而且客棧裏，蚊子又多，打破帳洞裏

鑽了一帳肚，睡着倒不覺得，醒了就睡不着。一骨碌坐起來，揭開帳門，天着實滿亮了。

『大定起來罷！』他一聽對面床上大定還沒醒：『大定！大定！』

『喔！喔！』柯大定被叫醒了。隔一回，伸一個懶腰，跳下床，看看臂膀上有一點點紅星子：『斷命蚊子真多！』

他們起來洗好臉，吃過饅頭，理了東西，算完賬，叫客棧茶房，把行李送上朝陽，已經響過第二次汽笛。正是七點鐘。大定上了船，坐在大菜間里，買了份崇明報看。大福到船面，找了個人少的地方，靠着欄干，弓着身，眼對着遠方閒眺。風不大，一片暗黃色的水，起伏着二三尺上下的波浪，愈遠愈覺得水面平坦。江南的影子，跟一條線似的隱約浮在天水交接的地方。水面的船，近一點的還看得清楚，遠一點的就等於飄沒在波浪里的烏陣。七點鐘的太陽，已經升到了不算低的天空，頂在東北江邊金敖山的塔頂。顏色，還沒全發白，稍帶點暗紅，

正同水的顏色一樣。上下對映，除了光的浮游閃爍，有點刺目，非常調和。這是詩。不差，水波的擊撞聲，正合詩的音節。大福的心，和這首詩融和了，融和了。

『喂！大福！』一個長着小八字鬚的中年人，看靠在船邊的是柯大福，走上去，拍着他的肩頭。

柯大福一跳，別轉頭：『喔！章先生——上海去？』他看章先生一臉皮笑肉不笑。眼睛裏一股邪氣。

『上海去。施校長走不開，去辦點東西。』一派教務主任氣。『你——？』

『開學去。』柯大福像知道他要問什麼的回答。話裏帶點子硬氣。

『喔！對了，明天九月一日。你還同——？』

『大定。』

『高足不同去呀？』

柯大福聽來有點刺耳。取笑，就爽快些。招不到學生，也關不到你事：『沒招到。』還了一槍。是以正攻邪。

可是世界是邪氣世界，正是不能克邪的。章先生更帶諷刺的話，又來了：『大扎收到，轉了施校長。他說你少年英俊，多才多智，是母校之光。』

越叫柯大福肚子裡冒火：『討飯！討飯！』

你有短刀，我有長槍。柯大福想來，這真和平日大兩樣了。平日說話，總沒這麼聰明，應答如流，出名的不會交際。憑今天這一手拿出去，不要說一隻飯碗，準兩隻三隻會由你選擇。可是再想過來，自己究屬是笨伯，這點氣硬，有什麼用？氣硬會吃得到飯？

從第三次汽笛一叫，又一聲哨子，船開出去了，就這麼結束了那場暗鬥。柯大福直坐到上海，悲哀着自己的不中用。好，就不中用。餓肚子也好，憑這點硬氣，會同人對一手，那就不能算這世界上沒有我柯大福！

- ① 蔗卽蔗粟，長節，汁甜似甘蔗。
- ② 秋雨是不可捉摸的，鄉下人稱秋洒洒。
- ③ 螳螂是蟹一類的東西。較蟹小，腳有毛。可作肥料用。夜間，莊稼漢提了燈去捉，以下微利。
- ④ 小水溝稱溟溝。
- ⑤ 上茶館評理，原告（姑稱之如此）方面遣人傳喚被告方面那叫出頭事。
- ⑥ 我們那兒的學校，不用書包，用書籃，形方，工甚精取其便利也。
- ⑦ 秋天悶熱叫「秋忽勃」。

四

一

二嬸帶着阿珠要走了，在廊下叮囑壽郎：「你勿要走開，稻進啦場，看着雞，勿要再同啥人去「吃碼子」●呀！」

「曉得！」壽郎嘴里銜着「攤糶」●點頭：「現在還有啥人來吃碼子呀！」他覺得母親真忙昏了。現在誰都要下田，或者幹別的，還吃得成碼子？

「二哥轉來，攤糶在鑊子裏。你勿要吃了他呀！」育才高小離家遠，祿郎上學，早去晚歸，中飯只有六個銅板點心。回來，有點心吃點心；沒點心吃冷飯；一樣也沒有，便挨到晚吃晚飯。這例子，從他大哥大福上學時就做下的。

「勿吃！勿吃！」那時雞踱上掃淨的場心裏來，他隨即執行他的職務：「騾！嘔！啞！嘔！……」聲音響亮而嚴厲。把雞趕走了，他得意；「姆媽！我格樣趕阿好？」

阿珠代替母親回答：「好！好！」母親笑一笑，表示滿意，她們走了。

她們從宅東那條路，豎北去。先走兩三斗煙辰光的二叔，她們望着他，立在城隍廟面前，同辛達人說話。她們走到他們身邊，只聽到那麼說。

「那末，準你說格，我再去看胖娘子罷！」

「好！對勿起你辛世兄呀！」

「咦！沒關係呀！」

二叔同辛達人說完話，合着阿珠娘倆一同走。二姨不問二叔——辛達人說的什麼？二叔也不說一句話。

八月是收穫的季節。棉花正開得盛。稻也次第熟了。一眼望去，四野一片青

黃色的棉葉裏，浮着比六月天河裏那些星還多還白的棉花。男女老幼，腰裏全掛着圍腰兜，低了腰，或者低了頭探。棉樹高的沒了人，低的也齊人腰。夾在廣大的棉田裏的稻田，也有人在那里灣倒了腰割稻，割完了的，黑沉沉的田板上，躺着一堆堆金黃色的稻堆。捆着一担担挑到家裏去的，他們都拖着尖長的聲音叫。晚稻田裏，稻穗兒也吊了下去，露了淡黃。

二叔種二千多步棉田，千把步稻田。稻田全在三和鎮后。棉田全在宅橫身，宅前后，那個長滿江蘆的河圈裏。鎮上也有一點，不知道有沒有二三百步。他們幹了一個上半年，半個下午，採完了近宅田裏的棉花，壽郎放了學，叫他留在家裏看雞，三個人往鎮上田裏，把割好了的稻，開白了的棉花，預備六隻手，搬他們進家裏來。

他們過了豎河橋，打廟角頭曹家小店，沿河拐北去，走不上幾時，到了田裏。有十幾隻鴨，吃稻子，二叔奮快趕過去，拉着喉嚨喊：「噢！噢！噢！噢！

嗤！」手隨着嘴裏的叫聲亂揮。鴨子飛滾的逃，膀子七扑七扑的撲。

『輕點呀！提防湯殺人格鴨。』稻田在湯家宅後。女人總比男人小心，二孃怕有湯殺人的鴨子在內，恐慌起來，喝止着二叔。

那時張大郎肩頭一個高低，拖了鞋皮走過來，蒲扇遮了太陽：『柯二！鴨吃你稻，你就吃鴨肉好哩。』接下就是一陣笑。二叔也笑一笑，沒有說話。

張大郎在二叔田岸上笑了一陣，又拖着鞋皮，一脚跑上湯瑟蔭那里。湯瑟蔭的宅辰戌向，太陽偏西了，庭心裏就發陰，現在已全庭心沒有太陽了。湯瑟蔭當庭心擺了張竹榻，躺在那里，烟筒茶壺，放在竹榻旁方杌子上。人微微地合上眼，可並不睡着；張大郎進來，他就掀開了半個眼皮。

『八爺！』張大郎必端必正站住了。

『哦！』湯瑟蔭漫不經心地應着。

「柯二要吃你鴨肉——因為吃了他稻，拚性拚命追。」

「放屁！他敢吃我鴨肉！你看追上了那里去？」

「我喝止住了。可是得提他一下耳朵。他兒子做了中學教員，現在人也瞧不見哉！」

「請他吃晚飯！你去！說八爺請！」瘦瘦的身體，斗然從竹榻上跳了出來，像小狗翻身。誰相信他是五十歲人？

湯瑟蔭冒火，有三種：第一種是「你去做了罷」，最輕，化了點，意思意思，平平氣就是；第二種是「你去說八爺請吃茶」，厲害了，弄下來，少則三四元，多則四五元；說到請吃飯，那最重，沒有底了。張大郎倒嚇了一跳，拔起牛尾巴來，那不是玩的。可是他知道，八爺發火時，你不能有個不是。可是真的走去請吃晚飯，實在太重，只應了個：「是！」脚却不動，在那里等八爺把氣平下去。

「混賬！袁老虎那件事，放了他一隻眼——其實我還是給表妹面子，他可就當我豆腐了。你去！快去！」

「是！」張大郎還是不走。

湯瑟蔭在庭心裏，篤篤轉，轉了一刻，氣漸漸平了，又往竹榻裏躺下，拖過茶壺，呷了口；向煙筒裏抽起支烟，一端在杌子面上篤幾篤。張大郎很靈敏，忙替他點上了火。湯瑟蔭拚足力吸了口，香煙燒去半支把，嚥下了肚，又從鼻子和嘴巴裏回出來，飛了滿場。張大郎還是不走，也不說話。

湯瑟蔭似乎忘去了似的，一支煙近乎要完了，又對張大郎說：「你還勿去呀！」

「勿勞八爺操心，我自會辦得好好的！」

湯瑟蔭大大小小事，都由張大郎一手經辦。張大郎怎樣說話就是怎樣事，他全熟。張大郎這麼一說，他知道這件事，大概不能鋪張得開，就全權交下了。

「那末，你做了罷！」

「是！」張太郎的溜溜脚吊到屁股上走出來了。

張太郎的老搭擋是朱德和。到黃二姐鴉片舖子上，找到了他：「德和！要去捉隻鶉鴉。」●黃二姐讓起了，他補了缺，和朱德和躺成了面對面，咬住了烟槍，嗤嗤嗤抽。

「喔！」朱德和不願吐去煙槍，聲音有點含糊。

「比袁老虎那隻鶉鴉胖點哩。」張太郎聲音也有點含糊。

「捉呀！」朱德和先翻起身來了。

一一

袁老虎父子，輪流挑着兩半包棉花，從東面橫河沿走來，走到城隍廟東南角橫河橋，境朱鴨郎打橫河橋上走過來。他手裏提了一籃棉花，空油瓶吊在籃口

上。

「鴨郎！你賣棉花去？」棉花挑在袁金虎肩上，站住了問。一面換了一下肩。

「賣點零用。你挑點啥？」朱鴨郎走過橋也站住了。

「也賣去點棉花。」於是讓起路來：「走呀！」

「你先走！」朱鴨郎推袁金虎走前頭。

袁老虎：「鴨郎！勿要客氣！走呀！」湊上一句。

「年紀大格走！老虎伯你先走！」朱鴨郎走上一歩，把袁老虎推到了前頭，
軋到袁金虎並肩：「我里一同走！」

太陽跟在他們背後還只屋背那麼高，紅紅的光洒了一地。路上在畫心里本有半寸來厚的泥末，浸了一夜的露水，濕漉漉的。微微的西風，劈面吹過來，冷裏帶點爽快。早晨的溫度，跟中午至少有一個月之差。

「這幾天，早晚天氣着實有點上下。」朱鴨郎對西風打了個寒噤。

「晝心像七月，早晚却近重陽了。」

「老話，早冷夜寒，東海煎乾，天氣就上了正路，半個月來好天氣，「花地」●不知要多收多少！」袁老虎背僵僵地，腳還沒朝前，上身已經先走了。

「老虎伯！你看棉花行情，阿會漲起點？」

「倒難說！」

「還罷工！洋紗廠不開工呀！」袁金虎把挑着的棉花，又換了換肩。他把棉花不漲的原因，推到罷工上去。

「我來挑罷！」

袁老虎退下一步，想來換金虎肩上的担子。金虎把他推開一點：「外國烏龜欺人，弄得無法無天。」他也明瞭罷工是外國人惹出來的。

朱鴨郎曉得袁金虎說上了四五月里外國人在上海殺人的事：「聽說那點工

人，天天吃「缸片餅」●。有的還沒得吃，大家捐！……！觸伊娘格老辰！勿曉得啥人放外國人進來格！」把棉花籃換到左手去：「你勒棉花今年拾得好？」

「總担頭潮勢●不止點。你呢？」

「也是。」隔一回；「年景真不好！」

「兩三担一千步，三四担一千步。幾年沒有了！」袁老虎感慨地插了一句。

那時，走過豎河橋，折向北。市聲一陣陣擁過來，同那風一樣。豎河沿上的人，比橫河沿上多得多。提空籃的，帶着棉花的，背着別的東西的，后頭的人接着前頭的人，成了一串。

他們默默地走了幾步，朱鴨郎又同袁老虎搭起話來：「花地勿好，就苦了窮人。老虎伯阿是？你勒棉花賣去多少啦？我里人多，賣個三斤，賣個四斤，倒真快！說也難為情！已經去了一半。」

「我田少，總共担把。你看今天就去廿幾斤，平日賣了點，已經完了。像

我里這種人，棉花將來漲不漲，全關不到事！漲了也只好睜着眼睛，心裏難過！現在巧點，多換幾個錢，多吃口油，多吃口鹽，叫現撈。鴨郎！阿對？」

「倒不是！」嚙口唾沫，「一頓當賣這點棉花，有啥急用？」

「就是湯殺人那件倒糶事！」

「喔！這件事後來——？」

「還是算叨了胖娘子光，差黃克昌去說了句話，二塊錢完事。可是謝儀放上去，——一塊怕還不饒你，看上去至少二塊，那末，還不是四元？這點子棉花，就是——再不去，不要棉花沒等得漲起，來個跑事，倒貪小失大。黃克昌那傢伙也不是好東西！」

袁金虎想起那件事就怨恨：「有啥話講！有錢，有勢，是人！我里，坐也難過，立也難過，觸勿爛伊娘格！叫伊勒「三隻指頭捏個田螺」！」

「對呀！」朱鴨郎應了一聲，想起二叔的事來，就把來作證明；「你勿曉得

啦，鎮上那許多鴨，哪！鴨，吃二叔稻，二叔趕，還給湯瑟蔭弄去了二隻洋哩。」他旋過頭去，往南望河圈裏柯家宅浮在黃黃的江蘆園裏。隨着一陣陣的風飛起的蘆花，著了露氣，像拖身娘子，移不動她自己的身子。

『喔！我倒沒曉得。幾時？』

『八月半二橫，十來天前。沒張揚開來格。說是爲柯大福，給點面子。』

那時，進了南市梢。一眼望見湯殺人坐在三角街茶館裏。張大郎朱德和也坐在那里。袁金虎咬咬牙齒；『入伊娘格十七八代老祖宗！勿曉得阿有天倒轉來格日子？』

街面狹小得很。人擁着不容易向前。市面，全是棉花的市面。因爲棉花行情低，大家押這老寶，以爲總有一天漲，所以販客很活躍。有錢的也派了人收賣。南街到北街，東街到西街，全是收棉花的。他們多換一個銅子一斤也好，東看看價，西講講秤——十八兩三錢秤，二百錢一斤，誰也不肯多出一個銅板。提了

出來，捨不得賤賣，店裏拖得動賬，或者可以省得不買東西，再把棉花帶回去的也不少。袁老虎父子緩不下，朱鴨郎拖不動店賬，疼着心兒把棉花脫了手。袁老虎更疼，二塊洋錢，幾十銅板，托在手里，真眼淚都落得下。

袁老虎父子在街上還有點事。朱鴨郎把賣棉花來的錢，搗了瓶油，撇下他們先回來。他走出南市梢，望見二叔，合着另外兩個人，一起在走。他提快脚步趕上了，知道那另外兩個是收棉花的和主人家——他還挾了一支大秤。

「二叔！你要賣棉花呀？」朱鴨郎在背后問。

二叔的臉有點掀不開的樣子，回過頭來，看見朱鴨郎：「哦。」

「幾錢一担？」

「十八兩三錢秤，十塊半。」

「賣幾担？」

「總共也只有兩担多點。」

『全賣？』

『全賣還不夠啥用！』

二二

太陽浮在柯家竹竿頂上。吃過早飯，收拾好了，阿珠在水橋上洗一點小東西。

『柯大祿！』一個聲音，從竹叢裏透出來。接着，隔溝站着一個提着書籃，帶着一支竹棒的學生，十三四歲模樣。似乎比柯大祿大着一點。

阿珠抬起頭來，看是陸雄。他同柯大祿同是東路學生，同去同歸的日子很多。

『你等等，我去喚他。』阿珠對陸雄說了，走出水橋，一直跑進屋裏。柯大祿還沒哭停。母親也下淚。父親垂着頭，坐在門角頭。壽郎早像逃難一般挾了書

包到學校了。阿珠真不想說話，可是陸雄等着，不好叫他等久。時間也就不早，去？不去？應該回頭人家。於是不得不報告了：『陸雄來啦！』

『要去就格樣去。怕罰，就等幾天，讓我去想法。』二叔有點鬱火。

『你賣棉花錢，勿好先給學校？！』柯大祿理由當然充分。學校總共六塊——半額學費四塊，還有二塊僕雜費。二担棉花二十一塊，縱有別個用場，也好勻一勻。付去了省得再受那些活罪。

二嬸只會勸：『孩子！你曉得胖娘子急性急命，石子裏也要壓油。你爺就讓伊壓，土末頸巴子，下末腿肚子，「蚌壳里煮粥壳漲」^①，可是對不起辛先生呀！』她抹去點眼淚，又抹去點鼻涕；『要末叫你爺去問問舒老庚，前頭移他二塊錢，過幾天另想法；再啥地方去移個幾塊，湊個數。』

『對哩。爹爹再去問問舒老庚看。有，索性全他那邊拿了。』阿珠覺得只有娘那個意見最好。

「那末也要問起來哩，勿好就拿了上學。」二叔也同意這個辦法。

「那末祿弟就停一天學罷！我去回頭陸雄，讓他一個人去？」

柯大祿實在受不住那點活罪，無可奈何的收住了淚，只有答應停一天學。

壽郎一步三跳，跳上學堂，還沒有來幾個學生。課堂裏一課堂死氣。那二十多個桌子，躺在那里，像二十多具棺材。

「柯大壽搬三角哦？」何明山提議。

「我說還是捉野貓。連黃桂英，四個，正好。」李全不贊成何明山的提議。

黃桂英不願參加，連忙推說；「我勿來。」

「我樣樣好！」柯大壽只要是玩，無一不高興。

高長和這時從校門口跳進來，一眼掠着辛先生，就擺得規規矩矩，走着方步到教室：「輕點！辛先生同黃增小胖子講話。」聲音擺得很低。

「小蟹！裝得像！」何明山不相信，因為他們來時，辛先生還沒來。

「稟先生！你罵人！」高長和當起真來。何明山倒覺得沒趣了。

李全帶勸帶拉：「勿要鬧！好，來捉野貓。」

「這裏來勿行！桌子礙手礙脚。到佛堂裏去！」

「好！」大家同意柯大壽的意見。

教室隔壁就是佛堂。他們一跳就跳過去了。來回紙頭包石頭，決定高長和做貓。黃桂英不參加，用自己的大手巾，替高長和把眼睛繫起來，站在門眼看。其餘全躲到了泥菩薩背後去。李全躲在城隍太太背後。他抱一抱她的身子：好像抱着一棵大樹。

「喔唷，娘呀！城隍太太胖得像黃增小胖子娘，」他大叫。

全哈哈的笑了。他們都認識黃增小胖子，他常常和辛先生來玩。也認得黃增小胖子娘，因為胖娘子在方方十幾里路之間很有名。他們覺得李全這比譬很

對。

『那可惜黃增爺死了，忽然，城隍老爺，又像伊爺了。』何明山笑過後說。可是沒說得人家笑，因為高長和和放刁，他已依着人家笑聲，捉起來了，叫人攪着嘴巴逃都來不及。

高長和和懂得聲東擊西法。他明知柯大壽躲在觀音菩薩後頭，可是他偏放了他，只是向別的地方趕。柯大壽躲着定心，正以為好打個瞌睡，却不料高長和和突然掉轉身來，張着兩隻手，向觀音菩薩捉來了。柯大壽出不及備，帶跌帶撞，跳出門來，撞得黃桂英仰天一交，他伏在她身上，下巴攔着她的大腿。全拍手大笑。高長和因為捉牢了人，早扯去了臉上包着的手巾，口笑得合不攏來。可是誰也眼快，看見辛先生從窗口裏透出頭來，全垂着手，站在教室面前，像講故事講起勁了似的笑；黃桂英紅漲着臉，要哭也哭不得。

辛先生看見柯大壽：『柯大壽來！』柯大壽大胆走過去。『你回去吃飯，對

你爹爹說，吃過飯就到格里來。」

那時黃增走了，辛先生對他這麼說：「那末，準下半年來！」

吃過了飯，二叔帶了滿肚羞愧和難過，到城隍廟，辛達人很客氣的招呼讓坐：「二叔！請坐！」

「勿客氣！」

辛達人掏出烟匣子，授支香烟二叔。二叔還沒坐下，他就說：「坐呀！吸烟！」又給二叔擦了火。自己也抽着一支，在二叔對面坐下了：「黃增早上來過！」吐口烟。

二叔自己不備烟抽，也不請人抽，人家叫他抽可抽，而且抽得滿在行。他也吐口烟：「我預備好！」答話有點黏性的不爽快。

「滿好！滿好！停一回我替你去走一次。」

「辛苦你呀！」

「笑話哉！實在他們比火還急，弄得我沒法，就緊着二叔，很對勿起！」烟支夾在唇間，又抽起來，接着又慢慢地吐。

「我曉得辛世兄苦處！不過——」說了不過，二叔再說不下了。如果幾年來的希望，如今不落空，還來向人開什麼口？就這一筆錢，也不要費什麼口舌，爽快快還了。可是……

辛達人看二叔不說；「二叔！你說！」

二叔還是不說。把烟支擱在桌子角上，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紙包，發出一張來先給辛達人：「辛世兄！你先過目一下，格是三百步一張田單。」

辛達人看了：「不錯！」烟叨在唇皮上。

「格是八十元一張新據，只要你簽個押。」

「是！」

『八十元，二分半，一年利錢，二十塊。格里……』二叔口音帶着悽顫了。辛達人又抽一口烟：『二叔！你說！』

二叔忍不住要流淚。可又不能流，把手背扭了扭眼睛；『說來難爲情。辛世兄！大祿學費還沒付，天天敲手心，晒太陽，不敢上學，別地方沒法想。我要請辛世兄墊五元，格里只有十五元，勿曉得辛世兄墊得出？』把十五元交了辛達人。

『可以！可以！格一點我會想法。』

『謝謝！』二叔的眼淚，轉過頭，揮去了幾點。

二叔借這筆錢，爲大福讀書，逐年積下來的。到去年秋天，由辛達人做中，向黃胖太太一次借了八十，還去了那零零碎碎的。期頭一年，包年利二分半，說定今年本利歸還；因爲大福今年畢業，他就把握這點。胖太太當時賣辛達人面子，也沒要什麼作抵。可是到今年，二叔所把握的，把握空了，然而總還是辛達

人的面子，經他幾次奔走：才算決定了這辦法，利歸清，本展期一年，另換新據，另加三百步田單作抵頭。到期再不能還，三百步田準過戶辦糧。這一件事，當然叫二叔痛心！既痛希望的落空；又痛丟這麼一回臉，把祖產押人。

辛達人知道二叔難過，寬慰他：『二叔！你放心！大福勿會一年後還找不到事！他有信哦？現在在那里？』

『還是蕩在上海，住在朋友那里。』二叔始終沉着頭。

『他命運實在勿好。……哈地方有代課位置，去代代，也……其實他好找點報館的事做做，他會寫文章。』辛達人成了自言自語的樣子。『二叔！舊票子換了出來，我送過來呀！』

『隨便哈時候給我送，勿勞辛世兄送呀！』二叔站起來了；『再會罷！』

『多坐回！抽支烟！』辛達人的烟早抽完了。二叔的那支自行熄滅在桌子角上。

『勿坐了！再見！』走了幾步又退過來；『辛世兄！勿要對哈人說起呀！叫人笑話格！』

『曉得！曉得！』

四

『喔！辛先生！』

三點鐘模樣，辛達人走上黃胖太太橋門頭，便有人招呼他。他抬起頭看是袁金虎；『喔！袁金虎！你……』

那個老實臉，掛着一臉憤怒：『就是夏天煩辛先生格件事，送點謝儀來。』聲音放低了；『黃克昌格個入娘根斗，要我三塊四塊，橫說豎說，說看你辛先生面子，算兩塊錢。』

辛達人笑一笑，他們就走過了。

黃家四廳頭宅溝，四廂瓦屋，吊橋出入。外棧客廳，臨時開了堆棧。——他們的田原都在西沙，可是東部零碎碎也有不少。一到秋天，就有人來上租。客廳隔壁的書房，做了賬房。賬房前有點上租上利的鄉下人。黃克昌是黃家老賬房。年紀雖不大，四十還不上，可是那個位置，由他父親手裏傳下來的，可算老了。秋天以後，黃家是雇臨時賬房的，黃克昌只管監視照顧。他叨着香烟，在賬房裏，客廳上，走來走去踱着。看見了辛達人，便喊；『辛達人！來算柯二那筆賬呀？』一點也沒有客氣的樣子。

『喔！黃先生！我要進去一回。』

『我全知道。你算了進去罷！』辛達人不管他說什麼，不停的走進去了。他是走熟了的，一直走向黃增住的地方。一望，門是關着。回出來，便碰到胖太太，一身白綢衫，挂着黑裙。上身像白象，下身像黑牛。兩脚起了浮腫，倒又像象脚。——却不是牛脚。

『喔！伯母！』辛達人向她招呼。

『黃增猛將鎮育才去哉。辛達人！柯二的你帶來了？』胖太太要緊問這點。

『帶來了。』

『你給黃克昌罷！』忽然想到不必煩人進出了，就改轉口來；『好，就交我！裏面坐！』

胖太太在前頭走，辛達人在後面走，走進了客室。

辛達人把柯二交他的給胖太太；『伯母！你看，是格樣辦？』

胖太太一點一點的細看了一回。幾乎洋錢邊上每個花紋都看清了。田單，借據，每個字墨色的濃淡，也都比較過。五分鐘後；才點了點頭；『勿錯！不過辛達人！下年還勿出，我準要格樣辦格，勿好再給你賣面子了。你知道，格一支錢上，我多吃虧？我放人家，三分，三分五，都好放。就拿三分算，一年我就吃虧四元。阿是？』

『是！是！總之對勿起你伯母！』

胖太太回過頭喊陸婆！『陸婆！你去喊黃克昌進來，把柯二舊票子帶來！』
 等着黃克昌進來，她又那麼說；『辛達人！給你說了！下年勿還，我準要格樣辦
 格！格支錢我多吃虧呀！』似乎怕辛達人沒聽清前回的話。辛達人不住點頭。

● 跟玩豆羹一般的玩意兒。

● 把米粉和水黏貼在鍋上烘熟的東西。

● 我們那兒的俗語，叫人敲得起竹槓的叫鴉鴉。

● 莊穩意。

● 即大餅。

● 即担把一千步樣子。

● 即任人宰割之意。

● 孕婦。

● 中間人。

● 那預備了的意思。

五

一

新花新穀登了場，學校裏就出佈告，限所有欠費學生，一律在三天內繳清欠費。不繳如何？佈告上沒有說，可是每個級任先生，已經得到訓育主任轉來施校長而諭，過了三天的限，不繳費的，就得每天上午十點鐘起，到一點鐘止，曬太陽三個鐘頭，中飯全都不能吃。晒了三天再不繳，就每日每人打三十板手心。打了三天再不繳，就開除。

立法雖嚴，犯法的囚犯却還不少。三天的限期過了，第一天有近五十個學生站在操場上曬太陽。九月初的太陽，還是很厲害，晒着熱刺刺的像辣椒擦着皮

膚。欽派校工打着傘，坐着橈子監視，逃不了一個。哭的也有，笑的也有。最頑皮的打着手勢：挺着肚子，圈着手，表示塊頭不小；曲着半個腿，拐上拐下，表示蹺脚；把手指向上嘴唇皮左右一撇，意思是菱角鬚，這原是他們的校長施德先生。

因為是第一天，施德先生發了仁心，到十一點半，叫黃訓育主任，轉每級級任，把各級欠費學生，切實審理交保釋放。無保的當然繼續晒太陽。這是特赦，赦一不赦二，隔日無效；級任先生對學生，全交代得沒有含糊，跟校長先生交代訓育主任，訓育主任交代他們一樣。到十一點三刻全審結了，只有五年級馬黛芬，無保，當場發押。這是女生。男生當場發押的是四年級的狄鼎，五年級的丁聰，六年級的王榮生。還有六年級的柯大祿是出外覓保，人家不肯保他，重又投押。他們一共五個人。人少了，不必再上操場，就晒在庭院裏。

十二點一刻了，寄宿生黃魁——黃胖娘子小兒子，黃訓育主任堂房弟子，吃

過了中飯，嬉皮笑臉，走到庭院裏來，他看他們每個頭上晒出了油，開始尋開心了。狄鼎丁聽王榮生是光頭，叫他們：『喂！油汙和尚！』他們不響，又來一句：『油汙和尚！』又不響，就一個個給他們打了記後腦袋。又相一相柯大祿，小小的人，尖尖的臉：『柯大祿！你叫油汙老鼠！』可是柯大祿就幸運，沒有說上第二句，也沒吃着後腦袋。因為他那時已經相到了馬黛芬，成熟的情慾浮了起來，就撇下柯大祿，趕上馬黛芬，拖了幾拖舌頭，手在眼睛上打着千里鏡的姿勢：『喔！漂亮！臉上水汪汪！眼睛水汪汪！一直到那個水汪汪！』他已經十六歲了。

馬黛芬只低着頭。

『啊！馬黛芬！水汪汪呀！我也水汪汪呀！』他湊近馬黛芬的臉，做着惡腔；『喔唷！好板！勿笑！』於是對着男生；『你們先笑！馬黛芬自然笑哩！阿是？』最後兩個字是向馬黛芬說的。

沒有人笑。

『勿笑？爺叫你里笑，勿笑？觸你里娘格！』頓一頓；『柯大祿笑！』柯大祿不笑；『觸你娘勿笑？』打一個耳光。柯大祿哭了，可是不出聲。

『好！小蟹你哭。停一回算賬！狄鼎笑！』狄鼎怕打就笑了。『王榮生笑！丁聰笑！』也都笑了。

『現在該馬黛芬笑了。笑呀！馬黛芬！』馬黛芬臉板得更高；『對哩！馬黛芬該床上笑格。那末，晚上到了牀上，給我笑罷！馬黛芬！』他把馬黛芬放了。

他放了馬黛芬，又走到柯大祿那里：『小蟹！你阿要哭啦？』

柯大祿熬住了眼淚。

黃魁覺得全征服了，倒又沒趣，歪着頭，來一個念頭。急急走開，又急急走回來，手裏拿了支畫圖筆，蘸了一筆紅墨水。可是『咳咳！』二聲，咳到了庭院裏，施校長已經一高一低拐了過來。他垂着手，規規矩矩動也不動，只是紅筆沒

處放。

一一

柯大祿打施級任手里審過來，心裏早打定主意找章先生作保；因為章先生是遠房娘舅，半額的援例請求，這一次開學的欠費，都由他設法，這個保也只有請他了。

柯大祿走到教務處，走到章先生臥室，都沒找到章先生。他知道章先生在校長室的時間，一天倒有大半天，又走到校長室。施校長在寫什麼，一陣風從窗口吹進來，他按住了紙，對窗口一望，章先生立刻去關了窗。

『關了窗，有點悶。那風倒是涼快格。』施校長自語了這點，又低下頭去了。

章先生懂得了，把全關的窗，又去打開一扇。他相信開這扇窗，風正好吹在

施校長背上，桌上的紙是不會給吹起來了。

一陣風吹在施校長背上，衫子掀了掀，桌上的紙好像粘牢了的，不干事；
『對哩！』施校長滿意了。章先生就自得的微笑，八字小鬍子，翹了幾翹。

柯大祿門外站着十來分鐘不敢進去。

章先生不知怎麼眼睛溜到了外面來，掠着了柯大祿：『柯大祿你？……』

『我請章先生——』柯大祿不敢說出來，輕輕地。

『什麼事？』章先生打着官話。

『請章先生保一保。』

『保什麼？』

『我欠費……』

柯大祿似乎還要說下去，章先生也等着他，施校長却提高喉嚨喊起來了：

『柯大祿要保？阿哥賺了大錢，還……』還字下面吞去了。

施校長說話時，章先生留心着他的神氣。雖沒說完，他明白了，就對柯大祿叫一聲：『我不保！』接在施校長的還字下邊。

柯大祿知道章先生是唯一「校長之命」是聽的。而施校長就這點皮氣，嚇得下就嚇，請求也沒用；除非能照比他更硬的牌頭，那末嚇了下去的也會嘔出來。還是去晒太陽罷！轉過身，看見張平山，不知是什麼時候來的。

『張平山你也有什麼事？』

『欠費，請章先生保一保。』

張平山有來頭，張董事長遠族，家道清寒，張董事長介紹來免全費。可是育才高小有規矩，全免也好，免一半也好，二塊錢雜僕費不免，張平山就欠這兩塊。章先生進育才教書，就是張董事長的力，有這點關係，平時章先生滿照顧張平山，所以他來請章先生作保。

章先生沒說話，走到施校長身邊，低低地幾句，施校長就開言了：『那末，

省得多麻煩，你告訴他，索性連那二塊都免了罷！你見到張董事長，也說起一聲。」

『是。』章先生恭敬的回着一聲，接着就向張平山宣布聖旨：『施校長說全免了你，去罷！』

張平山麻雀一般跳出來，柯大祿離開校長室門口，還不到一丈遠。他一壁拭眼淚，一壁拖着老鴨步。

二二

晒了三天太陽，第四天柯大祿存着僥倖，硬了頭皮走上學校。他的教室隔壁就是教員辦公室。他一步跨進教室門，手心先痛了起來；隔壁打手心的聲音，像他父親打穀打麥時的竹夾。●拍着地那麼響。他放了書籃，呆着站在那里，送上去好？還是等着來喚？他聽人說過，揉熟了肉打起來，痛會得好熬點，就雙手對合

起來，上上下下磨擦。

手心底還沒磨得熱，黃魁這傢伙，像得了皇帝的令一般，帶同了他下屬，（他有勢，暗暗地造了一個幫，他是領袖）盪擁過來，把柯大祿挾了去。這差不多是無形的法律，先生有事喚學生，黃魁就是奉令的捕探，誰也不好反抗。柯大祿知道，不要問得什麼。

「你格小蟹！今天要取你蟹壳！」黃魁夾領子一把，抓住了柯大祿，左手就給柯大祿一記腦袋。

柯大祿頭一偏，黃魁打了個空，打在自己的右手背上；『小蟹會放刁！虧得左手用勿出力！』摸摸右手背，把柯大祿交給他下屬了。

『小蟹放刁！』於是你一掌，我一拳，他的下屬，像替老子出氣。

把柯大祿擁到了教員室，黃魁他們又去了。

柯大祿站在教員室裏，等着打手心。黃國佑是監刑官。級任先生是行刑官。

那一級的學生，就由那一級的級任先生執行。等着打手心的，十來個，馬黛芬也是一個。幾個敲滿了三十板，搓搓手，挂着眼淚走出去了。輪到馬黛芬，該是五年級陸先生來執行；可是黃國佑望一望馬黛芬，又看着陸先生，就說：『陸先生！你休息一回罷！馬黛芬給我。』

陸先生點點頭：『辛苦你！』陸先生一級審得只剩馬黛芬，他去休息了。

『馬黛芬！走來！』馬黛芬畏縮的走過去。

『你欠多少費？』黃先生開始審問馬黛芬了。

『二塊！只少二塊！』

『爲什麼不付？』

『爹爹說沒有錢。』

『你不怕打手心？』馬黛芬哭起來了，沒有回答。

『你今年幾歲？』

『十五歲。』

『喔！十五歲人打手心，阿難爲情？』黃先生笑嘻嘻瞧着她；『伸出手來罷！』馬黛芬不敢反抗，伸過手去，黃先生捏住了，看了看，摸了摸；『打得起嗎？』又是笑嘻嘻的瞧着她臉。馬黛芬低頭不回答，眼睛却在溜。黃先生舉起板子，高高的打下去，馬黛芬眼睛一黑，就哭了，哭聲只有黃先生聽見。黃先生一板下去，離她手心還有一分高的時候，却又停住了。

黃先生又笑嘻嘻的瞧着她：『怎麼啦？』馬黛芬忍住了哭，抽回手，扭扭眼睛。『不要打嗎？好，那末你說！你住在那裏？父親叫啥？做啥？爲啥欠費？』

『我住在三和鎮。爹爹叫馬仁發，「看布」●，現在沒有生意，又沒田地種，沒有錢。』帶着哽咽說完了，又哭起來。

『啊！你真可憐哪！』黃先生拍拍馬黛芬頭，順手拖下來，滿臉一把：

『啊，我——』把手裏的板子丟了。

真仁慈，柯大祿看起來黃先生變了，全不是黃先生了。對哩。這才是好先生，最好，我也是黃先生來審。他希望。

『馬黛芬！我就不打你！』從黃先生嘴里發下了免刑令：『不過，你給我個日子，啥時候可以付，我替你作個保。』

柯大祿更希望有這福氣，由黃先生來審。

黃先生等着馬黛芬的日子。施明博打完了王榮生三十板，一看自己級裏，只有柯大祿了，便一聲吆喝：『柯大祿！』柯大祿嚇了一跳，混身一楞，自己的希望完了。

柯大祿多挨一時好一時，欲走不走的走過去。『不快點！死了就不要上學！』他聽了罵，只得趕快了一點；可是還沒走上施先生跟前，監他們晒太陽的校役，走來請施先生，說是校長有話。施先生丟了板子站起來：『國佑！我級裏只有柯大祿，煩了你罷！』

黃先生還在問馬黛芬的日子，對施明博的請，只應了個：『哦！』柯大祿真快活，天有眼睛。

『馬黛芬！你不能說日子嗎？』

『總要十月朝后，鄉下有人織布，有了布市才有。』

『十月朝后？總還有……』黃先生翻着眼睛算日子，一面打量着馬黛芬。可不知如何，一眼掠到柯大祿，心里一陣討厭：『柯大祿走來！』柯大祿很快走過去。黃先生拉起他手，重抽二十板，『討厭貨！饒你十板！快滾開！』

柯大祿手心裏像有針刺。因為哭了一陣，眼睛流乾了眼淚，在發痛。還有些發花。他的希望，只有十板的代價。他走出來了，黃先生又笑嘻嘻的來審馬黛芬。那時待審的人，已經沒幾個了。

四

十一點鐘下課，黃訓育主任，捧着杯茶，站在自己的臥室門口。馬黛芬走過的時候，他輕輕對她招招手。馬黛芬心裏有些害怕，進去不要還是那套？昨天這麼一來，同學方面已經沸沸揚揚有了不少不好聽的話。不進去，他担保着二塊錢，一個退保怎樣？父親近來的確沒法想。遲疑了一回，四顧一下，硬着頭皮進去了。

黃先生昨天審二個，柯大祿是吃二十重板，饒十板；馬黛芬一板也不吃，而且還摸她頭，誰都知道。這是上午的事。下午散學了，黃先生叫馬黛芬到臥室裏去，大家全看見。馬黛芬到了黃先生臥室裏，抱在黃先生身上，黃先生吻她的臉，是不是事實？不得而知。但是黃魁他們却這麼說。那末，只有黃先生和馬黛芬自己知道了。

馬黛芬進了黃先生臥室，就有人去告訴黃魁。黃魁眼睛一橫，嘴唇一嘮，他的下屬全體出動了。他自己罵着一聲：「格個騷戾，老子碰碰她，架子十足，給

她點顏色！』就領着他們圍到黃先生那里去。

黃先生的門關着。他打細門縫兒裏細細向裏看。他的下屬，有的候在窗縫兒裏，有的蹲在後門跟，有的……裏面先在談話，外面不響。後來黃先生抱起馬黛芬來了，……外面就吹着口哨，咳着嗽，輕敲着窗板……只有黃魁一聲不響。裏面的他們似乎覺得了，黃先生撒開手，叫馬黛芬出去，却不敢打開門窗。馬黛芬紅着臉，噉着嘴，像發火。移移脚，停了，移移脚，又停了，總有三四次，不敢出來。最後，使一股勁，打開門，衝出來，不料門上候着黃魁，給一把抱住了，尖着嘴巴吻她的臉。鬆一把又把她的奶捏了幾下。馬黛芬一肚子委曲本在無處發，現在正好，她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捏緊兩個拳頭，用盡所有的力，把黃魁兜頭兜腦的打。女孩子拳頭是棉花球，黃魁只感到甜軟；只有兩拳，却叫他像吃了兩鐵錘。一拳打着了他鼻子和嘴巴，鼻子里出血，牙齒里出血；另一拳打中他左眼睛，眼睛一黑，手一鬆，就昏倒了。馬黛芬得了一鬆手的機會，拔脚便逃。

『啊！打傷人！馬黛芬！……』牆跟頭的，窗門口的……他們全跳上來。一部份人救護黃魁，一部份人去追趕馬黛芬。

抓住了馬黛芬，拖到黃先生那里去；『黃先生，馬黛芬打傷人！』他們走近黃先生門口。可是一看臥室空了；『啊！黃先生呢？』

黃魁醒過來了。找不到黃先生，就扶的扶，拖的拖，把黃魁和馬黛芬弄到了校長室。

施校長怕麻煩：『找黃先生去！』

『找到。』

『再去找！』

一部份人又去找了。

等一回，不見黃先生來，施校長只得自己來審問了：『馬黛芬！你爲什麼打黃魁？』馬黛芬滿臉憤怒，還在喘氣，不回答。『快說！』

『請施先生問黃魁自己。』馬黛芬爽快的回答了一句。

『黃魁你說，她爲什麼打你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我站在黃先生房間門口，她打黃先生房間裏出來，看見我就打。』

『是這麼？』施校長問旁的人。

黃魁對他們瞟一瞟眼睛。『是！』就一致的叫。

『黃先生在房間裏？』

黃魁又瞟瞟眼睛，他們又一致的叫：『是。』

『那末，黃先生在房間裏呀，怎麼說找不到？』施校長奇怪起來。

『打後去找黃先生就勿見了。』

『勿要多嘴了。』施校長實在覺得討厭；『馬黛芬！反正你打人，有證據，

你看！四十記手心！』他找找打手心的東西沒有，就拉起一支小門門。

『施先生請弄清楚！』馬黛芬理直氣壯的反抗着。『黃魁你說！是你該打？是我該打？』

『你嘴強，不該打也該打！』施校長拉起馬黛芬的手就打。

『他抱着吻我！摸我的奶！』馬黛芬不得不說。用力拉回了手。

黃魁辯護：『不是。她自己去抱黃先生，吻黃先生的臉，叫我知道了，就拿我氣出。』一句話洗清了兩個人。

旁的人，哄笑起來了。

『這得問黃先生。』馬黛芬叫。

那時學生把黃先生尋來了，他裝着鎮靜：『什麼事？我「登坑」呀！』
這事，施校長已經全明白，叱走了黃魁和馬黛芬，對黃先生說『我辦好了你自便罷！』又揮走了旁的學生：『全滾開！誰再說句費話，就敲誰！』

施校長吃過飯，叫校役裝了車子，去請黃增；順帶灣三和鎮喊馬仁發。黃增來的時候，馬仁發還沒到。

「增兄！對不起！勞駕！」施校長謙恭的迎接着。他稱黃增叫兄，其實他年紀比黃增大着一大段，黃增叫他爺都不妨。把黃增迎接到了校長室，敬煙，敬茶：「令弟同人家打架，有一點小傷，請增兄帶回去找個醫生看看。傷是勿重，看看放心些。醫藥費，兄弟來交涉，如果交涉不成功，學校來負擔。」

「喔原來這回事。笑話了，說啥醫藥費！交涉成功，捐助學校！」黃增客氣極，他是不在乎那點醫藥費的；「那末我去看看舍弟。」

施校長陪着黃增到宿舍，門房來說，馬仁發到了。「增兄少陪一回！」他便辭別了黃增，拐到會客室。

「你是馬仁發？」

「是。施先生！」馬仁發是個瘦長子，臉上看得出有一點小聰明。他見過施

校長幾回，認識他。雖然施校長不把他記着：『施先生！有何見教呀？』

施校長不回他的話，叫校役喊馬黛芬。馬黛芬來了，他說：『馬仁發！馬黛芬打傷人。照學校裏規矩，開除了還要賠醫藥費。現在我知道你清苦，並且你要站市面，做生意，面子第一要緊；所以，醫藥費不要你，開除也不算開除。現在你帶了回去，就不要來讀。聽得？』把馬黛芬交了馬仁發。

馬黛芬心頭還沒退淨憤怒：『施先生！理由要講講明！黃魁吻我的臉，摸我的奶，我打他不是錯？他說我抱黃先生，吻黃先生，你可問過黃先生？開除我，我就走，理由要講個明白。』她哭了。

還沒等馬仁發說話，施德已經先開口了：『馬仁發！對你說，孩子說話，我全不作真。要是你說半句，就是真的，我也不能由你去。你懂得？！我學校是不能隨意叫人說壞話的！』他睜大了眼，指頭指來指去，常常要指到馬仁發面孔上來。

這就是馬仁發的聰明，在這樣場合，就只有自己吃虧點；還聲嘴，給打了耳光，甚至至於更重的給做一下，馬仁發的力，夠得下施校長？「是！是！小女胡說！」他給施校長抱歉，並扯走女兒：「走！胡說，要你命！」用力一把，扯馬黛芬出了會客室：「施先生再見！」

馬黛芬哭得更厲害了，施校長說：「不准哭着走！」屁股早扭了轉來，一高一低，放不正的步子，再拐上宿舍去陪黃增。

● 一種農具

● 布莊上收買布的時候，必有識貨者，看布定價，這樣的人叫着布先生，這種職業便稱作「看

布」。

● 上坑出恭叫登坑。

六

一

二叔在廊下搖着紡車，像風打着風車，低了頭做「梭肚引」[●]。柯金海一身破舊的青灰棉襖褲，圍着竹裙，坐在他對面一個板櫬上，面朝着東南晒太陽，像一堆灰。他紡了一早晨紗，這麼來坐一回，算是休息。十一月的太陽，落了南去，又正是上半年，太陽直從場心裏江蘆柴堆頂上，照着他的臉。大半白了的鬚子，一根根閃着銀光。「二郎！你上橋頭賣布格？」映在鬚子上的光，特別閃了幾閃。

二叔枯瘦的臉，肉板着骨，只嘴唇動一動：『哦！』

『價錢巧一點？』

『那里！』搖搖頭。

那時，朱生從外面走來，聽着，感慨地插起嘴來：『現在織布真沒道理，海阿哥！你自然更清楚，我小着你十多歲，也還記得；那時候勿行洋紗，手裏紡，手裏織，一對布總好賺千把錢；那末，米七八個銅板一升，出了三個銅板，油可以買一大壺——就是小二怕也會記得。現在織一對布，算他還有千把錢賺，米啥行情？油啥價錢？』

『千把，真要巧行情才賺得到。像現在弄得勿好，貼了工夫還勿算，乾麵銅錢怕也撈勿回。』二叔也感慨起來了。

『要說以前是真也說勿來了……』柯金海不由得想起外國人來，罵一句；『觸勿爛伊娘格！外國人真想得有啥個洋紗。』咬咬牙。彷彿滿眼睛都是綠眼珠直腿外國人了；可是外國人真那麼樣嗎？他就沒見過，只聽得人家那麼說：他們

真聰明，用機器紡洋紗，就是他們想起來的。

『那末，海阿哥！格勿能勿臨外國人盆！洋紗是勻，是細，織了布細膩平正，起眼！杜紗布同他比起來，是沒人要哉。』朱生向壁上一靠，揭開爛氈帽，五隻手指當梳子一般的抓起頭皮來。『指頭同機器比却比勿來。機器是呆格，是格樣粗就格樣粗，是格樣細就格樣細。指頭是活格，就捉勿定，紡出來格紗，總有點上下。』他跟柯金海比起來就經多識廣了。女婿和女兒都在上海洋紗廠裏做工，他去過上海，曉得洋紗是機器紡的。而柯金海，上海是那麼樣的？就沒見過。

『杜紗真勿值錢！我紡一點紗賣賣，就等於爛狗污。』讓開半條櫬；『生兄弟坐一回罷！』

『我還有點事。』朱生是有事來找二叔的；『小二！你借隻漿紗缸我！』

『哦！生叔！』二叔就停了紡車，站起身來。才走了一步，前頭屋裏阿珠喊

了：『爹爹！梭肚引！』於是他又回到紡車場裏，在一個竹籬裏，捧了幾捧梭肚引，兜在竹裙角里，走到前頭屋裏。

前頭屋裏「啾呀白大啾呀白大」布機的叫聲，複雜的交響着。阿珠娘倆，誰也不肯把勁鬆一鬆，讓布機停下一回。

『你又漿紗了？織得快呀！』柯金海望着朱生。

『還快得出！老太婆年紀大了，只能貼貼空，正主是鴨郎勒，偏又作分家，勿起勁，三天一對還拿勿穩。小二勒娘倆，一天一對，四天一支紗，這近邊要算最趕得出生活。』

『勿還是同樣鬧窮！』柯金海謙虛着。雞走進二叔紡車場裏晒太陽，他便揮手喊一聲：『啖！』雞拍拍翅膀走開了。

缸是不大的，二叔一手提了來；『你收紗啥行情？』

『三元零二分。』

『又漲啦！那里收格？』

『馬仁發那里。還是他那里便宜一分。』接下去便嘆氣起來；『紗倒天天漲，布就漲勿起，真該死呢！』

『上海阿是還鬧？』柯金海想起上海鬧的事；『生兄弟！你女婿有信來？』

『沒有信。好像還沒太平啦！』上海不太平，鄉下也不太平，因此他就想起了那個消息：『小二！勿是西沙田革命，你說我傳，傳了好久啦？那是真格，黃克昌已經空手逃了回來。今天早上他在三角街呼吶喝六大罵！』

『喔！』二叔有點驚異。

『國民黨倒真厲害！……真要打倒外國人，打倒有錢人呀？』鄉下到處那麼說，柯金海聽得很熟；現在聽朱生說了那個消息，將信將疑。

『說是格樣說。究竟——誰也勿覺得。』朱生本想再講些，可是老婆噉噉噉噉在喊了，就把缸當帽子一樣頂上頭走了。走到橋門頭，碰着了李喬郎：『喬

郎！你今天沒去做生活？」

「沒生活做！生伯！」說話好像病後一般沒勁。

李喬郎做裁縫，同二叔是表兄弟，是柯金海嫡親外甥。從小母親死了，父親幫店家燒飯，由柯金海夫妻照顧長大。現在早成了家，有二個孩子，大的女孩子總靠十歲，小的還在吃乳。自己屋子火燒了，沒有造起來，現在租人家屋子住，離柯家很近，只隔着朱生和舒老庚兩個宅頭。

李喬郎招呼了娘舅表兄，一肚子心事，坐在娘舅橈頭上。眉頭打着結。

前頭屋裏的布機聲，越來越發狂。阿珠和着機聲，低低地唱：

「三天織了六尺布，

田鷄炸蝨直鑽過！

你這爛污貨，

還勿替我用用力力碰兩梭！」

唱完了，又來一個：

「擡頭」● 磕磕拜，

欠了一身債！

.....」

阿珠那點歌，正唱着了李喬郎的心；「二阿哥！你好替我賒一支洋紗去？」終於他把心事吐出來了。

「怎麼？」

「三日織六尺布，賺來勿夠吃，生活又少，一支洋紗本錢吃光了。」李喬郎恨恨的恨老婆爛污。他老婆織布是半路上出家，小時爺娘放縱，沒學過，嫁了人才來學。人家一個布一天，她一天只能織半個布。有時候還不到。

「那末賒了洋紗，再吃光呢？」柯金海担心着外甥。

李喬郎不響，二叔說：「我替你賒一支，便當。勿論馬仁發黃子根都可

以。一天五分利錢，他們落得拿，就是再吃光呢？織一對布不過賺個四五百錢，像你里四個人，沒有田地種點啥來貼補，連柴都要買，至少二天一對，好開銷，——你有生活自然勿算——三四天下一對，四五天下一對，那就完了。」

話是實在，李喬郎沒法回答。

但是二叔也不便全拒絕：『那末，先替你賒半支罷！明天。』這樣，他覺得自己的責任也輕點。

柯金海隨便說：『你勿到你爺身邊拿幾個錢去？』

『勿曉得有勿有？就有，常常向他開口，自己也難爲情。』李喬郎輕聲輕氣；『先半支也……』他還沒說出個「好」字，舅姆從朝東屋南頭，提了黃黃的一籃番瓜塊，一滾一滾，上水橋去洗。看見了他：『喬郎！啥時候來格？』

『勿多一回，舅姆！』他心裏老想着爛污老婆。眉頭還是打結。也想着年紀老了的爺。——五六十的人還侍奉着人家。自己不能養他也罷了，偏還要常常向

他開口要錢，這真是太對不起他老人家了。

二叔看見娘去洗番瓜：『姆媽你燒中飯了？』又看看太陽真是辰光了。

『日短呀。喬郎！你吃了中飯去呀！其實是番瓜呢。』

『哦！舅姆！』

二叔站起來，收去紡車，倒出一籃山芋，慢慢削去了爛的，切成塊，裝在籃裏：『那末，喬郎：準明天替你去賒半支罷！』

李喬郎頭將要低到膝頭了。他回不出一個音來。他愈想愈對不起父親。養兒防老，防老的兒子，可連自己也防不了呀！

一一

『二郎！你勿對我說呀！』

吃過了夜飯，阿珠娘倆又坐上布機場去，啊，啲，啲呀……趕落了布，明朝

好上市去賣。祿郎打開書，在吃夜飯的桌上，點了萁豆大的洋油燈溫書。壽郎才拿上書，眼睛便垂下了。二叔在灶上黑頭裏洗碗，一邊把壽郎罵。柯金海走來！一進門便這麼責問兒子。

二叔給父親說個「滿門罩」，只對父親楞了楞。

『我小時死了爺，沒了娘，等於一個破叫化子。』柯金海氣很盛，靠壁向條板櫬上一倒；『你娘來時，我還是一雙空手。你總記得，你小時還一年年劉家來收租，到後來才全買了下來，變成了自己格田。沒多少，現在連我自己種格一點，你里兄弟倆格，八九千步。漲那八九千步田，吃條鹹瓜不叫他太鹹，用一個細錢看着厚薄，真勿容易呢！現在你大胆，抵了三百步，阿是？』氣到話都要說不出快了。臉子漲得通紅，差不多快要紅上白髮白鬚去了。

二叔聽明了，不否認，只感到慚愧。如果那里有個洞好躲藏，就永遠鑽在那里，再不要見父親那個嵌刻着一生辛酸的臉相。

『我勿怪你！你勿賭！你勿嫖！也勿抽烟！也勿貪吃懶做！我也不過如此。可是你叫兒子讀書，也得看看自己格量。就說師範，好吃白飯，一年年鞋脚手，衣裳，零用……勿也是耗費。留在家里種田，格點耗費原也要，不過多少總好做點事，有點出產。你現在還想把小格兩個讀？』抽了口氣。『我問你！福郎現在說去做校長，有多少錢一月？寄過錢來哦？』

二叔慚愧的一聲：『還沒一個月。多少錢也沒說。』

『你想！早勿讀書多好！今年格一暑假，東奔西走，担攔生活就不說，人先吃苦了。臨時又哈個學堂關了，回來怕人笑，攔着身子在外邊蕩，家裏忙勿過來，却沒人幫幫忙。一進一出差多少！勿做空還啥時候做空？』

二叔對父親這一場大道理，始終沒什麼話好說。自己相信書包翻身，叫兒子上學攻書，這件事本身，總找不出個錯。而且書包也的確好翻身，這樣的故事，他在書上也讀到過，聽人家也講過。就近事說，育才施校長，他爺就是拾狗屎

的，娘是洗衣的。考進了秀才，便一時三刻順當起來了。民國了，他又進了什麼的師範，現在是有財有勢。湯瑟蔭祖宗討飯，到他父親進了學，就關了起來。他自己縱不爭氣，不中用，秀才考不上，可叨父親的福，現在就是窮，也還誰敢奈何他得？這點子事，如果一點一點翻起來，就二叔自己所知道的，好翻個一兩天不完。那末書包好翻身，決不是二叔信錯。可是現在偏偏又是這事實，一向在書包翻身的信條下培養起來的，希望他們將來三星高照的第一個福星，一畢業出來就到處碰壁。

說到處碰壁也就不錯：一暑假碰壁就不說，後來總算弄到無錫那個說不上什麼事的事情，有了一個安身之地，比坐在家里受人家笑，總要強得多，誰知到頭來，那個學校偏是招不到學生關了，叫他歸不得家鄉，見不得爹娘，只能蕩在上海朋友那兒揩油。直到現在才又在丹陽找到了事，代理一個小學校長。

『人老過了時，就勿中用。我說格你儘當他古老話，放屁。可是你得帶點靈

性，就是三百步，那也是我格汗！我格血！」柯金海直站起來，往外就走。二叔早洗好碗，可不知怎麼老捏在手裏不放。這時心裏一酸，二顆眼淚篤篤落滾下；手一鬆勁，一個碗落在地上，拍鏗，碎了幾十塊。

『爹爹！』祿郎叫了一聲。壽郎夢頭裏驚醒過來。

二叔儘拭着眼睛。洋油燈暗暗的亮着，對着他。

二叔拾淨碎碗片，默默趕到前頭屋，看一看梭肚引，夠妻女兩個織到明天吃早飯，把紡車換了錠子，紡起紗來。他紡紗的目的，不跟他老爺老娘一樣，是想賺幾個錢，弄點零用。他的目的，第一預備織一點穿着的布，開了春替孩子們添一點短衫褲；第二把他冲在賣布的不重要地方！原因杜紗是自己貼了工夫上去紡下的，合起來比洋紗要便宜不少。一更過了，二更又過了，妻女已經下了布軸上的布，他沒開過一聲口。儘讓布機和紡車，在幽暗的煤油燈光下，相對而叫。

阿珠和母親，一回談着賺了多少紗頭，好織多少布；一回談着再織幾對布，好積滿了還舒老庚的錢。又談到吃多少山羊，多少番瓜，就好省多少米；早夜的粥，多加一杓水，省多少麥；於是幾天可積五百，幾天好多一千……辛先生的五塊錢就可省出來了。二叔也不插一句話。幸得他的紡車會叫，叫阿珠娘倆知道他在紡紗，不然真要奇怪他洗洗碗，難道是溺死在水盆裏了？

近三更上了床，阿珠鑽到被窩里，就呼呼的睡去了。祿郎壽郎，一睜睜了過來，睜睜眼睛，看爺娘阿姊帶了個火進房，翻幾個身，又打起鼾來了。二嬸一天來非常疲倦，眼皮真重得像壓了幾百斤的一個石塊；可是睡在腳跟頭的丈夫，儘管一個身一個身在那里翻，叫人睡不去。踢踢他不響，叫叫他也不響，細聽他鼻子裏的呼吸，好像帶些嗚咽，她不明白。這半個多月來，他總算開心點了，福郎去做了校長，怎麼突然又……？說突然，却很突然，她看得清楚，吃夜飯的時候，他還說起育才施校長，同湯殺人爺，他們都書包翻身，很是高興的，現在……

五更雞叫了，二叔一骨碌坐起來，穿起那十多年沒換過的老藍布棉襖，老黑布夾褲，圍上青布竹裙，把氈帽往頭上一扣，背上一對布，烏黑隆隆上鎮去了。

二嬸同阿珠也起床，同晚上一樣，在豆大的洋油燈下，攪動布機，咿呀咿呀，一聲聲傳開去，吵動了夢裏的人們，不久全鄉布機都應着叫了。柯家宅西傍豎河，豎河沿是南北往來要道，直到豎河沿上往北上鎮的人聲，結了團的時候，東天才吐出太陽，祿郎弟兄起床了，阿珠就去收拾一切。二嬸上廚房燒早飯。祿郎告訴了她父親打碎碗的事，她才明白了他一夜翻身的原因；她的眼睛，也就開了河。

二嬸燒好早飯，叫孩子們吃了，祿郎上學去，壽郎坐在廊下太陽裏。太陽頭裏暖熱，雞走不開，壽郎看雄雞毛閃亮，像儉雞賊似的兜屁股上去揪，幾次揪了空。二叔還不回來，阿珠沒有別的事做，可惜着時間，不肯空等，又跳上了布

機。二嬸也上布機場；可是才把坐機扁担橫到屁股下，李喬郎叫來了：『二嫂！』

『喔！喬郎！鎮上看見你二阿哥？』

『我到廟鎮爺身繫去格，沒上三和鎮。半支洋紗，又吃短了半塊！』他老是那麼眉頭掀不開。從身上摸出一隻大洋，幾個角子，一點銅板，湊足一元九角半給二嬸：『你叫二阿哥把半支洋紗錢還了。八天，四角利錢，紗錢一元五角半。』於是帶着掀不開的臉又往外。

『勿坐呀？』

『我還要去做生活。』他朝外順便到朝東屋南頭灣了灣。舅姆一個人搖着紡車紡紗，面孔有些難過：『舅姆！娘舅鎮上去啦？』因為他沒有看見娘舅。

『沒有。有點勿舒服睡着。你沒上鎮？』

『現在要去，有點生活。』

李喬郎又去看了回娘舅，走到外面，在橫路上，碰到二叔。二叔問他：「喬郎！你半支洋紗錢呢？黃子根今早拉牢了我，拿我賣下來一對布錢挖了去。」

「我才到廟鎮去拿了來，放在二嫂身邊。」

「你上鎮去？章林根找你有生活呢。」

「是呀。」

二

一連三天，柯金海氣得沒有起床。他起先委實恨兒子，爲什麼要叫孩子讀書？可是想想讀書出頭年的却不少，也許現在運氣不好一點，將來走了運，難說不比種田好；雖然時代是變了，從前有秀才，舉人，狀元，現在什麼都沒有了，可是教書吃飯，到底威風。於是他又不得不原諒兒子的苦心了。甚至可憐他了！更甚而至於悔恨起自己來，爲什麼那晚說了那點氣話？

那天柯金海起床了，像是要安慰兒子的氣，曉得兒子賣了布回來，夾屁股跟到了廊下晒太陽。他本來不大會笑，氣了，臉子板得更高；這次他却時刻帶了笑。直從兒子招呼了他，到兒子吃過早飯，兒子，媳婦，孫女，不停的偷眼望他，他總是笑眯着臉。

二叔吃過早飯，全收拾淨了，搬了紡車來做梭肚引。柯金海看到外面麥田裏拾狗屎的孩子，就找到了說話的資料：『二郎！喊喊伊勒呀！不要踏壞了麥！天凍，再一踏，到春天就勿行呀！』

鄉下一年兩穫。春天收了麥種棉花，秋天收了棉花種麥。現在麥苗寸把長，冰凍霜煎，乾塌倒了地。柯金海看見拾狗屎的踐踏着，有點心痛。

『我看見喊，看見喊。喊去了又來，喊去了又來，真喊勿及許多！』丟下紡車，二叔立刻站到橋門頭去，大聲喊了一回，喊走了，又回到紡車場裏。

『前日子朱鳴郎阿是同爺相罵？你娘說，他叫你去勸勸他爺，勸過？』柯金

海硬想點事來說說。

『朱生沒答應。鴨郎意思今年大寒一定要分。』二叔總是這麼沉靜。

『朱生脾氣就這點夾。兒子應該讓伊吃開來。多，多分；少，少分。他有八九千步「純買價」^①，老一分，鴨郎一分，大狗沒成家，他高興自己種，就讓他去；由老的種，一淘吃也好。何必多吵多鬧，定勿肯分！』

『就叫夾郎頭！』「夾郎頭」是朱生的綽號，意思是臘燭。

二叔一邊說話，一邊不停的做梭肚引。前頭屋裏織布的要梭肚引，送了一點去，回出來，他看見母親站在自己門口，問他父親，明天要不要上鎮去賣紗。他父親說：『要去！油沒有了，賣去了紗，要買一點油。』於是他母親提了一籃續子^②，也走到廊下來，找了綾紗車，做紗綾。廊小，二叔佔了個地位，柯金海又坐着不動，她就在廊沿下，柯三的門前做。柯三坐在門檻上，用稻草編一點什麼。他的妻也不停梭的在自己屋裏織布，和前頭屋裏的機聲，打成了一片。

「三郎你編啥？」母親問。

「腳鑼窩壞了，來編一個。」柯三回答。

「你今早阿同二郎一淘去賣布？」

「沒有。我上東鎮。」

「東鎮價錢阿好一點？」二叔插問一句。又拖一句自語：「我明天也想去
啦。」

「路白走格。」

那時鴨郎已經走進裏場心。可是誰也沒留心到他。

四

只十二月初頭，離開大寒還遠，朱鴨郎家已經分成功了。這件事成功得那樣快，是朱大狗偷婆娘偷出了事促成的。朱生分了鴨郎，一家就失了四隻手的生

活。還不止這點，八九千步田，也少去了三分之一，這是第一件難過。第二件，大狗偷婆娘失了風，丟了二百隻老洋，這等於屁股里插滿綉花針的刺痛。於是東也哭，西也哭，柯家宅上的場心，給他踏低了幾寸。

朱生站在柯家東南宅角，和晒漿紗的柯三講一陣子，紅了眼睛來找二叔。將近中午了，二叔坐在灶背後，一把柴一把柴，塞進灶肚去，火苗熊熊的掠着，照得他的臉，又紅又亮。鍋蓋縫子裏，早冒着一縷縷的熱氣。番瓜和山芋的混合香，已經透了一屋子。還沒到放年假已經回來的柯大福，他坐在廊門口，蜷着身子晒太陽。

『大福！你爺在家？』朱生走進廊，問柯大福。

『燒火。生叔公！』

朱生便跨進門，直走上灶跟前，『小二！有回音？』

『還是那句。』二叔塞一把柴到灶肚里，讓出一個樅頭：『生叔！你坐。』

而且活賣還勿行，定要絕賣。」

朱生眼淚滾下來了：「小二！格一點田，我辛辛苦苦掙下來格，你爹爹全知道。我真捨勿得呢！……幾塊錢一百步？他說。」

「十九塊。一切勿關。看上去，二十，二十一還說得上。」

「你想！小二！就算二十，二百塊加十天利息，就得要一千一百步呀！」揮去了點眼淚。

「生叔！那只好看開些了。他成了家也要分他，將來少分一千一百步好了。」

阿是？」

「我說你大福買了勿很好？就十塊錢一百步，我只要活，二年三年，我有了錢，就好照市價贖。賣了給你大福，你種也好，你忙不過，給我種，我照規矩，照行情，上還你租，勿是滿好？」

這點意思，柯大福還沒回來，朱生向黃胖太太借錢不肯，要他的田，他就這

麼向二叔說過，二叔聽他這麼說就傷心。傷心自己一片希望成了夢。一暑假辛苦只弄得個吃飯沒工錢的安身地，還是關了門。傷心兒子怕人家笑，不敢回來，蕩在上海。傷心沒錢還人把田抵了。可是還好自遣的，總算這還是不幸中之幸，現在兒子到丹陽去了，目前坍了臉，到明年春天，定好把這三百步田單吊回來了。縱不能買朱生的田，心里總有了點安慰。可是現在呢？大福却回來了。柯大福回來了，朱生又這麼說過好幾次，那才叫二叔傷心到了絕頂！二叔的希望才真成了夢！柯大福這次回來，對人說是病；其實是因為丹陽那個學校，有鎮江師範和蘇州師範兩派，前任校長是蘇州師範同學，給鎮江師範派趕掉的，他去了也給迫走了。

二叔沒有話。他又傷心起那點事。

『小二！絕賣就絕賣了。湯殺人那里格票子，絕子絕孫格，催過幾次，到期沒錢還，噯！說勿定要要點啥！總是死勿了的闖了禍，自己漏下人家網；勿

然……小二！煩你再去看回辛先生，就絕賣罷！價錢替我爭起點，能二十就二十，能二十一就二十一，有二十二、二十三，或者二十四自然更好。多一個錢，就少賣一點田。」朱生的眼淚滾不停了。

『好格！我替你再走去回。』

朱大狗偷的婆娘，是三和鎮東市梢楊子和女兒——楊巧珍。楊子和那天揪住了朱大狗，想括他幾個巴掌，做戒他一回就算，不知怎樣給湯瑟蔭知道了，便給他弄出了大事。算是貼還小姐二百塊損失，其實楊子和一個細錢也沒看見。這二百塊朱生一時拿不出，算由湯瑟蔭暫墊，朱生出票子，十天爲期，利息二十元。現在要到了，還有三天，已經來催過幾次，所以朱生急着要賣出。

二叔，他的鼻子，從番瓜和山芋的混合香裏，辨出鍋子裏的東西，已經熟爛了，就坐着不動，不再把柴塞進灶肚裏。火漸漸從他們臉上失去了紅和亮。

『你丟了二百，楊子和一個錢也沒用到呀！』

齒。

『本來都是湯殺人格鬼！格殺千刀死起來，總勿會有好死！』朱生咬緊牙

齒。

『大狗真上海去了？』

『不走就站勿住呀！』

那也是湯殺人的條件：朱大狗睡人家姑娘，是傷風敗俗的，三和鑽八爺眼裏，就不能有這種流氓，朱大狗應永遠逐出三和鎮，於是朱大狗就只能溜到上海去了。

- 用毛二寸的蘆管，繞上了紗，擺到梭子里，漸漸把紗緯在布上，這東西就叫「梭肚引」
- 勒字用在這里，就有「鴨耶娘子」之意。
- 是布機上的一件東西。布織得稀或密，全是他的作用
- 田底面全屬於自己的。
- 從錠子上紡起來的紗團。

七

一

十月種了麥，田事完了，鄉下人就織布。因為山東客人就要南來收布，販到營口大連那些地方去。趙大果的伯伯，興和南貨店里掌櫃趙振家，要打一點進碼子，暗里拉了店里的錢，隔壁賃了間小門面，做了個小布莊，兼帶賣洋紗。馬仁發就在那里當夥計，拿四塊錢一月的薪水。說定：能賺錢，到年底另送十塊錢酬勞。

五天進大莊一抄，十天進大莊一抄——這些大布莊有資本，全搶着進貨，等客人一到，好五十、一百賺進腰包來，布市很活躍。鄉下人收紗織布也活躍。趙振

家那個小布莊，抄布，賣紗，雙搭進，馬仁發喜歡着年底十塊錢酬勞決不逃走。趙振家更眉花眼笑，只恨着自己資本小。十月末第一次拍賬，除了薪金開銷，淨賺了二十元，趙振家不在約內的送了馬仁發二隻洋一正的洋直貢呢馬掛料。可是十一月一開始，恐慌與憂慮，立刻顯著了。年年老例，早到十月下半月，遲到十一月初頭，客人會不斷的朝南來了；今年可來得真稀少。來的胃口也不大好。大布莊全貨積如山，有好些資本短的不收貨了。收貨的也把價錢壓得極低。洋紗行情却天天往上跳。原是洋紗漲，好把他漲到鄉下人身上去；布價跌也好跌到鄉下人身上去，生意究竟也不容易做了。鄉下人織布，就是紗漲布跌，能賺一個銅板，也就譬如空着手吃閒飯，店家就不好這樣。生意只做個開銷，便就白做；做不出開銷，那就根本危險了。

十一月初十那天，趙振家早晨料理了店裏的賬目，跑過莊上來，馬仁發正打布捲，預備去抄布。趙振家沒了十月的笑容，對馬仁發憂鬱地望了一眼：『馬仁

「發！你今天進那一個莊？」

馬仁發想了一想，實在東，東一樣；西，西一樣，說不出那個好，根本是銷路不暢。可是不能不說句話來應付，便說：「你說那里好？」

「那里好？……東鎮去試試看！」趙振家往賬櫃上坐下了，翻了翻流水賬；

「今朝賣三支洋紗全欠賬？」

「全欠賬。」

趙振家啞啞嘴。

「這三個賬頭還牢靠。還有幾個勿牢靠格我回頭了呢！勿然還勿止三個。」

馬仁發懂得趙振家啞嘴的理由。

「賬少放點出去呀！」

「放，自然少放點好。可是勿放，你就勿要賣一支。你說，人家有錢，啥人願意吃五分鐘一天利錢？」馬仁發打好布捲，走到趙振家那里；「今朝看下了四

對布。鄉下人勿肯賣，我也勿敢再看。七八天勿進莊，勿曉得到底阿起點？」

馬仁發準備去抄布。趙振家算完賬，坐下來翻報紙，想在報紙上翻出點什麼好消息，眼睛睜得像雞蛋，全是勁，雖然還是一臉子掃不去的恐慌和憂慮。

趙振家打開報紙的時候，馬仁發站住了：「趙振家！你看到國民黨殺頭！江陰周平，殺了七刀，才落下頭來。砍第三刀的時候，還喊國民黨萬歲……」

趙振家很不經意的樣子：「啥革命！革命！官他們做！苦我們吃！你就看清朝換民國，去了皇帝，來了大總統，去了清朝格官，來了民國格官，我們有點啥好處？眼面前啥格啥格，先就弄得洋紗漲，布沒人耍！……」嘴噘得高高的。在他自己，自然以爲說得一千個對了。

『對呀！打倒了你，我來！』馬仁發拖着個結論，叫車夫催着上了車，一面布，一面人，獨輪小手車，咿呀咿呀，出東市梢去。

東鎮有好幾個大布莊，馬仁發最熟悉的是三興。到三興門前，車子停了下來，人先跨進門，對虎爪鬚四十以上的掌櫃王不愚招呼：『王先生！發財！發財！』

王不愚把眼睛從銅邊眼鏡上口看來：『喔！仁發！』他在布行中是老前輩，就直呼馬仁發的名。

馬仁發就賬櫃旁一個空椅上坐下，學徒倒了二杯茶來。王不愚呷了口，又說：『布市勿行呢！你格一陣子上的啥地方？』

『橋頭。』馬仁發聽了有點失勁。

『這幾天差勿多天天跌。再三天客人勿到，就這東鎮上，恐怕沒一家再敢做下去。』

往昔生意好，三興四個夥計不夠，臨時會添五個，會添六個……就是冷天，這點夥計會忙得汗都沒有乾的時候。老司務也赤了膊上布。現在是冷清清的。假

使不找些話說說，人給悶氣壓着，真會打瞌睡。

「俞甫明住西市梢啥地方？我去看看，沒有看見啥呀？」一個長臉的夥計，對那圓臉的問。

「你說要看出點啥來？還勿是同大家一樣！」圓臉的回答。

「嘿！」長個子未開口先冷笑；「國民黨有招牌呀！阿是？」顯然是在嘲笑
了。

矮鬍子並不想幫長臉，但說了下來體味體味，倒有一點幫的意思：「陸強我倒看見過；格個人却有點特別！望上去總有點嚇人樣子。」

他們的話，講得極低，有點不敢說的樣子。可是王不愚却聽見了，忙撇下了馬仁發，喝止他們：「勿要瞎說！惹是非！」他們住了嘴。他又給馬仁發說下點新的，丟下了那講不出勁的布市。那點新的話，就是給那幾個夥計引出來的。

「仁發！世界真也變得可怕呀！上海有國民黨，罷工，罷市，弄得市面不

興，格里，你勿曉得也有國民黨呀！」王不愚的話，幾乎是聽不出了。隨手他運用手指表示了他話裏的方向和地點；「西市梢沿河那個破瓦屋裏，有個國民黨叫俞甫明。還有南面陸家宅也有個國民黨叫陸強。格兩個國民黨聽說現在西沙，馬上要起事。他們去年上廣東，全沒人知道，這回不知怎樣又偷偷地回來了。你勒三和鎮或者還勿曉得這點消息，格里隔得近，差勿多全說得有證有據。」王不愚像楞了楞的在害怕。

馬仁發聽了心裏一陣跳動。國民黨在報上看到過他們殺頭。也聽人家說過他們要打倒外國人！要打倒軍閥！要打倒貪官污吏！要打倒土豪劣紳！要打倒……這是造反！曾經咀咒過他們——咀咒他們該殺頭！現在他們要在西沙起事嗎？可真是這樣？打倒外國人，軍閥，貪官，污吏，干不着什麼！打倒土豪劣紳？對呀！施德要打倒他！黃胖娘子也要打倒他！這真痛快！直從他心底痛快起來了。

馬仁發抄去了布，沒有心思細算，是賺了多少？還是虧了多少？原車帶了這

消息回來，一路上，翻騰着許多念頭。頂要緊該先在三和鎮滿街叫一遍，讓傳到施德他們耳朵里聽聽，難過難過。

回到莊上，他向趙振家交清了賬，正要走；趙振家劈拍拍算盤珠打得快，已經發現了虧蝕，喊住他：『馬仁發！虧八角七分呀！』臉子變得慘白。

馬仁發立刻扯起一片理由：『可是攔勿得呀！三天來東鎮收了幾個莊。跌風天天厲害呢！今天虧八角七，攔到明天，怕還勿止這點呢！』

『那末，我里明天起就勿看！』趙振家叫馬仁發嚇得冷汗一身。

『假使四五天後起了呢？說是說勿定格。我意思，看要看，價錢要壓得低！今天我虧了八角七分抄去，就想換了現款，來多看點便宜布，四五天起了，好多賺一點。』

趙振家真不看，明天收了莊，年底十塊錢酬勞拿不到，那倒還是遠事，沒關係：眼面前四塊錢一月落了空，那頂痛切。馬仁發於是念頭一轉，挑了一點蜜來

讓他嘗嘗。果然趙振家又動心了，不再說「我里明天就勿看，」只對他看了兩眼，像情婦默許戀人的要求那麼意味。於是他放心了，立刻趕上街去。可是——啊，國民黨要殺頭，要殺七刀。這消息說不得！對哩，說不得！你不是國民黨，怎麼就曉得那點誰都不曉得的消息？滿街叫，又給小心征服了。

對，同妻和女兒去說，那萬分安全，不會出毛病。就說飛不到施拐脚他們耳朵，說着也未嘗不愉快。馬仁發於是轉到街後，奔上家裏。女兒繞着十字布，妻幹着一點雜事。他因為興奮，背上有點熱烘烘，把薄棉袍的扭子，解開了幾粒，一屁股佔據了一個位置不適當的椅子，開頭就是那麼一句：『施德他們那口子氣，我快會出了。』下去就是一個報告。報告完了，又是一句：『我娶能親手打倒他們，一定一把扯着他們耳朵，咬緊牙齒，問問他們阿認得老子？』他擺出個扯耳朵咬牙齒的樣子，看他滿身舒暢。

「一定要親手打倒伊勒！」馬黛芬也興奮。

可是馬仁發告訴過妻國民黨殺頭的事。她却向他們頭上潑了點冷水：『勿怕殺頭？』

馬仁發真的全身楞了楞。也許是懺悔了，才說得太過分了點。於是：『要勿殺頭，打倒了你，我來，三和鎮我就第一個來做國民黨！』這句話淌到了舌尖，又嚥下了肚子去。

二二

二叔那天上三和鎮收洋紗。南市梢孫公興店門前，有四五個人晒太陽。那時早散了市，孫老板沒了事，也在那里，籠着袖子。他們低低地在談天說地。

二叔替孫公興跑過幾年賬。今年孫老板還想叫他跑。孫老板看見二叔，喊了他一聲，他便站住了。

『今年你還來跑賬呀！』

「哦！孫老板！」二叔處處想打點進賬，就答應了。

「那末老規矩，下月初十你就來！今年多送你一千，變五千。」

「你說罷！孫老板。」

孫老板和二叔說話的時候，其餘的人還低低地沒停止他們的話。二叔已沒頭沒腦的聽到了一點。國民黨三字他聽得熟，有一點說不出的什麼神祕，就給粘住了，像蛛網粘住了一個小蟲。孫老板同他講了幾句，又加進去說話，明明是撇下了他，他却不走。

「鄉下人倒齊心呀！」孫老板像讚美的樣子。

「國民黨也真有眼睛！」大塊子肉莊楊雄寶說；「西沙全是佃戶，叫他們打倒土豪劣紳，勿出租，自然高興，自然齊心；到三和鎮來，怕就勿行呀！」老大的太陽，晒得他的脂肪好像要融化了。

「這話對。」孫老板認為有理由；「自己有田種，就勿見得肯跟他們鬧，殺

頭到底勿是好玩格！」

「像你里怕殺頭。我里窮人種下田來，還債上利，自己就吃勿飽着勿暖，國民黨來，還是歡迎格！」姜外根有一點田種，可是種下來就同西沙種糧戶●出的
人一樣，自己不能享受一點；「我里窮人骨節骨眼里，都有人收刮，勿要以爲三
和鎮種自田格人多，就齊心不起來！」

「該死！你真要殺頭！」泰山堂藥材店袁先生，似乎替姜外根担心。

於是，似乎每個人都怕殺頭，就誰也不說話了。

隔了一回，楊雄寶突破了那沉默。「黃胖太太要倒霉哩，伊勒西沙有勿少田
呢！」

楊雄寶說那句話的時候，二叔已從沉默裏拔起步子了，孫老板又向他說：

「二叔！你走哉？」

「我還要收支洋紗回去漿哩。」

「那末，對你說格就算數！」

「算數！」對面刮來一陣冷風。二叔不禁打了個寒噤。就聳聳肩把手鑽了筒管。

四

「真造反！那點子鄉下人，相信起國民黨來！觸伊娘戾格！真叫死在頭上轉！八爺！你說阿是？」香煙讓他在咬嘴裏燒。

西沙田革命的風聲，早有謠傳。現在這謠傳終於給證明是事實了。黃克昌從西沙倉裏逃了回來。那天他在三角街茶館裏，帶着憤恨，帶着罵，對湯瑟蔭講。

「對呀！死在頭上轉！」那個亮晶晶的紫泥茶壺，捧在湯瑟蔭手裏，不離嘴的湊到茶壺嘴上索。夾在指頭縫裏的香煙，蓬騰蓬騰的燒。那幾個指爪，黃裏帶

黑。

『田革命！』黃克昌咬緊牙齒；『殺伊千刀萬刀！』捏住了拳，真像抓住了國民黨怕他逃走。香煙是連咬嘴打手裏跌下來。那個咬嘴是蜜色的，跌了兩段。拾起來看看，有點可惜，不願丟去，塞到罩在袍子外面的馬甲袋裏。香煙屁股送上嘴猛抽幾口，往腳跟頭一擰，吐上口痰，發出幾聲「嗤」熄了。

喝茶的人，沒有不屏着氣靜聽。連茶館外面，也圍了不少人。西沙真來田革命，那是新鮮故事。黃克昌於是罵得更起勁。罵一句還把眼睛向裏裏外外掠。

『八爺！最好弄個國民黨來，殺個千萬刀，一個頭，一個腳，一支手……掛到各鎮去，讓鄉下人看看！勿然爬開去，真勿得了呢！』眼睛這回望住外面不動了。圍在外面的都是鄉下人，他看起來，窮人個個有進國民黨的危險，該來一次示威。

湯瑟蔭坐在黃克昌對面，手指間那段香煙，要燒完了。他在想着：國民黨真

要來打倒土豪劣紳嗎？自己算得什麼呢？也要打倒嗎？……得，國民黨該殺！有士皆豪，無紳不劣，他們來了，紳士就做不得！『不錯！黃克昌！你記得江陰殺國民黨，六刀？七刀？……崇明也得來一下！』他全同意黃克昌的意見。『現在你里想啥法子對付？』

『大家要開會，開過會再說。今天我就要進城。大概總要上省請兵。』

『黃先生！全沒收起一點呀？』隔壁桌上張大郎得了機會，插上去問。

『還一點二點！人算跑得快才跑了回來，伊勒簡直還要抓人呢！說打走狗，觸伊娘格！』大家聽了走狗兩字，覺得有味，全輕輕地一笑。連他自己也一笑。『有的連倉都燒掉了。我里格倉勿曉得奈能？收得早格人家，算收了一點；但也要送到了家才算數，攔在倉裏格，也全搶完了。』他的喉嚨自始至終是拉緊的；可現在突然鬆了下來，對湯瑟蔭說笑一句：『八爺！你也有打倒格資格呢！』

裏裏外外的人，不敢出聲的在肚子里笑。

八爺一笑。『我沒有出，打勿着我！』他替自己巧辯。眼睛望着外面，好像在找尋那點子鄉下人裏邊，有沒有知道他是巧辯，要打倒他的？他心裏總有點擔心。接着，又望到隔壁桌上去。張大郎朱德和，他們兩個是自己頂好的兩隻臂膀呀！他自然也有點担心。

那時，張大郎朱德和也正在輕輕地說笑。

『你也有資格叫國民黨打倒呀！』

『要打倒全打倒！』張大郎把嘴歪歪，眼睛斜斜；可正歪斜上了湯瑟蔭的眼睛，忙縮住了不敢動。朱德和肚裏暗笑，臉板正着。

人漸漸散了，黃克昌還坐在茶館裏不想走。張大郎對朱德和眼風一丟，朱德和出去了一趟回來，隨着兩客大肉餛飩，一籠饅頭，李三姐店裏的伙計長根麻子，端上了湯瑟蔭和黃克昌面前。

黃克昌喝了口餛飩湯，正要下筷夾饅頭，張金根快步跑進來。『黃先生！增

少爺等你馬上進城！」於是他丟下篋，摸摸袋底，問長根麻子：「幾錢？」長根麻子還沒來得及跑出茶館。

湯恣蔭衝着一隻餛飩。『別客氣——長根麻子——對李三姐說寫我賬。』這就是他面子，三和鎖隨便那個店裏拿東西，他從不付錢，只說寫我賬。

『給了。給了。朱德和給了。』長根麻子說。

長根麻子走出茶館時候，黃克昌已經先比他走出去了。張金根跟在他屁股頭。

● 鄉下店家平日放出去的賬口，到年末，都派人催收，這叫做跑賬。

● 有錢人家叫做糧戶。

● 收租的棧口叫倉。

八

一

連日下着雨，有時還夾點雪。天氣真寒冷。迫近年底了，宕在外面的賬口，催着，不能鬆一點兒勁；一鬆，就似乎一隻船要漂到渺無邊際的大洋裏去。二叔天天同善根，赤脚套一雙草鞋，捲起褲腳管，背了搭連，一跌一跄，在泥濘的路上，還他媽的前世少下的路頭債。二嬸雖給他縫了付耳袋，套住了耳朵，縫了臂籠，遮沒了手腕，冷，還是直冷到心裏。直到冷出了火，全身麻木了；再還醒過來，才算抵住了冷。重要的賬口，孫老板發急了，有時自己也赤着脚下鄉。像黃胖太太那兒，他就自己去過了幾次。

是大年夜了。吃過夜飯，掌了燈籠，二叔又和善根去催賬了。雨比白天下得更大。靠十點鐘回來的時候，一身泥，一身水；因為燭火給風吹滅了，田缺口裏滾了幾回，帶着的傘，也都跌得丟了。

「奈能？」孫老板坐在賬桌上，劈劈拍拍打算盤，看二叔他們回來了，急切
的問。

「全說十二點鐘自己來算。」二叔和善根不期然而然的同聲回答。善根的聲音，比起二叔來，還帶點憤怒。

「呀！」孫老板咂咂嘴；「黃胖太太格也不來？」大年夜還收不起的賬，孫老板的經驗知道，全是老鹽頭，鹹得得的。別的就打算丟了，能撈一點，那是意外；可是黃胖太太那筆，今年特別大，有二百多，一個小店，出入就在那一點上。雖不想全收回，至少一個對折賬，孫老板自從開賬以來，就打上了算盤珠。現在這樣，他便特別焦急。

『也勿來。』善根到了裏面去，二叔回答。

孫老板嘴脛得更響。更加皺起眉頭來。可是焦也沒有辦法，只有坐等十二點鐘。

孫老板皺着眉頭打算盤。二叔坐在店堂裏，濕漉漉的衣服裹着他，漸漸兒一陣陣發抖起來，坐着也感到了不安穩。雨打在瓦面上，浙浙殺殺，正合着他抖戰的律動。善根換了衣服出來，看二叔這樣兒：『二叔！你換衣服呀！』其實他明知二叔並沒乾衣服帶來，不過看他這情形，似乎有了義務，不能不說。好像冷在自己身上一樣。

孫老板抬頭望一下二叔，背灣着挺不直，全身不自主的搖動。『我有舊衣服，二叔去換一下。』又打算盤；『善根，你向師母去說。』善根是學徒出身，在公興裏有了五六年。進來時，一個孩子，圓圓的臉；現在是二十歲的青年小夥子了，臉還是圓圓的。

善根向師母取了舊衣服，喊二叔進去換了出來，大福和大祿，正坐在店堂裏，孫老板忙裏偷閒的和他們搭話。

『大福，明年還到無錫罷？』

『勿定。』大福不大自然。臉有點苦澀。

『三和鎮邊方只有你哉，教中學。二叔辛苦得有了名目。』孫老板誇獎着。

大福不響。臉更苦澀起來。他肚子裏在隱痛。蘇州的失敗，育才的欺騙，無錫的關門，丹陽的迫走，全從他腦子里浮了起來。明年，還不開學，原還吊着個希望；可是已經大年夜了，頂多還有兩個星期的假期，連事影子可還沒有望見。一碗飯都沒本領搶上手，還有什麼名目！

『大祿高小也要畢業快呀？』

『明年暑假。』大祿回答。

『也是個有出息……』

孫老板話還沒說完，給二叔打斷了。『你勒黑洞洞，冷颼颼，出來做啥？又是下雨！』他見了大福他們，心里有些疼。

『姆媽說出來接你。』大祿樣樣老成，像二三十歲人，可是到底還有點孩子氣。

二嬸知道二叔胆子不大，月亮頭裏走還放心，沒有了月亮，自替公興跑賬以來，幾年都這樣，叫孩子接他。除非像這幾天，既冷，又雨，她也疼着孩子，是例外。可還好，八點鐘模樣總好回來，他相信那還不是鬼出現的時候。鬼出現總要到半夜。然而今天大年夜，至早也得到半夜，那非叫孩子來接不行。

過大年夜，接灶●，放爆竹，炒長生果，偷偷地把人家嘴巴當屁股，用稻草結成了指頭大小的把子措……除了小孩興奮，感覺過得太快，大人却感覺得太慢。有債欠的人，希望一跳就年初一，好逃去這債關；有債收的，希望到了約定時間，好把賬收起來，感覺過得太慢，他有賬收，也有賬欠。他打一回

算盤，談一回話，又望一回鐘。十二點鐘，真不容易到。尤其十一點敲過以後，那鐘簡直睡覺起來了。

王大有的夥計，掌了燈籠，送個賬條過來。「孫老板，請結一回賬。」

「好，就來，」他看看鐘，十一點二十分；「十二點鐘呀。」

張春記的賬條又來了。「喔！孫老板，對勿起哩。」

好像已經過了幾天，看看鐘走過十一點二十分還不遠；「我知道。我知道。十二點鐘送過來。」可是肚子正罵着那個鐘了：「你睡了嗎？」

終於十二點鐘敲了。店門到夜來，就沒關上過。店堂裏一盞保險燈，亮得直照到街上。孫老板聽得鐘叫，眼睛透過燈光，望到外面，沒一個人走上來。只是明亮的燈光，和黑的雨夜，對比着，愈顯得淒清而陰森。

「還沒人來呀！」二叔像猜到孫老板心裏的話。孫老板的眉頭皺得更緊，嘴脛得更響。

「孫老板算賬。」

孫老板的嘴，嘔來了黃克昌。他直入店堂，把身上油布大套一掀，抖了兩抖，水洒了一賬桌。他背後跟着的張金根，把肩上的搭連，往賬桌上一擯。

「喔，黃先生，對勿起，拖步！拖步！」孫老板熱情地給他倒茶。

「二百幾？」黃克昌硬硬的喉音。

「二百十」。孫老板記得熟透。掀開賬簿給黃克昌看的時候，話早說停了。

黃克昌打開搭連，數了五張鈔票，丟在桌上。「賬勾了罷！」

孫老板看得清楚，是五十塊，數目差得遠，怎麼就勾賬？心皺了皺。可是臉上不能擺出不開心，十分尷尬了起來。「黃先生，叨光點！……」

「勿勾也由你，」搭連又背上張金根的肩了。他已經一步跨動開來。

「黃先生請幫幫忙！」

「勿識相！太太想勿到你，你奈能？」

黃克昌走出去了。這筆賬的希望，就這麼了在五張鈔票身上。孫老板要丟眼淚。預想的對折賬，總還要虧二三十元，這一來，加上一點另外的呆賬，一年的心血，從衆人頭上賺了來，就全灌了他們的肚子。

『二叔；你看！這點殺坯，專吃人家血！』孫老板氣塞了喉，半天才吐出了那句。

二叔搖搖頭。『有勢，有財，有啥話講！……』

大福想着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，打倒什麼，打倒土豪劣紳，這就叫土豪劣紳？土豪劣紳就那麼吃人血？哼！

『還有那點賬口，也就勿要想收進，觸伊娘格，全是殺腔，』孫老板氣過以後，火要爆起來了。嘩啦嘩啦掀着賬簿，撕碎也不願管他媽的什麼。然而，忽然停止了，細細地看：七十六，也可觀。『二叔！湯瑟蔭你去催一下。撈進點算橫財。』

大祿身體有點擠縮着，二叔正問他冷不冷，沒有聽得；於是孫老板又說了一回。二叔搖搖頭。『叫善根去罷。』

孫老板明白了，他們這里有點那個，也不一定要他去。『那末，你去叫善根。』善根在裏面幫師母辦年事。

『大福！吃飯勿容易。但是勿能勿吃。』孫老板發起牢騷來。由牢騷想起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，西沙田革命叫黃克昌逃回來，黃胖太太收不起租，他像是爽快點了。那似乎是替他這回事預先報仇。『格點傢伙，只有國民黨來，叫他們臨盆。』

『對呀！』大福不加思索地說。他這麼不加思索地說，連自己也想不出理由。劉銘宣傳了半個暑假，沒有動一動心；無錫回來，蕩在丁冲那里，身陷那個革命之窩的上海大學，還是保持了那個身子；這回丹陽回來，真作怪，心裏常常搖動。像一個處女，男友兩次勾她到了旅館裏，連衣扯都沒給解開一個；回來

了，獨處深閨，想想那時一切，有點說不出的捉不住那個心。懊悔嗎？還是？………………

孫老板年紀只三十多，不大，有點青年人的辣勁，有了同情人，更興奮：『田革命，手忙腳亂，省裏請了兵來，租還是打了八折，兇煞，就弄勿過國民黨。』他望望大福的臉，像等他說話。沒等着，善根可腫着臉，噉着嘴，掛着淚，走回來了。他背後跟着張大郎。『孫老板！你就勿是要面子人！八爺會少你錢！』抑不住的一股火。於是………………

一一

雞進了棚，太陽沉下去了，燒灰堆的烟^①，越漫越濃。雖然滾圓的月，太陽沉下去不久；就在東天浮上來，可是淡白的光亮，在濃烟裏實在透不過來。

小孩子白天空攔了一天的兔兒燈，貓兒燈，六角燈，四方燈……不等太陽下

去，就插上了點亮的紅蠟燭；東宅趕到西宅，再西宅趕到東宅，笑着，唱着，享樂這個一年一度的元宵節。

這回，那點小孩子，集合在柯家橋門外，預備賽燈競走到朱家宅去。先唱歌，當口令：

正月半夜鬧元宵！

過三橋！

鬼兒燈呀，卜呀卜卜跳！

貓兒燈呀，咪呀咪咪叫！

噯噯噯……

快快快快跑！

唱到跑字，十多個孩子，拖着燈子，跳前去了。六角燈，四方燈，只能提的，不像兔兒燈，貓兒燈那麼會在地上滾；但是他們不願意把這歡樂讓兔兒燈，

貓兒燈獨享，也跟着起勁。燈下的輪子，震動着身子，霍霍霍，咯咯咯，一陣響過，拍手，狂笑，終於是口角了。火辣拉拉的跳，燒兔子肉吃了。

『柯壽郎，告訴你爺，噯！噯！噯！你撞倒我蠟燭，要賠！噯！噯！噯！』
『我撞你格？說說正。你眼睛裏堆了蒼蠅子？』柯壽郎氣勢很盛的反迫過去。

於是第三者來勸解了：『小三郎勿要瞎說！你自己勿插插牢！』

『我插牢！是他撞格。』小三郎不服。

『啻！撞格，活蟹捉勿着捉死蟹。賠你一隻扇！』柯壽郎聲音比他高十倍。

二叔忙着點蠟燭，朝灶君公公磕頭。阿珠燒了火，一直沒走出來，坐在灶後，等敬完了神吃晚飯。大福在場心裏踱，有件事壓在他心裏。大祿比壽郎大三歲，十四歲當然是孩子，可做不來孩子的事，只看他們養燈。二嬸替灶君公公盛了碗飯菜，端了上去，手塞在胸口頭，閒逸地笑眯了眼，站在灶前。聽見壽郎的

聲音，曉得那孩子玩出了把戲，不聲不響，走去把壽郎連人帶燈，拉了回來。

吃過了夜飯，鄉下田裏，到處照着田財火^⑤。二叔從不照田財，坐在門口頭，把年底跑賬時，孫老板一次次給的香烟，點着火抽。眼睛望着外面人家照田財。壽郎的兔兒燈，只准點一支蠟燭，夜飯前點去了大半支，夜飯後去玩了一回，就暗着燈回來了。那時二嬸還沒把碗洗好。他的興緻真還沒有盡，空着手看人家照田財，心裏實在癢。望望坐在父親旁邊的大福大祿。「照田財去！」搖着大福，拉着大祿。

大福沒有響，大祿回答他：「勿去。」

「田裏有狗屎，勿要去。」二叔噴去一口烟。大祿，嗆咳了一回。於是他把烟，吹散了一點，手裏的烟，拈去了火灰，贖着的一段，塞到袋子里。「停一回到舒家宅去看請三姑娘^⑥，壽郎。大福，大祿，你里也去。」他似乎很高興的樣兒。

阿珠在房裏繡枕頭，叫起來：『我也去。壽郎，我里一淘去。』可是照田財却有味。四下里閃滿了田財火，鼻來鼻去，像火蛇的也有，像流星星也有。一回火蛇或者流星飛過了，就是一陣歌聲。火不斷的飛，歌就不斷的唱：

田財！田財！

來我里來！

勿要到別家去！

別人家棉花蘿苳●白眼大！

我里棉花蘿苳雞蛋大！

別人家稻蘿●筆管大！

我里稻蘿青山大！

壽郎給父親的話止住了；可是那點誘人的歌，還是叫他心癢。『大哥你

聽！」於是他自己也空叫了起來。叫了一遍，又叫一遍。再想叫的時候，柯大定從屋里喊出來：

『看請三姑娘去！』

『大哥去！』壽郎拖着大福。

阿珠放了繡工，出來一把拉着大祿。『去看！』

大福給壽郎拉着坐不穩。『去！』同時，二叔也慫恿他們。

他們走到半場，二叔叮囑：『早點回來呀！』二嬸也趕過來：『壽郎，勿要

瞎說瞎話！』壽郎不斷的允着：『哦。』

二叔一直坐在門口。抽抽煙，看看月亮。二嬸，洗好碗，坐在灶後，藉灶裏的餘燼，做煨灶貓，她是怕冷。灶上的蠟燭，燒賸了不到半寸，把屋肚子抹着一層淡黃的光。

總有二更了，柯三準備送招財^①。從前頭屋裏，東頭空屋裏，揭下大年夜貼

在種籽上的，器具上的招財，走過廊下。

『你送招財了？』二叔問他。

『哦。你還勿送？』

『也要送哉。』

『送了看請三姑娘去。』柯三已經走上自己屋裏。

二叔又坐了一回，也去揭招財。最後他去揭枕橫頭小木盒上的招財。那個小木盒，就是他的銀箱。他把招財揭下了，揭開蓋子看，五隻洋還是五隻洋；沒有多一點，也沒少一點。連銀屑也沒上下一點。這五隻洋：二隻半是跑眼來的。一隻是孫老板給他的押歲錢——二叔雖是臨時夥計，總是吃公興飯的，年初四接財神拜佛，應該磕頭，磕了頭，老板就應該給夥計押歲錢，那是規矩。還有一隻半洋，就是去年吃過元宵飯後，三百四十五天內，日辛夜苦，省吃省用，七脚八手，三個人，夫妻倆加阿珠——三星高照的兒子只給他們錢用——全體總動員抓

了來的。他看着，每隻洋邊上，絡滿了血絲。他無言無語，痛痛地回憶。但是也開了花，在他的眼前。去年是去了，今年明天起開始了。這個盒子裏，一定會一天生一隻，甚至生半隻，會生起來了。不錯呀，大福明天也要賺錢去了。於是他想像那隻小木盒子，便是沈萬三的聚寶盆。得，他就默想一遍，新年裏送黃金人給他的吉利話：『糧戶有隻聚寶盆，朝生金子，夜生銀！……』

輕微的一朵花，開在二叔的嘴角。他帶着這朵花，走到灶前又磕頭，必恭必敬。那時，大福輕輕地擺着步子，打他後頭走到了房裏。

二二

舂箕倒扣了，兩橫當對穿一小根竹竿，兩個人左右抬着。把手那一端的舂箕口，插了一支筷，攔在桌子中心的米盤裏。舂箕頂罩着藍頭巾。米盤前頭，放着一杯清茶，一點橘子，一點長生果。再前頭靠桌邊，一對燭插，點上了一對紅蠟

燭。看的人，擠滿了屋子，只不准靠上桌子。舒老庚是主請，黑布舊馬褂，藍布大衫子，戴了頂爪皮帽，紅頂子，跪在桌前，一次一次磕頭，一次一次請，一次一次問。

舒老庚磕過頭，還跪着。『這里人窮屋破，待慢待慢！三姑娘請用茶！』抬畚箕的，把三姑娘移到茶杯口，一回又移回了米盤。

柯壽郎輕輕地，牽牽大祿的手。『動了。』

氣全屏得緊，連愛動的小孩子，虱子在背上咬，也不敢牽一牽。大祿對壽郎望一下，眼睛說：『勿要響。』

扣着的畚箕裏，那根對穿的竹竿上，是坐着三姑娘的。三姑娘彷彿一隻鳥。老年人，青年人，都這麼說，都這麼相信。壽郎看着人家屏氣，也不敢響。可感到不舒服，把身子左一扭，右一扭；灣灣腰，挺挺背。他也幾次想蹲下去，看看那鳥一般的三姑娘。然而心裏沒來由的有點寒。因為他也聽人說過，三姑娘是看

不得的；看了會倒霉，不是死，就是病。他始終沒胆量真的蹲下去。

舒老庚又磕起頭來了。『三姑娘打天上來，會帶點運氣我里。今年棉花幾担一千步？有幾担，點幾點。』

舂箕在米盤裏動起來了，得，得，得，點了三點。大家無聲的笑開了。你笑着望我，我笑着望你……三担一千步，那是好年成。舒老庚又磕頭答謝。

『三姑娘！今年稻幾担一千步？有幾担，點幾點。』

全睜着眼，望着米盤。望着，望着，足足可抽完二支烟，三姑娘儘管不動。

舒老庚又磕了幾回頭，問了幾回，還是靜着。於是臉子全變了色。收不起一粒嗎？恐慌落到了每個人心裏。

有個老年人似乎經驗過的說：『一定有齷齪人冲犯了。老庚快點香！點香！』於是向看的人：『齷齪人走出去！』

舒老庚誠惶誠恐，走上灶頭，拈起股香，到場心裏，當天燒着，跪下磕頭。

燒了香，磕了頭，回進來，再跪下請。三姑娘一刻兒在米盤裏，得，得，得，得，……得不不住的得，聲音有點狂暴，彷彿要待穿那米盤似的。

『一定有出屎小孩，或是帶馬布女人，冲犯重哉。送三姑娘上天，舒老庚。』那個老年人又用他似乎的經驗來判斷了。

舒老庚送了三姑娘。從四下流來的人，全帶着說不出的心情，又四下流開了。

『福哥！』大定夾在人羣裏流出來，發現少了大福叫。接着又問阿珠：『福哥呢？看見？』

『喂，真的。那里去哉？沒有看見呀！』阿珠四面望。

『我去找！我去找！』壽郎跳鼠一般在人羣裏跳。可是一跳就撞着了叔父的肚子。

『啊，不好好地走。』柯三摸摸肚子。『完啦？』摸了一回肚子以後。

「冲犯！冲犯！」壽郎不管三七廿一的一邊跳，一邊叫。

柯三帶了說笑話的語調：「昨夜你出尿呀！」那時壽郎已經跳開了。

壽郎跳開了，就沒跳回來。他們回來，他在床邊繞着大福。「你放生我里。好！曉得！」原來大福已經睡了。

二嬸還在灶後，聽壽郎在房裏繞大福。「壽郎，福哥回來啦？」

「噯：」

「喔。」二叔也奇怪起來；「我一直坐在門口，奈能沒看見！」他送過招財，又坐在門口老位置上。

「真龍鐘。我也沒看見。」二嬸接上去。

大福回來，誰也沒注意到。他一回來，就上床睡。他肚子裏壓着石頭。回來，也就叫這塊石頭壓回來的。

二叔離開門口，坐上大福的床沿來。「福郎，你明天不好再担擱一天？」二

三分長的烟頭還撮着嘴唇抽，不肯丟。

要担攔，不要說一天，就這半年，在家里也担攔得下，真有屬事去？可是真担攔下了，不怕人家笑？然而這就不能說明，於是裝到底的正經着說：『一定走，勿好叫學校裏等。第一期就拆爛污，勿好。』說着，肚子裏像有東西要打喉嚨口推出來。可是忍住了。

二叔覺得那是真的，也就不再留。隔一回，索性叮囑他幾句：『你做事要巴結！找事難。錢得用要用，勿要因爲只二十塊，家裏要，便硬省。也勿要亂用，想勿到家裏格苦。』

大福實在不能再忍。那時大祿正鑽進他腳後被窩裏。他乘這機會，滾一個身，把被頭拉上點，罩住了頭。他的眼睛的動作，就再也不會叫人知道。

『你冷呀？』二叔慈母似的關心着兒子，幫他把被頭拉上了點。

壽郎一直站在床頭沒走動過。『爹爹！大哥格學堂名字我會寫，你看。』二叔

房裏不鋪地板，壽郎蹲下來，把指甲在泥面上，隱約劃着「上海大學附屬中學」這幾個字。「對勿對？」劃好了他得意的問。

壽郎二年級，能夠寫這幾個字，不容易。二叔一陣快活，點點頭。「對呀。你用功點，也會像大哥那樣教中學。」

阿珠回來了，在灶後找着了母親，就一同坐着。他們坐着聽房裏講話。二嬸心裏愉快得癢癢的；「陳家說勿定今年要討你哩。阿哥有了好事情，叫他替你辦好嫁粧呀。」輕輕地半真半假給阿珠說。阿珠從心裏燒到了臉上。

● 鄉間風俗十二月廿三把灶神送上天，除夕把他接回。

● 這是鄉間的莫明其妙的一種風俗，元宵夜定要燒灰堆。

● 卽灶家菩薩

● 這也是鄉間的一種風俗，以爲這樣做了，收成會好。其法把柴紮成了把子，點着了火，到自己田頭去照着。

● 三姑娘是鄉間傳說的一種神。

- 這里面到成熟時會開出棉花來的。
- ① 卽稻堆。
- ② 畫在紙上的一種神像。大年夜貼，正月半送。
- ③ 鄉下習慣川陰歷，每年三百六十日，而年初一到元宵，該是空着手玩的。
- ④ 一種乞丐，把金箔貼紙球上，提着一邊唱，一邊行乞，叫送黃金，取其吉利也。

九

一

『大福，那里來？』

柯大福走出小說社，帶着不痛快的步子，挾着一束稿子，右折向北，走不上幾步，對面劉銘這矮胖子，正一滾一滾走過來。

柯大福走路，低倒了頭的，好像走上了壁一樣，雖沒倒退，上半身却近乎有彈力樣的往後一挺。『喔。劉銘。小說社來。』

『我上你那里去過。告訴你，晚上七點鐘，到我那里來。』

『哦。』

他們就分手了，一個往南，一個往北。

劉銘年假裏叫蘇州師範開除了。原因當然是他國民黨。他精明，證據當不給學校拿到，可是他是國民黨，已爲公開的祕密。上自校長，下至校役，全都知道。沒證據，就不能拿作理由，況且國民黨，又不能亂說，便給了他一個莫須有的「心有外鶩」。年假第四天，佈告出來，叫他立刻就走。於是年假後他就進了上海大學。柯大福到了上海第二天，同丁冲從那個總弄裏出來，就碰到了他。

柯大福依舊帶着不痛快的步子，拐了灣。春天的南風，吹得他左頰上懶洋洋的，不是快愉，而是沉鬱，同他心一樣。軍有軍閥，學有學閥，文壇上真也有他媽的文閥呀！他們捧住了主子的胖屁股，誰也不要想湊上去嗅一嗅！嗅嗅就給你打斷鼻樑。教書吃飯，到處不給你吃得成；吃文章飯，又是這麼碰壁！就不管家裏如何，拆穿了我騙他們也好，忍點心，讓爺娘不快，憂鬱……可是……住——

揩了丁冲油，吃——去年揩過幾個月油，現在總得要自己張羅呀。一個多月了！……現在一束稿子，原封沒動的又叫回來了，樣子還沒看過一回。呸！這念頭想得太可笑，主子的屁股，只准自己捧，自己舐，你眼紅，就是你的錯，還想他們來看你稿子？教書輪不到我！賣文章又輪不到我！可有輪到我的什麼？……對，沒有，所以才要革命！一路想過來，自己就不像在這世界裏，這世界不是屬於自己的，自己的世界，還要自己去創造。

走進揩油住的亭子間，一束稿子，從腋下飛了開去，托！丟在老遠的床角。人，也就不聲不響向床上躺了下去。

沒有桌子，也沒有檯子。丁冲把手提箱當檯子，大皮箱當桌子，給情人寫情書。「稿子還你了？」柯大福沒有話，他又說：「那天送去，我就知道不會要你的。你看那傢伙的樣子，就……」

於是一個編輯先生的影子，馬上在柯大福面前浮起來了。小個子，臉子又

瘦，一付得意，傲慢。耳朵裏這幾句話也響起來了——『稿子嗎？你……好，就放在這里。可是投稿很多。』今天又是那個傢伙，說話換了這點，可沒換腔：『對不起！篇幅少，實在容不下先生的稿。』

『這種油水足的地方，非熟人介紹不行。等我和曹峯雲那篇東西寫成了，決定一塊兒叫路易斯介紹過去罷！』

『好。試試看。』柯大福爲了活命，不能不想向有點縫兒可鑽的地方去努力。『我改個名兒。』跳出來，展開一束稿子，把名字用墨筆塗去了，另寫上了一個。

丁冲寫好信，把郵票細細地粘上了。走上窗。窗是向西的，隔玻璃望望太陽，還掛得很高。室內沒有鐘，身上也沒錶，從太陽上看來，總還沒過四點鐘。他對柯大福一瞥：『陪我上郵局去！』

『又是掛號？』

『情書一定要掛號。表示鄭重。心裏縱不當他一回事。』

這是丁冲的戀愛論，柯大福千遍萬遍聽夠了，不表示什麼。

鎖上門，下樓，走在半樓梯，丁冲想起劉銘。『劉銘來找過你。聽說國民黨做工作，有生活費，弄點來用倒也不錯。』柯大福又沒響。

一一

『你說女人值得稀罕！反正是那麼一回事，那個女人沒有那個？自由得講，專一就傻。不要說她不講便丟，就是她給你講，你也儘管對她講了，再對別人講。』

丁冲去了南京一個春假回來，曹峯雲，愛人丟了他，懨懨的病起來了。那天他同柯大福去看他，就發了這麼一味藥。

曹峯雲早哭乾了眼淚，嘆一口氣，沈默。柯大福看丁冲。『這傢伙真會

玩女人。」說在肚子裏。

對呀，就這春假，在火車裏他又新玩上一個女人了。

丁冲骨節眼裏鬆了鬆。「曹峯雲起來！睡着幹媽的！再不要想你的什麼麗了！去就去了，你要，我給你介紹一個。」他想起南京回來，下蘇州玩了回，由蘇州同車來的右隔座那個女人了。一路來，一點點擠着她，對她丟眼風。到了南翔，右手攆她左手。下了北站，進候車室去談話；再上惠中旅館，於是……『起來！起來！散一回步去！天氣這麼好。』眼睛對着窗外，晴朗甜軟的陽光，真誘人。青雲里雖落了郊，可是紅房子，黑煙，有濃重的都市味，看上去也同大馬路那麼，不見紅的花，綠的草。然而誘人的陽光裏，自有一股春的味兒。

『不，我願關了門，關了窗，不要春飛進來。』曹峯雲帶着感傷的調子。

柯大福乘機發着不成熟的革命調調兒了：『這一種浪漫味的文學家態度要不得。戀愛是資產階級子弟玩女人的把戲，我們窮小子不配談。偶然談上了，失戀

也是意內事。曹峯雲，應該奮鬥！不該沉溺下去，毀滅了自己。」

「狗屁！狗屁！你大概跟劉銘這傢伙走走，給你分着了生活費啦？要不然，你就是妬忌，自己沒有愛人。」丁冲不滿意柯大福的話。可說話還是帶笑，只笑得有些俏皮。

柯大福還是第一次向人運用革命調調兒，說完有一點不自然，偏促……感到自己這個人，就這麼沉鬱，不明快，不勁健……然而和革命沒關係。一個球，不會跳，打足了氣，不要說跳，簡直要飛。環境會訓練人，會改變人，只要不叫環境同化，那是會得長進。可是到底新黨員，不老練，第二次的革命調調兒，說不上了。「起來！曹峯雲！散步去！天氣怪好，那裏有詩，走一回，一定會寫成一首好詩，可以把你的悲哀發洩了。」走上去拖曹峯雲。這是他裝着的明快，裝着的勁健。掩不了他的根性。

「真的！起來！我們大家去找點詩料。」丁冲也去拖曹峯雲。

曹峯雲究竟不是真病，不過一點感傷，不痛快，拖拖拉拉下了床，腦子儘管有一點打轉，可只是一點，兩個腿還很穩足。

曹峯雲給夾着上了六三花園。他們坐在六三花園的草地上，望着斜對過那座紅房子的三樓。

『像拿破崙那個傢伙，革命才算革得。』丁冲有點艷羨。

沒有和着他的，於是又說：『曹峯雲，你說鮑雪維是不是上大最漂亮的一個？』他看曹峯雲儘管納悶，就叫明了和他來。

『對啦。』曹峯雲有氣無力的。

『你同班哪，怎麼不吊吊她？』

曹峯雲談女人本也起勁，只沒有丁冲那麼起勁就是——有的地方，還有點正經。現在雖然不起勁，可是是女人，興趣總還有點兒。『她喜歡革命。跟我們談文學的談不上來。』

「你又是鑽！一個人只要兩樣：女人和錢。有女人，有錢，命就革他一下。章毓奇才是俊傑。我可沒這機會。」

柯大福不大會說話，默然坐在一邊。可是聽着有點不舒服，丁冲那末革命是笑話。想駁他一下；然而嘴不聰明，竟說不出。還是隨便湊一句：「火車上的機會就不算？」丁冲把那件事，一回來就告訴了他。還說如果要，也肯介紹。

「火車上什麼機會？」曹峯雲起勁了不少。

丁冲忙阻止柯大福：「不要說。」

柯大福採取雙方不理的態度。

「總又是什麼艷遇？」曹峯雲猜想：「和鮑雪維同車嗎？」

丁冲和柯大福，都嘆哧一笑。

曹峯雲以為笑得實在有點兒古怪。「如果真的，鮑雪維就有……」

丁冲和柯大福，又是一笑，曹峯雲覺得更古怪。

這時候，有人向他們招呼過來了：『你們在這裡玩哪。』很熟，像章毓奇的聲音。

曹峯雲很快回過頭，果然是章毓奇，一身挺硬的西裝，斯丹康粘得頭髮滑亮，會滑死不留神停下來的蒼蠅。臂上挂着個身段極纖巧的少女，淡黃的新裝，小圓臉，勻着薄粉薄脂，嫵媚在每一個組織裏躍動。她正是鮑雪維。

『喔，你們哪！』

曹峯雲招呼了，連忙轉過頭來看丁冲，有何表情？丁冲對他和她點點頭，故意微微笑着。柯大福看曹峯雲望住丁冲，忍不住，把手掌掩住嘴，暗裏笑起來了。丁冲真覺好玩，突然出聲笑了，又跳開了幾尺。章毓奇臉上，生起一塊紅，鮑雪維更紅，挽着手走開了。

『丁冲，你這傢伙真……已經三角，你還來添一角！』曹峯雲肚子里確定他是那麼一回事了。

三

丁冲昨夜不說一聲的出去住了一晚，今天下午回來，找到了曹峯雲，又出去了。走出青雲里，碰到鮑雪維。今天她同的不是章毓奇，是比章毓奇更年青——至多不過二十二三歲，章毓奇却有二十四五歲了。——更漂亮的李世華。可是李世華不夠章毓奇風頭。施安亞在五卅運動中，被推下了台；章毓奇就做了上大學生會總幹事，風頭夠健。李世華只是個革命嘍囉。然而李世華和鮑雪維關係發生在前——現在還同居在六三花園斜對過三樓上。他們招呼了走過去，曹峯雲偷偷回頭望一下，軋軋丁冲的膀子。

「你看！你來不是又添了一角？」

丁冲用笑代替了答話。

由青雲路，上了寶興路，又上了寶山路，走完，跳過電車軌道，丁冲想搭六

踏車，站住了。曹峯雲自始至終，盲目跟着他，問了幾次，他不回答。現在又問

『到底上那里去？』

『丁冲還是那麼一句：『你跟我走是了。』』

說着，六路車已經駛過來了，丁冲往上一跳。看曹峯雲步子有點不高興的遲鈍，猛拖一把。曹峯雲才一脚踏上，一脚離地不到半寸，鏗鏘鏘……車鈴一響，電車便開了。

電車到四馬路，停下來，丁冲把曹峯雲又拖下了車，往後跑，進了惠中旅館，到電梯跟，按按鈴。一同上了電梯，直往三樓開。

『任雅鳳來了？』曹峯雲問着，電梯已經開到三樓了。

『不。』

『那……』

曹峯雲再要問第二句的時候，丁冲在三二五號的門上，篤，篤，篤了兩篤，門一開，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女人出現了。身條還秀，只是憔悴得很，臉頰高突着，有點可怕。這就是他春假裏在火車上新玩上的女人。

『這是李莉女士。』眼睛從李莉望到曹峯雲。

『這就是曹峯雲。』又從曹峯雲望到李莉。

丁冲介紹了他們相互點點頭。

『曹先生請坐呀！』丁冲走了進去，往沙發榻上一倒，曹峯雲很侷促的站着。李莉女士請了一聲。

『坐。』丁冲讓出半個榻。曹峯雲一塊坐下了。

李莉女士端了兩茶杯過來。

丁冲喝了口茶。『曹峯雲，李莉女士說，她看了你很多小說，佩服得很。』看看曹峯雲，又看看李莉。李莉有點羞澀的紅暈。曹峯雲的腔調，慚愧裏帶點驕

傲。

上。

「曹先生久仰大名哪！」李莉女士同曹峯雲攀談起來了，坐在對過一個椅子

「慚愧！慚愧！」

「曹先生和丁先生同學哪？」

「是，李女士那兒念書？」

「在家裏玩。」

「府上是——？」

「朱家閣。」

「府上來？」

「松江來，那兒有個親戚結婚，喝喜酒。」

漸漸兒坐下去，漸漸兒談下去，李莉女士和曹峯雲，也漸漸熟稔而自然起來了。他們來，已經四點多，窗外的天，在談話裏，漸漸有點昏暗。丁冲站起來，把電燈拈開了，就不想坐下去。

『我外邊去一回就來。』

『我先回去了。』曹峯雲想要走。

『不，你等我，我就來。』

晚上九點鐘，丁冲和柯大福都睡了。

睡在床上，黑黑的，丁冲叫柯大福：『大福！』

『哦。』柯大福也還沒睡着。

『火車女人松江來了。』火車女人是柯大福的諷語，現在他來應用了。

『所以你昨晚不回來。』柯大福明白了他昨夜不回來的原因；『現在回去

了？」

『要耽擱幾天。你不要，我介紹了曹峯雲，他……』

丁冲沒說完，樓梯上一陣脚步聲響上來了，還帶着叫喊：『柯大福！丁冲回來沒有？』熟習的知道是曹峯雲。

『曲死！給你吃塊肉，不吃！』丁冲帶着調笑，下床，扭亮電燈開門。

曹峯雲閃進來，帶一點不容易說明的神情。『死鬼！你就設下這個圈套。』

『漂亮不漂亮，曹峯雲？』柯大福睡在床上問。

『只有丁冲這傢伙，瞎子吃死蟹。』

丁冲又睡到了床上。『只要是女人，有那個，死蟹活蟹不是一樣？』

『那末，爲啥不把任雅鳳介紹人？開學，來了一星期，儘給自己！』

『任雅鳳自己高興也可以。』

『李莉到底怎樣來的？』

『反正你不要就算了。』

『火車上的鮑雪維呀！』柯大福想起六三花園那天的噱頭，又扑哧的笑了。

丁冲跟着笑。

四

五卅週年紀念，上午在閘北烈士公墓致祭，下午舉行遊行。柯大福，丁冲，曹峯雲，還有上海大學幾個學生，十個人一隊，劉銘帶領了，按照預定計劃，一點四十五分，潛進了南京路。宣傳品塞在袖管裏的，衣袋裏的，全有。十個人，離開十幾步一個，哨兵一般的散開了，在那裏自由流動，看起來是蕩馬路的。

『媽的，全看不出什麼來呀！』曹峯雲流到同丁冲碰了頭，極低微的說了聲。

『真不像要馬上有個大遊行。』丁冲也低微的一聲。

五月的太陽，照着南京路。車輛照舊的行駛，人照舊的流動……世界是照舊的世界。

『上半年夠風頭，章毓奇那傢伙。』曹峯雲想起上半年致祭的情形。還只是掛緞帶的代表，墓上就站得沒一塊空地。血衣掛在墓門上，吊得每個人下淚。東也叫口號，西也叫口號，從墓地有了人起，到人散，沒停止過，飛滿了『打倒』『打倒』……聲音壯烈裏帶着悲悽。主祭章毓奇，在台上演說，真英勇：『……帝國主義是我們最大的敵人！』足一頓，台下全叫了：『打倒帝國主義！』『還有軍閥，他們是帝國主義的幫兇，一樣是屠殺我們民衆的劊子手！』又一頓足，一伸拳，台下：『打倒帝國主義！打倒軍閥！』又叫起來了。『問億去年五月卅日，我們同志叫帝國主義的兇手殘殺，那真是又悲痛又憤恨的！』他落眼淚了。羣衆也落眼淚了。『我們要革命！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！打倒軍閥！替死難的同志報仇！』帶哭狂叫，愈叫得狂，愈哭得響，於是昏倒了。全場便放聲哭了。

帶哭音的口號，像地雷的爆炸。

『下半年就要躲在人背後了。』丁冲臉上一付藐視的樣子。『喂，對哩，曹峯雲！你見章毓奇來南京路嗎？』

劉銘在十個人中間跑來跑去糾察。曹峯雲來不及回丁冲什麼話，他糾察過來了：『不要講話！』又走到了那一端去。

劉銘走遠了，曹峯雲走到柯大福那裏。『革命的紀律，真嚴厲，講一句話都不許！』

『該守紀律！』柯大福近來越發積極。自從對家裏吐了那欺騙的事，心頭反痛快起來，覺得沒一點掛慮了。在這樣一個社會裏，誰都不能安慰誰。個人的事，只有大家解決了，才能解決。

曹峯雲覺得柯大福也在教訓他，不高興，俏皮他一句：『好同志！』

柯大福不響，走了。曹峯雲也回頭走，又碰到了丁冲。『柯大福這傢伙真好

同志。我要不高興做同志了。」曹峯雲說話最隨便，什麼祕密的事，從他嘴裏洩漏的，十件倒有八九件。柯大福進國民黨；半個月以前，又介紹他進國民黨，都沒叫丁冲知道；現在給他一句話，全吐出來了。

「好！你們都騙着我，我去幹！今天算上了你們當！你們原來有使命來的！」丁冲原是給哄着騙出來的，不高興得幾乎大聲叫起來了。曹峯雲忙掩住他的嘴。

劉銘又來了。「靜點！」

流蕩了一刻鐘，爆仗到處響着了。哨子聲尖銳的淒厲的叫起來。大旗，小旗，標語，傳單……在人頭上飛揚。電車，汽車，全攔住了，任意叫人用石塊，棒子，把玻璃，器物，擊毀。印度巡捕，鼠子般逃遁。全看不出什麼來的南京路，起了狂潮。

劉銘帶着的十個，原先停在拋球場，現在猛烈地跟狂潮前進，漸漸到了永安公司。塞在袖子裏衣袋裏的東西，飛到了商店裏，飛到馬路上。劉銘還是趕來趕

去糾察。嘴裏接應着馬路裏到處橫飛的口號，帶着十個人叫：

「打倒帝國主義！」

「打倒軍閥！」

「打倒走狗！」

「打倒資本主義！」

「收回租界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沒有秩序的叫。

曹峯雲覺得好玩的帶着笑。丁冲不屑的任意和着調。有時只叫半聲。甚至不叫。柯大福呢，——劉銘不叫的時候，他也叫。他感到自己的明快！感到自己的勁健！感到革命同志，原該從行動中鍛練出來的。

隊伍在永安公司那里攔住了。對面水龍頭比瀑布還厲害的衝着。巡捕全武裝

的把槍棍亂刺亂揮。羣衆口號聲，依然狂猛。

『衝過去！』

『打倒走狗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曹峯雲慘白的臉子，對着了冲：『快要出事了。』丁冲眼望着後面和橫邊，想找機會逃走。

柯大福跟劉銘，儘往人堆裏衝。嘴裏叫不成句了，只是狂叫。可是隨便你用多少力，總是衝不前去。

相持一個鐘頭不到，水龍和巡捕的防線，終於鬆動搖撼了。於是砰砰碎碎……響了一陣槍聲，狂潮倒退下來了。這邊一鬆，那邊一緊，鉄甲車從人縫中閃出來，在南京路上奔馳起來了。一片的啼哭聲，一片的慘叫聲……

五

柯大福，小說社裏拿了二十塊稿費，付去了五月份的飯錢，還了丁冲和曹峯雲二三個月來積下的欠款，剩下的就不夠六月份的生活費用。

『丁冲，再叫路易斯介紹一篇罷！』他橫躺在床上，頭靠住了壁，計算了一回，和丁冲商量。

『想？』丁冲鼻裏帶點輕微的哼音。他又在寫信。

當然，柯大福也知道。前回，路易斯三篇只肯介紹一篇。一篇也得要臨時騰開別人的。別人騰不開時，還得拿自己的地位讓出來。這真是大交情。三篇只好一篇，曹峯雲丁冲，他們雖名比錢重——目下至少生活還好維持，可不能看柯大福餓死；同時，給柯大福發表一篇，多少自己也有點利，欠款可以到手，所以就慷慨地讓給了他；又是交情。再想第二回，顯見是不識相。可是柯大福終於給

生活戰勝了識相，就那麼說了。

柯大福沉了下去。『只有革命！』在腦子里打轉。

『你不是有生活費？』丁冲帶點玩笑。

『你聽曹峯雲那傢伙亂說。』柯大福辯白。

自五卅遊行那天以來，雖還只有三天，丁冲却不知道樣開玩笑了多少遍。柯大福也不知這樣否認了多少遍。也找曹峯雲來對質過，曹峯雲只是笑。背後還向柯大福討饒，不要給劉銘知道，免得來警告。

『你找曹峯雲來對質呀。』曹峯雲微笑，丁冲自然得意，那是默認；你柯大福，還好說什麼的？

柯大福沒有響。然而曹峯雲却來了。

『告訴你們一件新聞。』他的態度，擺着驚異。把丁冲的筆，強迫攔了起來。又坐到柯大福床上，拉起了柯大福。

「鮑雪維跟章毓奇逃了。」曹峯雲落開了口；「五卅那天，他們就沒回來，大家當他們被捕。昨天被捕的全釋放了，全說沒見他們。這還當是有了意外，給祕密幹掉了。直到今天，還是半個鐘頭以前，吃了飯，李世華翻鮑雪維的東西，才發現了他們留下的字條，說走了。猜起來是趁混亂時走的。」

三個人，大家眼睛瞪了瞪。

「那里去不說？」丁冲眼睛瞪了瞪以後。

「不說。我說章毓奇那傢伙太不該！他和李世華是好友，朋友妻不可欺！鮑雪維也不是，愛得不專。」曹峯雲又應用他的「戀愛道德論」來批評了。

「放屁！我老不高興你那戀愛屁話。什麼戀愛。」丁冲反駁。

柯大福不說話，只是想——這算革命同志嗎？該爲了個人，丟開大家嗎？……

十

一

大福帶走了三元作路費，二元給大祿繳了一點費——大壽那里，辛先生拖得下，沒拿到一隻邊，二叔那一年儲下的五元，跟小木盒子，就離了婚。

大福走了，住是措了沖的油，吃是大海裏飄着的船，要去打撈。可是二叔他們，却以為苦着的，就是留下的五口。大福到了學校，二十元扣飯錢，總好先吃了扣的。於是想到，崇明到上海，二元錢路費儘夠，一塊錢是多給了的。大福原也說只要兩塊錢，自己太顧慮他萬一有別的用。想到了萬一，譬如說，學校同事，拉着一塊兒去玩一回，誰會鈔，原不一定，有一塊錢防在身上，就……對，

一塊錢並不多給他。有錢的話，給個五塊，十塊，也應該。不要想罷！不要想那多給的一塊錢，苦就苦自己罷！

吃就要緊，五個嘴巴，不能有一天縫得起來。就在大福走的那天，二叔向馬仁發賒了支洋紗，經了八個布，照寒當一樣的三人六隻手，忙了起來。新年的影子，連在他們心裏都躲不牢了。春當的布市，比寒當還不靈，四天完了八個布，只賺到一千四五百錢。可是也得要繼續織，賺一錢，也好買一錢東西吃吃的。

春當的糧食，在賽跑，天天望上漲。鄉下人，田裏收了穀，做了米，也會捨不得吃，糶去換錢；自然不會再糶米吃。可是麥，大米子●，山芋，一到春當，也就比得去年寒當的米價。比起秋當的米價來，那是反高了。

麥，大米子，山芋，二叔全種，可是吃到春當就不繼。那天早晨，二叔賣去布，袋裏背了一斗大米子回來，恨恨的往廊下一擲。

二姨看得出神氣。「漲價了？」

「一千二百一斗，等於寒當格米。」

二嬸沒接下去，走到阿珠那里。阿珠在綉那未完的枕頭。「那些事少做做呀！阿珠！大米子漲了四五百錢一斗，賺就沒這麼容易，勿要把工夫瞎担攔了。快點弄早飯吃了去做生活。」說過，反覺得實在不該說。阿珠綉點啥，除了新年當官做一點，平常總像空做的。像現在燒好早飯，等父親回來，就不做啥，立一回，望一回，也丟得了的。真是一點點的工夫。而且她沒有綉工的時候，也從不開立一回，閒望一回。

阿珠沒有響，把枕頭丟下了，走到廊下，一袋大米子，不適當的橫攢在那里。父親坐在門檻上發呆，她張開袋口，抓起一把，看一看。「那時候倒把米糶了，勿糶，現在自己吃也合算。就勿自己吃，藏到現在糶，大米子有這價錢，米就更換得起錢。」她自己說。

二叔却睜着眼睛。「說夢話！等得把米藏到現在糶，也勿要你跟我來拚死拚

活做了。』看着阿珠把大米子袋背進去；『這年頭真難過！』他繼續發呆，繼續發愁。

一一

春天的雨是多的，到二月初八，張大帝吃凍食●，雨從初三四里落起，一直出到初十還沒停。天氣又是冷，有時簡直還夾點雪，全不像什麼春天。一上春，天氣暖活過毛十天，麥苗長上了半寸把，烏油油的有神氣，現在倒冷了多天，有些萎倒。

正月裏織布，還好賺幾錢。現在簡直沒人要，市面冷到跟倒冷的天氣差不多。阿珠同她娘，縱還架在布機上，布機叫聲，可就像秋末的蟬子。二叔也不忙着做梭肚引。他坐在矮凳上，揀棉子，一邊揀，一邊不時望望下着的雨，萎倒的麥。

二叔有一點憂慮：『再冷下去，麥就討厭。』

『前三後四，今天十一，看上去要做滿七天呢。』二嬸慢慢推着布機。布軸上的布，織了兩天了，還沒怎樣大起來。

阿珠布軸上的布，比母親的大。她推着布機，慢也是慢，可是年紀青，手裏的勁很足。『天好，田裏生活就要動頭，織完了這機布，勿能再織呢。』

『能織也勿織。這機布，算下來就白織；再織說勿定蝕本。』二叔有第沒力的語調却帶一點憤。

『這一節客人，爲啥來得少？』阿珠問。

二叔嘆氣：『事勢勿好呀！』隔了一回：『今年豆油豆餅，一定要貴哉。』山東客人冬天來收布，春天販布到了大連營口，夏天就帶豆油豆餅回來。他意思客人這節不來販布，豆油豆餅也不會販來了。

『洋布也是害物。大家穿洋布，杜布還會賣得起錢？還有啥人來販？』二嬸

覺得那原因跟時勢不好一樣。

時勢不好，洋布多，阿珠曉得那是外國人的鬼，便咀咒起來：『外國鬼爲啥勿趕伊勒出去！』

說起外國人，二嬸嘴角一欠，先笑一笑。『外國人走路，脚不打灣。還黃頭毛，綠眼睛呀！』說得阿珠大笑起來。

二叔不停手的把擱在膝上篩子裏的棉子，一粒粒揀過去。壞的丟在脚跟頭，已經堆了一小堆。那時，忽然軋軋軋一陣響聲，是那里坍了牆頭。

二嬸停着布機：『那里坍牆頭？』

『聽上去像床背後。』阿珠的布機也停了。

二叔馬上放下手裏的篩子，到床背後去一望，真坍了一個不怎樣大的洞。冒着雨走到外面，把坍下的磚塊，一塊塊塞到洞裏補好。

這屋子是近二百年的老屋。他記得在父親手裏修過幾回。最近一回，是他吃

喜酒那年。他今年四十三，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。到了他手裏，就一直沒積下過修屋的錢，沒修過。現在已經破壞不堪，暴風，久雨，屋面便要漏。牆磚，就在晴天，也一塊兩塊的時時會得坍落。

二叔把牆洞塞住了，回進來，二嬸對他說：『總要修修哉。』

『讓大福積了錢。』他輕輕把責任推到了大福身上。

阿珠覺得那不難。『只要阿哥今年一年賺下來就夠。』眼睛望着爺，望着娘，似乎問，這說法對不對？在她想起來那是頂對頂對的。

二二

爲了大福有事做，二叔今年春種一切費用，早打算妥當，好比打算修屋一樣，攔到了大福肩上。二月很容易過去，大福沒錢寄回來。那也不着急，二月橫豎預備，用場還少。只要吃，天天打量，總過得去。而且氣一個月，大福扣了飯

錢，贖着的，他總要做點夾袍子什麼的——那些本全是粗布做的，太俗氣，太土氣。而且已經做了二三年，早不配身，去年秋天就該換過；因沒做什麼事，沒做成。今年總不能再馬虎。他就輕輕的原諒過去了。到三月裏，還沒錢寄來，田事已開手了，那就有點急。可是退後一想，他總有點什麼用場，再等一個月罷。又原諒過了。然而到了四月，靠近立夏，就不能再等。棉花得下種了！麥也馬上要割去了再換種棉花。稻田雖不多，也得開田萌秧苗。那點事，處處要人工，三個人就不夠。收稻拾棉花，還好硬幹，長在田裏，就不怕不到家；現在不添人工，下種遲了，可就一切完結大天尊。二叔差不多一天一封信向大福催錢。

大福的計劃，教書飯吃不成，賣文飯總好吃，正月十六帶了個謊，走上上海去了。然而文闕這東西，又像學閥樣給他碰到了。自己吃飯也不穩，寄錢回家，就成了石塊裏漏不出的油。家裏一封封信來催錢，只好硬硬心腸當他沒有這回事的不管。最後實在不能不管，只得把那個謊當肥皂泡一樣挑破了。這又叫二

叔眼前落下一團黑。春耕費只好帶着那團黑另行設法。

那天黃昏，朱生送錢過來：『小二！十塊。票子看好？』把一張鈔票，納到二叔手裏。

做生活的吃開夜飯，全散了場。阿珠娘倆在灶上洗滌碗盞。大祿大壽在才抹淨的桌上，點了豆大的燈讀書。二叔坐在一旁納悶。門敞開着，四月的風，帶點花香，草香，溫馨的從夜色裏蕩過來。還夾着咯咯咯不斷的田鷄叫。二叔擡過票子，心事有了解決，露出笑容；『謝謝你！生伯！票子好格。你坐呀！』把票子往身上一塞，拖過一張櫈給朱生，朱生坐下了。

『要寫個票子？』

『勿要。是你孀娘兄弟格。你有了還啦就是。利錢也勿必。』

『那真謝謝！我這幾天一直擔憂。人是請了，借不到，做完了拿啥去打發人？』

『還有幾天生活？』

『今天還是第一天，總要做三四天。』

『幾個人？』

『五個。』二叔隔了一回；『你要種好快了？』

『明天就好完。真請勿起人，四百錢一工，還不算客氣。連給他們吃，我算算十來塊錢。』

『將來種「麥花」●，弄稻田，也算了？』

『勿呢！單算種「白地花」●。』朱生瞪着眼。

『喔，你田多。我一起算，總十來塊。』

『後天我完了，來幫你一天忙，』

『好！好！』

二嬸洗好碗盞，叫阿珠到灶後燒了口茶，端了兩碗來。溫馨的風，一陣陣的

吹。田雞的叫，還是跟着風飛。他們喝着茶。

四

阿珠淘了米，從水橋上走來，二孀對她說：『阿珠！你到竹園裏，挖幾支竹筍來。』她在廊下洗黃花魚^①，先把鱗一片片刮下來，再連頸連肚腸，一把拖出來，吉空，吉空，在一盆水裏漂。

阿珠依了母親的吩咐，放開米燒箕，提一柄斜鑿，往竹園裏去。竹園裏密密的都是竹筍：有才透出地面的，有透出地面半尺把的，尺把的，幾尺的，大的，小的，……她揀了細小的，嫩的，挖了六七支，雙手一捧，捧了進來，往廊下一丟，搓去了手上的泥，一支支剝着籜。剝出來的肉，把腰上的圍腰兜起來。早上穿的夾襖，已剝去了，單衫看她還有點嫌熱的樣子。

『姆媽，你穿夾襖勿熱？』她看母親還穿夾襖，覺得太熱。

二嬸還沒洗好魚，吉空，吉空，激動着盆裏的水。『你年紀青，火氣大。我年紀大，火氣小，正好。』

『四十四，算大？』阿珠笑了笑。母親也笑了笑。

『竹筍燒黃花魚勿是？』阿珠剝了回，又問。

『哦。』

『那末蘆筍燒啥？』

『燒糟阿好？』

『好。』

『你淘多少米？今天多朱生父子倆吃啦！』

『升把。總夠了？』

『像壞油箕就勿夠。』母女倆又笑了。因為壞油箕那傢伙一身都噱頭，那麼，這麼，真妙不可形容，只有心裏明白。

很快的，阿珠把竹筍剝好，送到裏面去。二嬸也把黃花魚洗好了。『你再拿魚到水橋上漂一回。我有點腰酸了，阿珠。』把腰挺了挺，手上的水，滴滴滴的在滴。挺了回腰，把盆裏的水，往場心裏倒，魚鱗一閃閃的在太陽光裏發亮。

阿珠又很快的漂好魚，走到母親跟前，望望太陽。『「大上角」了，要趕快點燒啦。』

『我去燒，你把蘆筍剝剝。』指着廊角一堆蘆筍。『只要剝一點就夠。』

二嬸把手向圍腰上抹幾抹，接了魚進去。阿珠剝起蘆筍來。手里是剝着，眼睛裏是望着。望着人家煙鹵裏冒煙。望着田裏種棉花的鐵搭^①柄，橫來橫去，那邊一閃，一亮；這邊一閃，又一亮。高朗朗的山歌，這里一聲，那里一聲，接連連的不肯斷。望着黃黃的麥，在風底下搖。……

五

大家兩隻手前後分開，握住鐵搭柄。臂膀一曲一伸，鐵搭放去拉回，在四五尺開闊的行頭裏，左來右去，右來左去，一鐵搭，一鐵搭……拉着上前。開始是一起開始，做下去因快慢不同，就有了先後——快的飛一般的到了前頭，慢的拖在尾後。

朱鴨郎人不見得魁梧，做生活倒有名的爽快。他在最前頭。『朱鴨郎，沒頭鬼，趕殺頭去！』橫闊豎短的壞油糞落得最後，趕不上，就罵起人來。

『肉你娘格！像吃飯樣來呀！』朱鴨郎回罵。『生活尾巴飯郎頭，真有你格！』說得大家哄笑。壞油糞有名會吃飯，生活就不來。

從壞油糞的會吃飯，曹愛郎想到了吃飯的故事。『我聽人家說，從前有個人，誰都放碗了，他還勿放。那時他已吃了五大碗。又添了五碗，鍋子裏飯已沒有。趕快再燒了三升米，吃完，還沒填飽他肚皮。這真叫肚皮通海呢！』他在第二個位置。人比朱鴨郎長大結實，生潯也不差。他講完故事，向隔壁並排的袁金

虎臨。

袁金虎有點駭異：「格樣大肚皮，近邊就少有。」

「啥呀！高金根現在叫年紀老了。少年辰光，十幾大碗也勿算稀奇。一次，我同他一淘做生活，吃十五大碗，吃得肚子嗒嚟起來。」落在包外狗小麻子後面的朱生，說他經驗中的故事。

二叔撒棉子。他一邊撒，一邊瞟着落在後面的壞油箕。「你儘吃，好吃幾大碗？壞油箕！」

「十大碗泰山●！十四五大碗，也不要緊。斗米十肉，這里幾個人，誰也——哼！」壞油箕自以為英雄。

「吹你牛！」小麻子不服氣。

「那末，你來同我賭一下，阿好？」

「那小麻子準會輸！」

『小麻子就勿敢來！』

長條子包朴狗哄着小麻子。壞油篋反挑小麻子。小麻子真不響了。

『啊，小麻子真縮脚烏龜！』曹愛郎看他不要，又來一刺。

『小麻子準勿縮脚！』朱鴨郎來個胡蜂扭。

小麻子弄得賭也不好，不賭也不好，就獨自一個唱起山歌來：『東南風向竹葉上抽，近邊頭阿姐叫遠郎來偷……』

『偷你娘！』壞油篋得意起來；『縮脚烏龜！』

小麻子依然取不抵抗主義。他唱下去，合着際際鐵搭削土的聲音。跟着鐵搭起落的人的呼吸聲。他們聽小麻子唱，臉上掛着汗，身上掛着汗。

『天真熱啦。』小麻子唱完，壞油篋把短衫卸下，赤起膊來。

『四月裏赤膊，六月裏要剝皮！』全笑他。

笑了一回。『壞油篋！你娘是八奶奶？』小麻子又在壞油篋身上找話說，尋

快活。

『禽你娘！』壞油簍並不示弱：『十個麻子九個刁，鑽來費去咬小屌！你咬你爺啥個屌？』

『咳！痛得來！』曹愛郎停下手，搓搓下身，對壞油簍便宜。

『我爺死了！我娘八奶奶！』積極抵抗抵抗不來，就來消極抵抗。這裏他感到格外痛快！誰要做我爺，就是鬼！誰要禽我娘，就是豬奴。

承認了，就沒趣，曹愛郎反弄得無話了。

太陽到了西半天。七個人已經種完一大塊田。泥土勻得極細。那些細泥粒，黑裏帶黃，新鮮的，平平的鋪着。

二叔知道小點心快要到，大家該歇歇，就說：『大家歇歇罷！』

全歇下了手，披上了丟在田橫頭的夾襖，擠到一塊坐下來。揩汗的揩汗，抽煙的抽煙，喝茶的喝茶。……

朱生倒一碗茶，坐下來一口口喝。對着搖動不定的黃黃的麥，他喜歡起來。

「小二，再半個把月，就好割麥哉。」

「好割！好割！」

二孀娘備吃過午飯，湊粉做燒餅，預備小點心。那時她們把小點心送來了。

二孀走在前頭。腰裏的團腰兜着，像兜着點什麼東西。阿珠跟在後面，提了一個籃子。

包燦狗一邊抽香烟，一邊對壞油箕說：「小點心來哉，賭個東道罷？」

「少賭賭罷！讓他一個人吃，啥犯着！」朱鴨郎踢踢包外狗。

小點心籃，從阿珠手裏擱到他們面前，二叔揭開罩着籃口的揩面布，一般熱氣冒出來。「來！大家來！」

粗黑的手指，全往籃裏抓起雙筷，插起燒餅來，往嘴裏送。大家不是兩口一個，就三口一個，只有壞油箕一口一個，像狼一般吞。

阿珠放去了籃，到娘圍腰兜裏，取了柄刀，一袋豆子；依着行頭，隔幾尺掘一個洞，把豆子埋進去。二嬸把瓜子往田裏撒。

『你撒啥呀？』二叔嘴裏含着一口燒餅。

『洋瓜。』

『勿要呀！會纏壞棉花格。』二嬸還是撒。『你總勿聽話！』二叔有點憤恨。隔了回。『阿珠種啥呢？』

『黃豆。』

二叔搖搖頭，向朱生：『女人家總喜歡七種八種，棉花壞就想勿到。』

『少種點不要緊。』朱生自然只好打圓場。

吃完燒餅，他們剔剔牙，喝喝茶，抽烟的又抽了回烟，重行做起生活來。空籃子丟在田橫頭。二嬸娘倆，還是在田裏，東種一點豆，西撒一點瓜。

包外狗今年春天想到西沙種田，沒有種成，這回他們就談起了那件事。

朱鴨郎問：『包朴狗西沙那頓滋味好呀！』

『喔，勿要說他！』包朴狗搖搖頭；『小辮子吊在天上^①。伊勒真齊心哩！』從包燦狗的事，朱生想着田革命了。『去年鬧一回田革命，說糧戶全弄得勿好過。租總算八折收到了，可是請一次兵，就用了萬把，派下來，一家糧戶，少得幾百。』

『那就應該！』袁金虎咬咬牙齒；『啥人叫伊勒孽作得太多！』說到作孽真也不錯。譬如包燦狗田沒種成，錢倒丟了。『你里格錢，阿要想點法子；朴狗！』

『咬他扁去！』

『對呀！去咬他扁！』全覺得曹愛郎那句話，說得一絲兒不錯。連包朴狗自己也只有承認，黃克昌的勢，你好剝他的皮？

● 卽玉蜀黍。

● 這是鄉下的一種迷信，以二月初八爲張大帝生日；因彼性嗜凍肉，到了那時候必雨雪連綿的發凍若干時。

● 割去了麥，才下種的棉花，稱麥花。

● 拾了棉花，就空下地不種東西，明春再種棉花，這叫白地花。

● 卽小黃魚。

● 上午九，十點鐘光景有時也稱東透酒，與西透酒對稱。

① 翻地種棉花用的農具。

② 卽瀉瀉意。

③ 卽險危。

十一

一

張大帝吃凍食才過，天還冷。落了好久的雨，忽然看見太陽，特別覺得清明晴和。包外狗坐在曹桂清小店南山頭●太陽裏。人過於瘦長，坐着，背有點灣；而且鑲着袖管，有點像一隻老柴蝦。他帶着沉重的思想，面對坐着上鞋子的曹桂清，輕輕地說：『桂清！你看阿幹得？』香煙頭夾在耳朵邊上，想不到抽。

曹桂清有一點田種，不多。他主要的職業，是泥水匠兼上鞋子。他兒子愛郎，田事忙了，還賣日頭替人家做生活。他把鑽子鑽在鞋子上，手去抽咬在嘴裏的線。抽下了說：『眼前幹得。將來難說。』

同朱鴨郎同靠在牆上的袁金虎，他插上來發表意見：『胖娘子心比炭還黑。現在要你，自然給你好處，將來就勿見得。種胖娘子田格，嗆人勿叫苦連天！——勿一定胖娘子，糧戶個個黑心！』

『噯！袁金虎！對呀，你勿是有個表叔？表伯？在西沙種田呀？西沙種田到底——？』包外狗有打聽他西沙種田到底如何的意思。

全包租。一千步田總上百把斤租。多格有一百斤開頭，少格也要八九十斤。荒年熟年勿管。這幾年年成壞，勿賠租是等於前世修格，大概都要賠租。所以，要鬧田革命！』

大家默然。包外狗更感到一頭冷水。

隔一回，曹愛郎笑嘻嘻的設想着說：『種子，肥料，全貼你，秋天收了東西踏田分●，眼前倒真是便宜貨！就是說只有一年，總也是便宜格！』細蒜苗粗的線，不斷的一針針抽。他坐在父親對面上鞋子。

包外狗發現了同情的人，高興點。『對呀！我就貪格點。』

可是朱鴨郎說的，却又是掃興。『不過新佃人去，西沙那點老佃人，就勿見得太太平平讓。你看好！一定有好看。』

『那倒勿是胖娘子一家。也就勿是我一個。單胖娘子，聽說要招百把，東灘金闖王要招幾百。而且還派兵保護，我想起來勿要緊。』

包燦狗肚子裏要著火。人過了半世，沒一點田，一年一年，儘靠着這兩隻手，靠着道一身氣力，換錢吃飯，終不是事。得租點田，爬爬拉拉，討個老婆，生個孩子，成個家，老來才有點靠。這念頭轉了幾年，總沒有機會。田原是儘管人家有，錢就夠不上呀。現在真機會呀，一個錢也不要，那無論如何，不好錯過。

『你去試試也勿妨，稀勿到也落勿脫啥。不比自己有田格，丟了去，一進一出，那就勿上算。』

『對呀！』曹桂清的話，正合了他的意；『我橫豎這個光身，到東，東一』

樣，到西，西一樣，沒啥進出。」

曹愛郎上好第一隻鞋，丟開，再要上第二隻。站起來，解開竹裙，劈拍劈拍，提了腰的兩端，抖着塵末。飛下來的塵末。一股一股在太陽光裏，潮一般湧。

「小蟹！識相點！」朱鴨郎帶笑罵。

「你小蟹！」曹愛郎回罵了一句，跑到遠一點的地方，把竹裙銜在嘴里，扯開褲腰，小便起來；場場場場把泥冲了個洞，落滿白沫。

「小囡沒規矩！」袁金虎裝起老長輩樣子；「愛郎小蟹，桂清伯勿是老蟹？桂清伯也來同你打笑？」給朱鴨郎一個「頭場」●；「愛郎！你勿要哭呀！我已經打過格烏沒頭鬼哉！」

朱鴨郎還打，兩個打壁上滾了開來，攪擾了平靜。

包外狗從凳上跳起來。心也差不多要跳起來。他跳了起來，打着轉，想着那

件事。如果成功，真是好機會。說不定將來就此家是家，眷是眷……總算不白活一世。其實，就是胖娘子心比炭還黑，多少總會贖點你；贖點就夠了。比現在那末空着總強。好，一定去，老佃人不肯放手，齊心打；新佃人也多着。齊心起來！還有兵！……吓，那真一相情願！一年過後，他就不和你踏田分，要正式式上頂手^①，上租。年成好，滿好，一個啥意外，旱了，或是水災，要賠租，那吃不消……不！那是打天命裏趕的，不好算；也許我命好，該成家立業，說不定年年好年成，年年高，節節高，棉花包，堆得山頭高，……可是明年要上頂手，錢呢？……啊，管他！就說目前，目前是機會，機會不好錯過！『桂清伯！我一定去！』他又站住了。

『弟兄淘里好好地，阿哥像點阿哥，弟弟像點弟弟……』曹桂清年紀並不大，四十多最多，看他們打趣，也加進去討便宜。可是他就說了這點，包朴狗又來粘他說話，她就放了那頭來應付；『是呀！你去試試呢！橫豎落勿脫啥！可是

你這點就勿能勿打算，黃克昌那一關要用一點。這就等於買路錢。我曉得袁秀根化十五塊，李小貓也化格。最多范三狗是三十塊啦。」

包外狗呆住了，拖了幾拖舌子。

騷擾平了下來。愛郎又上起第二隻鞋子。柯三走過，朱鴨郎掠着了，喊他：

「柯三！那里來？坐坐呀！」

柯三本不想在那里打頓；但因為有人喊他，就站住了。而且走過來。「北海上來。你勒這里玩呀？」

「外狗！你問問柯三。」曹桂清引線的二支豬毛含在嘴里；「他阿舅也要到西沙去種田呀！柯三阿是？」

柯三冷然的。「喔！說勿要錢，種子肥料都貼，不過第一關就難。黃克昌要他三十，千叨情，萬叨情，就算二十。二十塊就勿是二十個銅板，現在要想法二十塊錢啦。」說了一大套。

『包外狗！聽清楚？』袁金虎像對戰敗者一樣的態度。

『包外狗也想去？』柯三問。

包外狗沒有響。朱鴨郎來諷他一句：『他要想吃天鵝肉哩！』他說了那句，便由黃二想起了海坍。他知道黃二是給海坍窮的。海坍了才想去西沙種田，於是問：『北海到底坍到啥樣子？』

『啥樣子？勿成樣子！照樣子坍下去，三年四年，說勿定三和鎮也會下海！』柯三的話，說得全楞了一楞。三和鎮離海有四五里，三四年會下海，那坍勢真夠駭人了。

一一

清脆的鳥叫，吵醒了胖太太，睜開眼睛一看，血紅的太陽洒滿了窗。她習慣地知道，那還不過太陽出的時候，打個呼欠，翻個身，把二條輕薄的被拉上

點，又睡去了。陸婆輕腳輕手整理了回烟具，掩上門，蹣着腳走開了。那是老規矩，收拾房間，是要等太太起身以後。太太不起身，儘管沒有事做，去閑坐，去同別的佣人談笑，她房裏是不准收拾的。

『陸婆！』胖太太十點多鐘醒來，照例高高地喊陸婆。兩隻浮胖的臂膀，伸出被窩，僵僵的斜向上伸一回，順勢，身子和腳，在被窩裏挺一挺。被窩起了波動。陸婆已經很快的站在床前了。她雖然已經上五十年紀，比太太大着毛十年，步履的健，却不減於少年人。

『太太！』手裏提着太太的衣服，準備太太一坐起來，給她披上。

胖太太牛一坐起來，陸婆給她披上衣服，又幫她下了床，穿上褲子，拖上鞋子。她自己扣鈕子；陸婆到床對面那個榻上，點烟燈。胖太太拖着鞋子過去，一股勁倒上，榻上的墊子窩下了半尺把，那是野鴨絨做成的。頭一歪，陸婆已經把烟槍嘴塞上她嘴巴，嗤嗤的抽起來。陸婆穩穩的坐在烟盤旁，當着烟斗，湊在燈

頭上，右手裏的銀簽子，不時的簽着斗裏的烟。胖太太只費抽的力，其他就不用問。

小紅那丫頭已經來看了幾回。太太的煙，快要抽完，陸婆把眼睛示意她一回。太太才把槍嘴吐開，一年到頭不斷的人參湯，小紅已把小盤托着一蓋碗來了。太太還是躺着，蓋碗湊在嘴邊，一口口喝着。喝完，身子一抖，用不到陸婆的幫助，一身精神的坐了起來，才去洗臉，做她早晨該做的事。

胖太太走出房，感到一些薄寒，到廊下太陽裏坐着。她想着了事，對陸婆：

『你去叫黃克昌來。』

陸婆去了還沒回，黃克昌就來了。『太太！啥事體？』

陸婆跟在黃克昌背後，隔開老遠。胖太太遠遠喊着：『陸婆！替黃先生找個橈子來！』於是又向黃克昌：『招到多少人啦？』

『十多個。』

『啊！只有十多個？』

『太太！沒有人來呀！』

『交上三月了。』頓了一回；『上月上城開會，是說三月十几到西沙去？』

『十六到育才，十七到西沙。日子勿多，我也着急！』

陸婆端了櫈子來。『黃先生坐呀！』她走了。

黃克昌還沒坐下，繼續說：『鄉下人真勿識好歹！有一點子田，爬爬吃吃，真好比一世都爬不了，誰也勿高興到西沙去。要去格人是，却都是光棍！一個人，一隻……』他是想說扁，可是覺得太太是女人，又是寡婦，說着不便，就咬住了；裝上一個脫節尾巴：『這點子人，我就勿放心，太太！你說阿是？』

『你坐了說。大家商量商量。』

黃克昌坐下了。『增少爺同我意思一樣，想揀點靠得住格老實人。像去年那回子事，就是那點人勿老實。現在要是換去格還勿老實，再鬧哈甜革命鹹革命，

「勿還是白換？」

黃克昌有理由，胖太太說不上來。

「總是國民黨啥個黨那點殺頭坯，弄得鄉下人造反！鄉下人就沒主見，貪小利，跟了走。」黃克昌又把話說下去。

「其實去年就該殺幾個叫人看看，抓牢格勿該放！」

「勿放，你就預備去租。伊勒齊心，你勿放人，就是一折租也勿納，勿要說八折……最好抓個漏當，弄住幾個人來殺殺，格就一點損失沒有。」

於是胖太太只有嘆氣：「沒啥說法！官府錢糧向你耍，兵要養，你格心，就勿問。請到伊勒，還得伸手，錢來！國民黨，鄉下人，自然要放肆！」一口氣嘆得黃克昌也沒話。沉默了一回，胖太太又說到了招新佃人的事：「人總得要招！勿好讓老格再種下去！也不好讓荒起來！」

「是呀！是呀！」黃克昌滿口抽順。「要是招勿到靠得住格，太太！你說就

那些光棍阿好？」

「再看罷……其實總有保人，只要保人靠得住，也勿要緊！」

「你說！你肯保個光棍？」

「那末你去招招再說罷！」胖太太作了最後的結論。

「是。」黃克昌屁股已離開橈面了。

三月的天氣，白晝穿夾衣。到晚上夾衣就嫌單薄。黃克昌吃過夜飯，又換上了棉的，坐在賬房里，抽着香煙。美孚燈罩子沒擦清，點了有點暗暗的。鄉下普通一黑就吃夜飯，黃家總要八九點鐘吃。吃完太太爺就談笑抽煙，直要鬧到半夜。黃克昌不敢抽上那黑東西，吃過夜飯，總一個人管做他的。張金根管的是推車子，出差，侍候黃克昌。住在他隔壁，陪着他。張金根靈敏，他很靠他一手，信任他。他抽盡烟，翻出籩子來看，焦燥的皺了皺眉，張金根正走進來。

『那個罩子沒擦清呀！』張金根一眼就看到了那罩子。另外找上了一隻，用塊軟布片，塞住換下的那個罩子的一端，一端湊上嘴，呼口氣，擦着。可是有些燙，手指頭不易靠上，輕巧地蘭花着指頭。一邊擦一邊和黃克昌說話：『有多少人啦？』他知道黃克昌翻的是新佃人名冊。

『二十個還不滿。』

『徐青郎準送十塊錢，保人朱德和做。你拿他名字寫上。』停了擦燈罩，從胸襟袋裏，挖出十塊現洋；『洋錢你看一看，全是袁頭。』

黃克昌把洋錢抓在手裏，丁令丁令，二隻一來，二隻一來的敲。『全好！』隨手就給了張金根二隻；『你格份啫！』

張金根笑一笑，把二塊錢收納了。罩子擦好了攔起來。

黃克昌在簿子上，寫上徐青郎的名字，點一點：十九人，介紹來九個。一支十五塊，其餘全是起碼盤子。二九十八加一，十九塊。『你除了這十九塊明格，

暗格有多少？」向張金根笑。

張金根也笑着：『有啥暗格？』

『嘿！我曉得李小貓就送你二塊。請你喝酒還勿算。』

張金根又一笑，笑裏就承認了。

『一百個還差得遠！』黃克昌又焦燥起來；『今天三月初六。十六就要動身。十天內要招滿。太太前天催過我。……包外狗還說起？』

『你要他十塊，就拿勿出。』

『他再對你說，你就減一半罷！』頓一頓；『保人也隨便點罷！可是那個勿能勿寫。一定要五年。第二年就要正正式上頂手，上租。五年內勿能退出。吃了一一年便宜貨就走那勿行。』把一疊保證契指給張金根看。張金根點點頭。

窗沒關上。窗口吹來了一陣南風，吹得火燄像蛇舌似的掠。火燄外圈揚起幾抹黑烟絲，有濃重的煤油味，從燈罩上口冒出來。夜風是帶着寒意的。黃克昌皮

膚楞了楞。張金根張開口打個呼欠。打完走去把窗關上。

三

三月十六日下午天。

張金根推了黃克昌在前頭走。天好久沒下雨，風乾日燥，着實有點熱了。車子呀呀呀呀叫得脆。張金根剝了單衫還淌着汗。黃克昌一脚攔在車頭上，一腳蕩下車邊，上身往前斜倒點，手抱住了膝頭。車子走過揚起一點輕泥末。車子後面跟着一隊赤腳穿蒲鞋^①的人，褲腳管捲到膝灣，夾襖解了扭，敞開胸。肩上，前後背了點破被頭、除柄的鐵搭、耜頭、鑿子、釘耙……那點東西。重重的壓得他們也汗津津。他們穿過三和鎮向西。

.....
『伊勒勿會順順服服拿田放下來格。』

「我也格樣想。國民黨厲害，兵也勿怕。」

「說有兵保護我里，就勿有呀！」

「騙騙人呀！」

「我說一定要鬧事。」

「打就打好哩！」

一大隊人馬，跑得不整齊，不肅靜。那里一堆講這點，這邊一簇講那點，沒一點秩序。

同後邊的人講了話，又想同前邊的人去講，便常常有人帶着奔的步子。同前邊的講了，再想同後邊的講，又有站着等的。可是全隊的進行是不斷的。

「不成功就糟，化了那點錢。」

「對！對！……你化了多少？」

「十塊。你呢？」

「也十塊。其實要算十二，另外……」

徐青郎和李小貓講着的時候，另一個來插嘴：「我化十五塊啦。」他叫袁秀根。

「啊？」徐青郎驚奇。

「有啥奇怪。我化二十啦。化着三十格也有啦。」黃二透出來說。

「我只化五塊。」包外狗慶幸着自己似的；「越到後來，越便宜，一個錢勿化格也有。」又似乎感到自己的命運還不如人。

「格次就弄得勿少呀！」徐青郎指指前頭車子上的黃克昌。

徐青郎說話顯然漏了張金根，李小貓補指着他：「他啥少？」

他們那時全說得很低，怕前邊聽見。由低就轉爲沉默了。

貼場貼場的脚步聲，啞呀啞呀的車子聲，粘着泥末飛。泥末又夾白色的楊花，落上路旁的綠草。

糧戶會議議決到猛將鎮育才小學集合過宿，第二天一早再上西沙。他們到猛將鎮，有人已經先到了。施德提早放了學，出空了教室，給他們招待。遠的，到了黑才趕到，那時第一批的饅頭已經發完了。

四

東天一放亮，四處八路的人，漸漸向徐家村來集合。太陽上升到三四丈高的時候，就集上了幾千。女的，小的，太老的，他們是趕熱鬧，聽風聲。男的從十七八到三四十，腰帶全束得緊緊的，兩短打，沒一個再圍上竹裙。圍着的就捲了起來，當腰帶用。穿鞋子的也有，穿蒲鞋的最多，還有是赤腳的。他們手裏全不

空，不是提着扁担，就是挾着棍子。最殺氣的便是魚槍魚叉。他們準備着一大副的鬥爭。

到十點鐘的時候，派出去的探子，回來報告，那批人經過保安鎮那條大路向西來了。俞甫明和陸鐵商量一回，立刻決定出發到高橋，隔河截住他們的前進。各小隊的佈防決定了，發出緊急命令，召集小隊長在徐老虎灶下談話。

陸鐵捏着拳，太陽穴裏綻起的筋，移來移去的跳動。『各位隊長！他們打保安鎮來哉。高橋一定要經過格，我里就出發到高橋，截住他們。各隊佈防的地段，到俞同志那里領一張表，照表去做。不論談判如何，決勿能放他們一個過來。然而我里決勿好亂動，種田人是一樣可憐格。他們現在來正也是要吃飯，才給驅來格。我們只要打倒土豪劣紳！我里只要打倒土豪劣紳走狗！各位隊長先對自己一隊裏格隊員關照清楚！』他把話竭力說得通俗。不過總有點雜。

接着俞甫明給各隊長發了一張表：『各隊照表上支配好格地段佈防，勿好弄

錯！注意！」

「現在你們就去告訴隊員！」陸鐵又說：「馬上要出發，告訴清楚了，準備好！」

隊長散了。一回，尖銳的哨子，淒厲而緊急地叫了起來。每個人在隊長的領導下，整飭地英勇地等待着出發。

陸鐵跳上預先放好的那個桌子。兩隻手圍着嘴，當擴聲器，盡其所能的喊：「我里要出發哉。這是大家格事情，應該個個細心。隊員聽隊長格指揮，隊長聽總部格指揮！我們要打的是土豪劣紳！是走狗！那一批新來格傢伙，同我們一樣要吃飯，受土豪劣紳欺騙，非常可憐！……總之，一切要聽指揮！現在就出發！第一隊走了，第二隊接上去……一隊一隊挨着走。應該到那裏紮住，各隊長勿要弄錯！」

隊子開始向東移動了。陸鐵跳下桌子，他們總部幾個幹員，抄小路，到了隊

的前頭。到高橋，全隊紮住了。總部統率的幾小隊，當了正面，其他小隊照表上支配好的，佈成了左右兩翼。他們才紮定，那批人也進到高橋了；人數總千多。兩隊人馬中間，夾着四五丈開闊的一條河面，黃黃的水波動着。

陸鐵又是那副雄姿，對隔河的人高聲叫：『諸位！你們來種田，是要吃飯；不過你們受了土豪劣紳騙哉！西沙並沒有啥荒田荒地好種呀。這里每一塊田都有人種。只是這點土豪劣紳，說那點田是他們格，他們任意壓迫佃人，佃人種格東西，全上他們格租有還勿夠。佃人不甘心，要起來田革命。起了田革命，他們就要趕老佃人走，所以叫你們來。種佃人到處一樣，給土豪劣紳剝削得沒飯吃，所以，我里種佃人應該聯合起來打倒土豪劣紳！你們回去！回去同土豪劣紳算賬！西沙格種佃人，一定會幫你們忙！你們回去！我們是一家人！』兩隻手向上伸，身子往上一跳，於是愈甬明他們一齊喊起來了『你們回去！我們是一家人！』

『你們回去！我們是一家人！』接着左右兩翼全呼應着了。

隔河那批人呆住了，互相看看。糧戶們派出來的賬房先生，他們也沒有話。他們是栽直的幾千支竹竿子。

『衝過去！』忽然一個穿長袍馬褂的賬房先生喊起來了。

於是黃克昌也喊：『橋上衝勿過，河裏爬！』

可是聲音是單調的，接應着的只有他們自己。

『你里格點狗子！再煽動一句，就揍死你們！』陸鐵的喉嚨嘶啞了，換來了俞甫明；『諸位！勿要聽狗煽！種田人是一樣格！你們勿要聽狗煽！你們勿要聽狗煽！我們就要打狗！你們快快回去！』

『衝過去！衝過去！』隔河單調的聲音，又喊起來了。

『打倒走狗！』相對的叫聲是雄壯的。喊着的人，手裏的武器，全舉得高高的。

相持了好久，第一個喊『衝過去』的那個傢伙，看着自己帶來的人，不但不動，連說話也沒有，冒着一肚子火。『你里是死人！來做啥格？要種田就衝過去！怕死，來做啥？衝過去！衝過去！』可是依然沒有人動；『你里死人！豬奴！勿衝過去，回去，小心你們格皮！』他一罵，黃克昌，施德派來的，他們也全罵了。可是你罵，就罵不出那個的勁。樣子，你就背後架了刀，也沒人有衝過這條河的決心。然而極少數的人，顯然是有點躍動了，稀疏的零落的有人喊——也只是喊。

『衝過去！……衝過去……』

陸鉄伯再等下去有變，用盡最後的力量，喊出最後的警告：『諸位！不願聽狗煽的，請立刻退下去！限三分鐘！』對岸的人就潮一般瀉了後去。約摸三分鐘過去，俞甫明一聲銳利的哨子，陸鉄右手向對岸一揮。『衝過去！打狗！』人全從河里飛撲過去了。『打！……』一片喊聲。

- 山頭即屋子的左右壁，因其形如山頭也。至於前後壁，則稱前牆或牆。
- 納租的一種方法，把田裏收起來的東西，當田對分，田主一半，佃戶一半。
- 打後腦袋叫頭塌
- 即押租
- 即草鞋

十一

二孀娘倆拔了半天秧。拔完想把他繫起來，看太陽快近中午，做生活人要吃中飯，走回家裏來燒。她們袴腳管捲到膝灣。二孀纏足，亦不來腳；阿珠天足，却不慣赤腳，都套着鞋子。濕漉漉的一脚泥水，走一步氣可，走一步氣可的發響。移過一步，二孀留下小個腳印，阿珠留下個闊腳板印。

阿珠走到橋門頭，看晒着的黃花魚乾，叮滿了蒼蠅，跳過去滅了滅，轟的飛起一陣。『那里來許多斷命蒼蠅！』她不禁咀咒起來。

橋門外，搭了三腳架，滿晒着黃花魚。尾巴上繫了線，一排排，頂倒掛着。

高的蟲到半天，低的伸手就可以摘到。晒了總有八九天，好好天，下下雨，一時乾不透，有點發臭。

滅散了的蒼蠅，一回又叮滿了。『斷命蒼蠅，真飛勿遠呀！』

二嬸沒有管到她的話，先打橋上搖進去了。走進了，回過頭來向阿珠：『你隨手摘幾個下來燒燒罷。』

『幾個？』

『三四個。』

阿珠摘了幾個，緊着脚步跟上去；一面走，一面看着魚。『呀！姆媽！都是蒼蠅子呀！』

『勿是一拔脚晒乾格勒呀。你去洗洗罷！』阿珠，就走上水橋。

她們一切弄好了才下田，回來只要燒，不要費多大手脚。二嬸走到灶下，先燒起來。

媒人四月裏就來關照過，今年端節，陳家要來送節禮，年底要討阿珠過去。交上五月，就大家留心着；不料才初二，就送來了。阿珠水橋上洗好魚來，一個人挑了滿滿一担，到了半場心。她面孔一陣發燒，心裏一陣亂跳，望也不敢望，加快脚步，走到灶下。『姆媽，我來燒，外面有人，你去！』

二嬸看阿珠神氣，就明白了。『來哉？』帶着笑。

『你看！』阿珠不說明。

二嬸走到門口，那個挑擔的已經跨上了廊。『前頭屋里坐！』她連忙一手提一個橈，一手抓着把掃帚，過去掠着幾掃帚，把橈子放在掠清爽的門口，讓那個挑擔的把擔子擱在廊下坐着了。前頭屋裏橫七豎八的，布機，紡紗車，麥子堆，小雞窩，鹹菜缸，照她心裏就一起擰了出去，只恨沒這本領。現在難看就不說，那一陣陣複雜的臭味，向人鼻子裏鑽，真勿像樣。

家裏除了阿珠娘倆，一個人都沒有。連嬸嬸祖母，還在田裏。二嬸想不出個

主意，心裏比那橫七豎八臭味迫人的前頭屋，還要不舒服。阿珠羞得連移一步都不敢，二嬸更手脚無措起來。等壽郎散午學回來，她向他招招手。『來！你叫你爺回來！』才算心裏去了一個瘤子。彷彿這一下，丈夫準會一霎眼從鎮上田裏跳回來了。

壽郎在廊下看那担子，看了一樣又一樣，自言自語：『粽子，鵝，沙魚乾，酒……』於是向母親：『阿是阿姊男人家送來格？』

二嬸給他半個眼白：『快點去呀！』

『哦！』壽郎跳出去了。

壽郎跳到橋門外面，一隻不大會飛的小喜鵲，不知那里來的，不熟練的飛扑到他腳跟頭，他本能地張着手去抓他。一抓，那個小喜鵲，又飛跳去了丈多遠。他看出他不會飛，便起非捉住不放的雄心。小喜鵲逃遠一點，他追上一點，晒黃花魚架子，給他絆倒了一個。棉花田也不管，一脚腳踏過去，棉花秧踏斷了不

少。這回他連身子都扑了上去，可還差着一點兒，只抓住了幾根尾巴毛。

祖母在大米田裏捉地老虎●。順帶拔蘆薹秧，預備下半年去種。看見送節禮人來，她提了一捆蘆薹秧回來。看見壽郎在棉花田裏捉喜鵲，就喊：『做啥呀？壽郎！踏壞棉花。』

『一個小喜鵲。』那時壽郎已經把小喜鵲捉牢了。他高興的跳。一頭汗，一身泥，氣喘得很密，跟同人打了架一樣。

女人，孩子，都來看節禮，塞滿了二嬸那個屋子。鴨郎娘子捧着足月大肚子也來了。二嬸招待他們坐一回的工夫也沒有，只是空喊：『坐坐呀！坐坐呀！』橈子在那里？也不管。喊着算盡了情。

『親婆！端點樸來呀！』阿珠平日想着要做啥，便自己做；今天只能坐在灶後，叫着祖母。她自己也覺得似乎換了個人。

抓牙齒女人，會尋開心，阻止起來：『海阿嫂！慢點！』拉住了她海阿嫂；

『孫女婿見面錢端正多少？端正少該你端攪；勿然，今天要阿珠自己來。』

祖母只笑，不說話。

鴨郎娘子挺着個肚子胡調：『對呀！要阿珠自己來端，』說着便啞噤着肚子向灶後跳去。阿珠臉燒得更厲害。

壽郎叫了父親回來，想找根繩把那小喜鵲牽起來。他走進屋子，滿屋是人，把喜鵲的爪，向那個頭上一抓，向這個後腦一刺，喜鵲怪拉怪拉叫。

『啊！姆媽！』一個孩子嚇哭了。他理也不理，儘管向裏軋，嘴裏叫着杜造的調調兒：『喜鵲來！快閃開！不閃開，肚子裏要漏出烏龜來！』

這時，鴨郎娘子正說了話，向灶後跳，王家嫂子拉住了她。『你聽！』於是大家都笑了。『鴨郎娘子，肚子里漏出啥個來？』

壽郎想得比刀還快：『我勿說你，你勿漏烏龜！』把喜鵲爪子抓抓鴨郎娘子肚子，拖舌頭，做鬼臉，大家笑得更出神。

『吓！』鴨郎娘子舉起手要打壽郎，他已經跳開了。

『小鬼！尊幼長輩都勿曉得！』二孀帶笑罵兒子；『爺呢？』

『前頭屋裏。』他已經找到了一根細麻繩，叫祖母縛在小喜鵲的腿上。

鴨郎娘子突然感到了肚子裏有點異樣，摸摸肚子，叫朱叔婆：『姆媽！』眉頭皺起了。抓牙齒女人，曉得要吃紅蛋了。『朱家嫂嫂！紅蛋勿要忘記我！』朱叔婆走過去的時候，她拍拍她背。

一一

郭公鳥在空中叫，打了個圈子，又一個圈子。阿珠翹着屁股，低着頭，把盤在半寸厚水裏的長蛇似的秧澗，用麥柴幹一把把紮起來，紮好的秧把子，就直立在水裏。原先是一條龍的，兩把一十字花，一比比緊貼着，像睡着一般。現在成爲雙行，而且立了起來，像要開步走了。她有點恍惚，這點，她全不介意。她

只是鬧着一串念頭。想着什麼？可連自己也不曉得，說不清。爺娘到底要給點我什麼嫁奩？阿哥上半年又落了空，下半年，找到了事，一樹一箱總要給我罷？那個人怎樣一個小夥子？不是瞎眼罷？蹺脚罷？第一夜陌陌生生怎麼睡起來？……她看過西洋鏡，一張過去換一張，她腦子裏，現在有點像那情形。西洋鏡看得多了，就會發花，糊塗，現在想得多了，也一樣。

二叔挑着空秧擔，走下秧田。『你娘還沒出來？阿珠！』他挑了一擔秧去，又來挑一擔，給「蒔稻」●的去蒔。秧田做在宅後，就是城隍廟河南。挑到鎮上稻田去，一來一去，總要跑十分鐘。但是他打了幾個來回，還只見阿珠一個人。父親來來去去，阿珠沒留心到過幾回。現在父親喊了她，像把心事叫人拆穿了似的有點慌。『沒有。』

二叔下了秧田，裝滿了一担秧，望望太陽到了西半天。『人家肚子餓，要吃小點心啞，你進去看看，阿珠！』他把那担秧，擱在秧田裏，坐到田沿腳上，一

面等，一面休息。

阿珠跳出秧田，來不及的拔着步子向前。

二叔坐在那里，細細看那身邊浮起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土。每片土下面，一個芽頂着一個半開的棉子，立刻要透出來了。那是麥花。麥花的芽，也透得那麼好呀！他心裏發一陣希罕的微笑。兩担一千步？三担一千步？還是四担五担一千步？於是他又覺得那點芽在對他說話了：這個說四五擔一千步。那個說二三担一千步。天也怪好：暖烘烘的風，刮拉拉的太陽，更是豐年預兆。於是心裏的微笑，立刻跳到了嘴上。那末準是好年成，阿珠嫁事用費，就有了着落。大福就再沒有事做，胖娘，那邊押着的田，也好拉出來。一股勁上身，兩隻手輕輕一撐，跳起來，走到隔壁那塊田裏看白地花，銅錢大兩片乳葉中間，已經生起了稱得起棉花的棉葉。莖子已經有了半寸巴高，青蔥可愛。只是那些「小尖頭草」●太討厭，比棉花長得還高。他順手拔去了幾支。再看看妻撒下的洋瓜，也放了葉，

那東西同小尖頭草一樣討厭。女人只曉得七種八種，勿曉得會墾棉花，於是也順手拔去了一點。

一陣暖烘烘的風吹着他。在這風裏，帶來了一個人。

『爹爹！小點心好啦！』阿珠提着一籃小點心走來了。

『你娘勿出來？』他停止了拔瓜秧拔小尖頭草。

『她要分粽子，還要去看鴨郎娘子——生個兒子。』

『生哉？』

『生哉。』

『那末你來得及？』

『來得及！至多不過百把多紮秧。二百無論奈沒有啦。』

二叔沒有響，把一担秧挑上肩頭，一隻手提着小點心籃，拖泥帶水，跨上

岸；『啊呀呀啊里唷！』一聲聲叫着走了。阿珠還是那麼，翹着屁股，低着頭紮

秧。郭公鳥還是那麼叫。

二叔挑到鎮上，把担子籃子，向田岸邊一擱，先拿担子裏的秧，抓起一把，又抓起一把——一把有五六紮，七八紮，臂膀一屈又一伸，兩個膝頭順勢一蹲又站起，一把秧撒出去，場場場，場場場，散落在水田裏，水花白茫茫的向上飛。一担秧撒完，白的水田裏，又多了塊星點般佈着綠色秧紮的地方。於是又坐下來招呼水田裏蒔稻的人，吃小點心。

蒔稻的兩腳離着六七寸的分着放開，左手握着秧苗，擱在左膝上，曲着背，右手敏捷地向左手分着一小股秧苗，一並排四顆插下去，人漸漸向後退。白的水田已經插好半塊，在水面上露出一顆顆齊整的綠色秧梢。他們聽二叔喊着吃小點心，丟着手裏未插完的秧，一身泥漿，同鴨子一般撲上岸來。

「壞油簍勿准多吃！多吃就鑿你牙齒！」袁金虎看壞油簍先坐到了田岸上，空通空通一邊說一邊走過來。壞油簍理也不理，只看準了籃裏的點心。曹愛郎一

把撇下他的頭往點心籃裏。『把頭割下來塞進去罷！猴相！』

包外狗點香煙抽。點着了，抽進一口，嘴一開，放出一條烟。『昨夜我做個夢，一隻狗像屎吃，鑿掉了牙齒！』笑話又要開始了。

『哈狗？外狗！是哦？』一個粽子，已經剝去了蘆葉，壞油簍把他塞到嘴裏了。

『慢點抽烟罷，外狗！』二叔對包外狗說。

包外狗把香煙火摘去了。看着坐在旁邊的黃二，他那打結的眉頭，鬆也不鬆。他海拊以後，眉頭就打着結的。這次想西沙去種田，丟了二十塊錢，就打得更緊。問黃克昌討討，倒給打了耳光。三分錢，到明年春天，就要還二十六元。這點錢，四百錢一工，做一年也做不出，真肚腸也要急斷了。『黃二，你要領領頭呀！』他曉得黃二的心事：『看上去要一淘來呢。你討你格，我討我格就勿成功呀！』把香烟屁股往耳朵邊上一夾；『你數目大，領起頭來，我一定來。拿勿

到，敲他一頓，也好出出氣。」

袁金虎像關着他事似的搶在黃二面前：「對呀！丟了錢，買幾個拳頭打打也爽快。」於是黃二的話，給他遮去身首，只露了尾巴：「勿給點顏色伊看看，勿認得人啦。」

那時，徐青郎，范三狗，李小貓，還有幾個不認識，總五六個，走來了。

「吃小點心呀！」李小貓說。

「喔，來呀，吃粽子。」二叔招呼他們。

「勿客氣！勿客氣！」他們不約而同的回答。

「范三狗今天嘍得生活？」袁金虎對范三狗問了一聲，不等他回答，又對着

李小貓：「你也嘍得？」

「勿高興做！觸勿爛伊娘格，辛辛苦苦做了，叫別人享福，黃二阿是？二十塊做個年把也做勿着呀！」

李小貓一陣牢騷，范三狗說明來意了：『黃二！扑狗！後天開會。我家裏。

黃克昌格屁娘精，要想法子呀！』

二二

黃梅天，刻刻變，刮拉拉的太陽，往黑雲裏一躲，一陣雨，場場場的洒下來了。立刻又刮拉拉的太陽跳了出來。

黃瓜藤已經爬上了半棚。茄樹也放了花。經過黃梅雨的浸潤，草一天三寸的長過了他們的頂。陸長有拔完了黃瓜棚裏的草，再想拔茄樹田裏的草，一陣大雨壓着他躲了進去。看太陽出來，再出來，望着遠遠的橫河沿上一簇人，把他呆住了。他把右手罩在眉毛上，點着腳打量過去，心裏一跳。回轉身想跳進去，張金根正從橋上走出來。

『張金根！格排賊又來哉。』

張金根點起腳，望了一回，便吩咐：『拿橋吊起來。』跳進裏橋門，同陸長有把橋吊上。『還有陳其郎他們呢？喊他們大家來，守住橋。』陸長有走進去喊陳其郎他們，他自己也走上了黃克昌那里。

黃克昌吃過中飯以後，一直打午覺，睡了毛兩個鐘頭了。張金根站着一回看他睡得好睡，捨不得喊醒他。候他欠動了一下，翻身的時候，才喊着他。『黃先生！』

『哦。』黃克昌半醒。紅紅的眼睛，看看張金根。

『格排賊又來哉。』

『禽伊娘格！討厭勿清！』他撐着上半身坐起來。可是手裏一失勁，又睡下去了。『讓伊勒去！』

『人比上回多，有二三十呢。』上回他們來過毛十個，結果叫嚇走了的。

『讓伊勒去！』黃克昌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。

張金根回出來，橋門外面，站滿人了。他一眼望去，看着了袁秀根。「秀根！你也來瞎鬧啦！」上回袁秀根是沒有來的。

「觸你娘辰！要你多嘴！叫黃克昌烏龜出來！」范三狗黃二跳着罵。

「叫黃克昌烏龜出來！」全喊起來了。

「勿要鬧！黃先生打午覺，醒了自然出來。」張金根聲音軟裏帶點硬。「叫他發火了，真要辦你里強盜呢！」用老方法來威嚇。

「觸你娘！要你多嘴！強盜就強盜！」上回把強盜來嚇走了他們，這回顯然失效了。「黃克昌烏龜出來！」聲音比第一回更高了。不隔條溝面，不吊起橋，不是四五個人守住，看樣子，早會打了進來。

黃克昌給張金根打擾了一回，又躺下去，漸漸朦朧得要睡去了，外面像造反的一樣，叫得他眼皮粘不緊。「觸勿爛你娘格！豬糞！」罵着一聲，跳下床。下了床，鞋子也不拔上，怒冲冲跳到外面，一肚子擾得睡不着的不舒服，想打他們

身上來出氣。『豬糞！走勿走！大白天，也要來打劫。也要來造反。真無法無天哩！』他不管啥的就罵。

『你豬奴！搶人家錢！觸你娘！烏龜！有本領走出來！老子就預備你來辦強盜吃官司！』他們亂雜的回罵。

黃克昌別轉屁股往裏：『好！勿走，算你們本領！』

『等你送我上城吃官司，槍斃！』

又洒下一陣雨。外面的人，要從吊橋邊上爬進去了。陸長有他們，個個預備着，爬進一個，把他往水裏丟。

黃克昌忽然提着支嚇強盜用的舊洋槍，又趕來了。『真走勿走？豬奴！』威武凜凜的，擺着要開放的樣子。

沒有回罵的聲音了。而且後邊有點人在移動了。黃克昌看奏了效，氣勢更壯起來。『勿走，我開槍！』於是人的移動更顯著了。

『黃先生，讓他們走了算了。』張金根搭上去做起圈套來。『我早勸你們，你們不識相，一定要人動火。』

人全退了。只有黃二，包外狗，范三狗，李小貓，徐青郎……七八個人，心裏還不佩服，帶着罵：『你要永久躲勒洞里得！』

不躲在洞里怎麼樣？我是黃克昌！認識你老子？於是握着舊洋槍的黃克昌笑了。

四

曹桂清那個小店，門關得緊緊的。只賸河角頭那團拖了紅鬚的大米，寂寞地在向晚的微風中搖擺。幸得高出大米頂的蘆齊，垂着的長葉，撫摸着他們，在這夕陽將下的時候，叫他們在寂寞中感到了安慰。黃克昌打鎖上回來。遠遠望到那團大米，關緊的曹家小店，又加上半天下了雨，路上濕濕的還少人來去，真怕那

大米園裏躲着一團鬼怪，有點寒飈飈的感覺，聽得那風拂動葉子的聲音。

他走近大米園了。心裏更害怕。他加快脚步，想跳過那豎河橋朝東，好立刻遠離那躲滿鬼怪的大米園。可是一陣叫聲，打大米園裏飛過來了。他沒有看清什麼，只看見七八個黑影。他心裏一慌，眼睛一黑，腳裏一軟，還沒給幾個黑影上身，已經先滾倒了。

『王八蛋！你今天跑上天去！』爲首第一個是黃二，第二個是范三狗。背後跟着的是包外狗，李小貓，徐青郎……他們狂叫：『打格狗賊。』

黃二一把扯住了黃克昌的後領，用力抽他耳光。『你忘記上次兒子打老子？今天老子來打兒子！』范三狗却不中用，倒反發抖起來，舉不起手。包外狗人長，腿也長，三步趕到前頭，對準黃克昌，拳頭一上一下，咯篤咯篤，在黃克昌背上響着了。徐青郎，李少貓他們，有趕慢一步的，就擠不上，空捏着拳乾使勁。

黃克昌的白竹布衫褲，滾滿泥污，發了黑。短衫已經撕了幾片。褲子落到了屁股下。他認清不是鬼怪，手脚亂舞，招架着拳頭；可其遮了那里，空了這里，兩個手是來不及的。『饒饒呀！饒饒呀！……』嘴裏不住的哀叫。

『今天認得你爺啦！』黃二咬着牙。

『烏龜！你錢好用呀！』

.....

● 一種害虫。

● 即插秧。

● 像羊齒草那一類的東西。

十三

一

江蘆園裏時時跳着殺殺的響聲。一束束的蘆花，受了震動，滿天的叫西風吹着飛。柯三割了一把江蘆，攔在河脚上。時不時還呵着冷。他打吃過早飯來割起，還只割了毛二丈。九月末的天真短得可以。現在立在河脚上，河岸比人頭還高，可已經能夠看見太陽從宅頭頂上露出來了。

隔岸西河沿有人叫：『二叔呀！』柯三抬起頭看是趙大果，曉得他認錯了人。『喔！趙世兄！是我呀！』

趙大果也曉得認錯人了。『喔，三叔呀！你割江蘆？』

「是呀！」

「二叔勒家裏？」

「勿曉得阿會出去？你過來到宅上看看。」

趙大果走了，柯三又彎下腰，拉動大鐮刀割。沒有割了多少長一段，殺殺殺的聲音，從二叔地段上的江蘆園裏響來。蘆花從兩處併攏來，更飛滿了天。他不用去細辨，又不用去看是誰，便知道了。「你也來割啦？看到趙大果？」

二叔挺起身。「趙大果？找我？」

「是呀！他到宅上來啦。」柯三那時也站直了腰。二叔跳上岸去了，他又要彎下腰來。他老婆來了。「你來啥事體？」

「你到北海上去一回。我想想勿放心。小二郎勿曉得要緊回來啥事體？人家全說多避避好！二嫂也格樣說。你去叫他快勿要留在家裏。」

「我昨天就對他說過。他說上海沒有生活做，住勿下。」

「那末也勿要太露頭露面，連鎮上都去哉。真尋官司吃！你快點去，叫他就勿到上海去，到別地方去避避也好。叫捉了去當強盜辦，勿是尋開心格。范三狗徐青郎李小貓……，勿是要吃一年官司？」

吃一年官司，真不是好玩的。家裏沒人管不要說，人就吃了苦。范三狗他在監裏，吃不飽，住不暖，還要常常給鞭打。徐青郎現在就生了病。他父親昨天上城看他，哭着回來。她愈想愈覺得黃二應該多避避，爲啥要趕回來？黃克昌有錢，有勢，你打了他，他會饒你？日子長遠了，望他氣平點，也許會開個恩，三個月，你就想他忘記你？真熱昏！

柯三還不走上河岸來，她於是又催：「你快點去呀！」好像遲一刻就不行——小雞會給老鷹抓去，有那麼危險。

柯三跳上來了，把鎌刀給了她，赤着腳向北了。她到了宅上，看見鴨姑娘子，抱個胖孩子，站在廊下，和二嬪說話。她蹣上去，扯扯那孩子的手。『喔！

笑笑呀！喂！咕狗！笑笑呀！」她逗那孩子笑。直等孩子笑了。才放了手。

『滿會笑哉！』她向鴨郎娘子說：『五個月？』

『五個月。』

『真像隻狗哉。喔，小胖狗！笑笑呀！……喂，真又笑哉！』給她擋得人家話都說不成。鴨郎娘子看孩子會得笑了，感到快慰，也笑了。二嬸，雖不是自己的孩子，看看有趣，也笑。

『叫浩——浩啥格？』

『浩元。』鴨郎娘子把元字特別拖得長。『會說？對三嬸說！』看着孩子。順手把他鼻子下的鼻涕，用圍液角，抹了抹乾淨。

『年紀青格人，喜歡新法，叫浩元，我叫勿來。叫浩郎好。阿對呀？浩郎笑笑呀！』

鴨郎娘子不加可否，只是看着孩子笑。笑了一回，對二嬸：『二嫂，那末對

你說定啦。」她想要走了。一陣西風吹過來，她怕孩子冷，往胸口挾緊一點。

「一定。一定。」二嬸說定了，她把腳尖向外移動了。「勿坐坐呀？」二嬸客氣的留她。

「勿坐啦。二嫂！三嫂！去啦。」於是又對孩子，握住了他的手，對二嬸三嬸揮。「浩元說：三嬸去哉！二嬸去哉！」

「來呀！浩元。」二嬸三嬸也揚揚手。鴨郎娘子遠了，三嬸轉過頭問二嬸：「說定啥？」

「鴨郎來忙燒會酒燒喜酒。」

那時二叔送了趙大果，回到廊下，臉上有一點不開心。「趙振家只肯來半脚。」他今年十一月要嫁女兒；眼前，胖娘子的錢，辛先生墊了要一個月了，也要還。大福又沒找到事，他不能不合一個會。會脚都拉齊了，十月初四就要吃會酒。再有六七天。可是今天趙大果來說，他伯伯只來半脚。

趙振家來半脚，那末就缺了半脚，二嬸也發急了。『那末缺半脚啦！』

『現在是格樣說：我自己再去拉拉，拉得到最好。拉勿到，趙大果就自己來硬湊半脚。』

三嬸聽在旁邊。正要說話，柯三同黃二娘子，走到場心裏了。『啊！啥地方碰着格？』她問他們。

黃二娘子沒有響，柯三說：『黃二昨天半夜捉去哉！』

『啊？』三嬸跳起來。

二叔他們也驚駭：『啊？』

黃二娘子眼淚不住的流。

一一

天烏烏的有些亮，霜像雪一般濃白。李喬郎籠着袖子管，到柯家宅來。走過

橋，留下一行脚印。他才走到半場，二叔背了一對布，要上鎮去賣。

李喬郎看到二叔，一句也不說別的。『二阿哥，昨夜胖娘子強盜搶！』

二叔也像煞關着自己的事一樣，有點惶急。『啊！昨夜？怪勿得一夜只聽見狗咬！』於是他想起昨夜在床上睡不着的情形。他聽到狗吠不停，也想到強盜，也想到賊……他怕強盜，他怕賊，因為他收進了二百塊的一個會。他叫妻，把錢藏藏好。

『昨夜半夜。人全用細麻繩紮起來。就逃脫張金根，已經進城哉。』

『十一月就有搶案，真勿太平，』二叔沒來由的嘆氣。

『真勿太平！』接下去，又說：『今天多來兩個人。趕完了，盛三貓嫁小姐，也是二十四，要去做毛二十工生活。你上三和鎮？一淘走。』

『多兩個人？』二叔轉過頭去，二嬸正上水橋淘米。『多淘點米，今天多兩個人來做生活哩。』他就和李喬郎往外了。

李喬郎走在二叔前頭。走出橋門，他腳裏放慢些，落到了二叔並肩。「今天再借半塊工錢我，二阿哥！想糴一點麥。」聲音不十分高。

「哦。」二叔答允了。隔一回，約模走了十幾步，再對李喬郎說：「連格次一共借啦一塊半，阿是？」

李喬郎想一想；「勿錯，一塊半。」

「賣啦布給你。」

二叔和李喬郎，上了三和鎮回來，裁縫司務也一同來上工了。

二叔把臉水給他們先洗了臉，再給搭起兩個作檯——前頭屋裏一個，廊下一個。阿珠把沒做完的生活，拿了出來；再拿沒裁剪的料子，給他們，叮囑他們裁的式樣和尺寸。

二叔幫二嬸弄早飯。他坐在灶後，往灶肚裏塞了把柴，從湯罐那裏的眼裏，望着上灶的二嬸。「昨夜胖娘子強盜搶呀！」灶面的熱氣，一股股升騰着。灶後

的火，閃在他的臉孔上。

二嬸嚐了回湯的鹹淡。『怪勿得狗咬了一夜。』嘴嘔了幾啞，覺得還淡着一點，蘭花着手指，抓了一點鹽放到鑊裏。

『昨夜叫你拿錢藏藏好，阿藏好？』

二嬸一笑，又用昨夜的調子回答：『真怕搶到你？』二嬸的意思，二百塊錢，還了，用了，還只賸六七十，誰來眼紅這點？

『勿講，放放好，總勿錯。』二叔以為一場大正經，都靠在這幾十塊錢上，有個出入，就小辮子吊在天上。

『勿要燒啦。去排排好桌子，吃早飯哉。』

今天多了兩個人，廊下佔了個作檯，連吃飯的地方，都不容易找。二叔拖了一個桌子，正像相風水先生一樣找地方。李喬郎望野眼，看見黃其郎送嫁姪來了。『二阿哥，送嫁姪來哩。』

嫁奩是箱子、箱櫥、抽屜、馬桶、梳頭匣、盆桶傢具……十件頭●。沒漆好的白枱。裁縫司務章林根，細瞅着眼，彈粉糝似的看了一回。『二叔！自己漆？』

『哦。省一點。總要省到隻把洋。』二叔把櫃子暫時安了下來，去看過東西。『其郎，格幾件東西，我總吃虧二隻洋。』

『良心！還要說吃虧。』黃其郎指指天地。『我勿說蝕本。錢可也沒有賺你，只賺了你一點工錢，火食。那末吃飯做，你也要給我呀！』

二叔笑笑。『勿要說他。我總歸說吃虧，你總歸說沒好處。三十九塊，你借過我三十六，再找你三塊，對勿對？』把錢給他。

『勿錯。勿錯。』黃其郎接了錢走了。

場上來了不少看嫁奩的人。抓牙齒女人披着嘴巴，代阿珠不平似的，埋怨二婦：『十件頭，太做人家了！』

二嬸回答她：『年成艱難呀！嬸娘！』

抓牙齒女人，像沒有聽到二嬸的話，看着旁邊柯金海夫婦倆。『海阿哥，你勸老夫妻倆，來送一具櫥給孫女。』又看着柯三夫妻倆。『你勸夫妻倆末送一具箱櫥給侄女。那末一櫥兩箱好看啦。』又看看旁邊的阿珠。『阿珠阿對？』

柯金海夫妻倆沒有響，只笑一笑。柯三夫妻倆也沒有響，笑一笑。阿珠連笑也沒有笑。沒有表情的嘴臉，有點尷尬。顯然，那點東西是不滿她意的。可是也並不是恨，爺娘已經盡量而來了，那點她明瞭，她感激……就是自己的命太不好，阿哥竟到處碰壁，不然總還不至就如此。她想。

三

橋頭進城，不到四里。二叔和柯三，賣了布，走上衙門，還不過十點多鐘。監裏看了黃二，到押所裏再看李喬郎，知道今天審是準審，日堂晚堂勿曉得。夜

堂是黃昏，日堂也要到下半年二三點鐘，他們覺得厭氣，就靠在衙門外面那對石獅子上晒太陽。那兒有賣東西的攤子；有滾銅板造房子的孩子；有坐着立着晒太陽閒話的各種人……

他們覺得判定吃官司的黃二范三狗他們，倒定心。審不審，刑不上；吃不好，住不好，總熬得住。就熬不住，生生病，也總有好的日脚。可是李喬郎他們不能不操心。上刑就吃不消。將來死活更不曉得。原是有沒有做強盜搶了他們啥；可是他們告了強盜，總得當強盜辦呀！像小麻子，上刑就上得吐血了。

『上刑真生活呢！』柯三代他們害怕。

『自然。反縛了手脚吊上去，又落下來。還要鼻子管裏灌燒酒，薰紙吹，你想生活勿生活？所以小麻子要吐血呀！』二叔說了，便從小麻子便想到李喬郎。

『喬郎看他樣子，怕也吃勿消呢。』

柯三看見旁邊有個抽煙的黑老頭子，望着他們，就沒說下去；只對那老頭子

看。可是那老頭子就不來望他們了。那時隔壁有人說話，他靜靜的聽着。

『我爲件官司。你呢？』

『完點錢糧。——現在錢糧真完勿起呀！』

那個拐脚的自嘆自唱，引起了對手的牢騷。『現在世界真勿成世界。橫也要錢——豎也要錢——睡也要錢——立也要錢——就是我那件官司，也就爲沒錢用進去。』瘦老頭搖搖頭，不說下去了。於是旁邊一個年紀稍小一點的女人，接了下去：『打傷了人，驗驗傷，叫啥沒有傷，人家送了錢，我沒錢送呀！』把腿上，臂膀上的傷袒出來：青一塊，紅一塊。『看！勿是傷？十幾天了，當時還厲害，走也走勿動，就瞎眼的說沒有傷。』

另一個聽的人。『爲啥事情？』他要抽起根來了。

『叫仗勢欺人——爲啥事情！陳家鎮金閻王，個個人曉得。你城里呀？』她看那個人穿長袍子馬褂，不像鄉下人。

『金閻王？曉得！曉得！』

『金閻王長年人，少了十幾個銅板，一定說格個老頭子拿格。他勿敢響，我氣勿過，說了幾聲，就拿我打一頓——勿是仗勢欺人？』那個女人怪拉怪拉說下來了；『我勿相信伊勒有錢，告勿正也要告，今天覆驗。』

那個抽烟的黑老頭子不知怎麼插嘴上去：『做人只有勿賣賤！讓伊有錢！革命軍一來，觸伊娘格！看伊還會欺人！』

『對呀！對呀！』那個女人更起勁；『老叔啥地方？』

『西沙。』

聽到西沙，柯三肚子里一跳。『西沙呀？』他搭口上去。『田革命……』聲音放輕了，想說下去，可又覺得不敢起來，便縮住了。

『對呀！田革命！』他倒很坦然，把煙斗裏的灰敲去了；『怕啥！又勿做強盜，』又對那女人；『金閻王西沙有勿少田。收起租來，連個小錢都勿肯上下。』

我就種伊田。」悉悉索索在牆角打圈子的風，兜到他腳板頭上。那時他忽然站起來，向外，像要對人招呼。柯三跟着望過去，便看見來袁老虎。「老虎阿哥！」黑老頭招呼他。

「噲，金發弟！你呀？」袁老虎想不到的站住了。

「我來看金虎呀！」

袁老虎滾了幾顆眼淚下來。然而馬上忍住了。走近了點，便看見了二叔弟兄。「喂！小三！小二！」

柯三站在二叔面前，袁老虎先看見柯三，先招呼柯三，所以他也比二叔先回答他：「噯！老虎伯！」

那個黑老頭子奇怪起來了。「你里也是三和鎮？」問柯三。

「是呢。你看袁金虎。啥親眷？」

「表侄。胖娘子格件事真豈有此理！你爲點啥？」

「一個親眷，同金虎一個案子。」柯三說着有點火氣。「人窮勿得。窮了勿做強盜也是強盜。現在三和鎮邊窮一點格小夥子，抓的抓，逃的逃，真弄得像長毛到。」頓一頓；「今年西沙田革命——？黃家像煞到現在還沒到西沙收租呀！」

「舊年伊勒請得勳兵，今年就請勿到，替革命軍去當砲灰還勿夠！」

那時二叔同袁老虎說：「審準審，日堂夜堂勿曉得。」

「勿曉得阿好看？」

「還是勿要看。老虎伯！看看就心酸！小麻子上刑上得吐血哉。」

袁老虎又下淚了。

四

昨天上海回來的李榮生，一身藍布短衫褲，罩住了破舊的棉襖褲。胸前襟上密排着扭子，掛着白鋼錶鍊，錶塞在左胸襟上的小袋裏。齊腰的兩個大袋子，吊

得重重的，飽滿滿。鴨舌帽。兩隻手塞在褲袋裏。一副上海派頭。他坐在茶館裏，時時露着金牙齒，講上海革命的事。

革命那點子事，我就不想談，我不希望革命軍來了做官——鄉下人輪不到。然而希望這世界變個樣子，愛郎好回來。黃克昌這傢伙，廟角頭給人打了一頓，說我父子看他冷破，要抓人；搶案發生了，又說曹愛郎也有份，弄得家裏住不牢。對呀！讓國民黨來了，打倒這點狗賊！「榮生真的嗎？」曹桂清聽了李榮生的話，心里卜篤卜篤跳。

「有啥勿真？上海國民黨馬上要動手，裏應外合打孫傳芳。國民黨來了，土豪劣紳要打倒！外國人也要打倒！這勿是吹牛辰！柯大福常常到廠裏來說，國民黨要先打租界，勿讓烏龜王八躲到租界上去。國民黨來了，他要回來做縣長！」李榮生想着啥說啥，說着啥，就啥，趁他嘴高興，聲音大得全是他的世界。黃克昌，湯瑟蔭……他們聽得個個有點面孔變色。

『這種東西應該打倒他！』

『娘賣的！靠了一點臭銅錢。就無法無天，看人就勿值錢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李榮生說停了的時候，大家就借溝頭放水，罵海罵●。聲音像春天的菜花蒼蠅，嗡嗡嚙響不清。說這點話的人，沒有說定誰，有病可自得知，聽的人，就覺得一支支的冷箭，都是射向自己。黃克昌湯瑟蔭……往昔高談闊論的雄風，飄到了望不見的地方去。這裏是不能再留，一個個溜開了茶館。黃克昌溜出茶館的時候，還給馬仁發拉住了。『再坐一回罷！』弄得大家哄笑，黃克昌臉子紅得進退不得。

那點事，曹桂清一聽就想告訴二叔。可是二叔上城了，在肚子裏悶了一日一夜。第二天一早起身，披着衣服，打開門，看見二叔。『小二！國民黨要來哩！』就耐不住的吐出來了。

『喔？』二叔今天新女婿要來，上三和鎮辦點東西。昨天上城走多了路，晚上又回來得遲，睡得遲，眼睛一眈眈的張不開；腿裏又打不轉彎。直腳外國人樣的，差不多一步一個呼欠，一步一個懶腰，拐上廟角頭，給曹桂清一句話說得站住了。

『城裏沒有消息呀？』曹桂清把衣扭扣好了。『李榮生上海回來說。』

『啥時候？』

『昨天早晨。』曹桂清頓了頓；『他還說——』忽然又縮住了。

『還說啥？』

他不說那縮住的話。『胖娘子大概嚇得跑上上海去哉。四更裏我出來小便，看見他們幾車子東西朝南。真好笑哩，昨天李榮生在茶館說格時候，黃克昌湯瑟蔭，他們赫得面孔都轉色。』

『喔！』二叔沉吟着；『真要打過來？』又往北走了。

『你等我一回。一同上鎮去。』曹桂清看二叔走的時候，喊住了他。於是進去關了門，下了鎖，和二叔一同往鎮上去。『去聽聽有啥消息哦？革命軍真打過來，躲着格就好露面，觸勿死伊娘格。東捉西捉，真叫弄得勿太平！』

二叔有點担心的樣子。『躲着格好回來，抓去格勿曉得奈能？』

『大福有信回來？』曹桂清想來想去，要說到大福身上去。

二叔搖搖頭。

『他妹子嫁也勿回來呀！』他橫來豎去，要說那件事：『李榮生說他常常到工廠裏開會。國民黨來了，他要回來做縣長。』

國民黨要殺頭，那不是好玩的。二叔想：那孩子就是國民黨，也不該說是，何況真的不是？於是連忙掃得清清楚楚：『瞎說，瞎說！』

『勿騙你！他說常常看見！』

曹桂清堅執着的時候，他又往那面一想：吳佩孚已經倒了，孫傳芳看上去也

不行；革命革成功，國民黨就有官做，最好那孩子是國民黨，最好叫人家個個知道，於是不再響了。

到了鎮上，湯瑟蔭和黃克昌，還有張大郎，他們還沒坐上茶館。在街背後偷偷地講話，神色有點不安詳。曹桂清一眼瞥着，拉拉二叔，轉彎去擦過他們的身。他們見了人，話就停止了。等人走過了，他們眼睛像給啥吸牢住的跟着過去。他們的眼睛裏，有着憤怒，也有着恐怖。

張大郎咬住牙齒。「觸伊娘格！格個老龜頭，養兒子會做國民黨！」獨個兒在嘍咕。

黃克昌和湯瑟蔭，沒有管着張大郎的話。

「八爺還是避到上海去妥當！就說打租界，打外國人，總勿是容易格。我說得快點走，時勢是說勿定格。國民黨來了要走就難。我看時勢勿對的時候也要走。好得帶得動格東西，太太全帶走了，帶勿動格就讓他燒也好！毀也好！」

湯瑟蔭落魄失魄的想不到如何安頓自己。黃克昌的話，叫他變成了一個石塊。

『八爺你還是早點到上海去！就是革命軍打勿過來，去上海，算玩一回，也好。』

『對哩。』張大郎贊同黃克昌那意見；『黃先生說得對。』

黃克昌見說話有了贊同的人，更覺得自己的意見寶貝了起來。『現在有身價人，差不多全走啦。施德校長上星期就到上海去啦。時勢總勿對，李榮生才敢勒三角街上大喊，勿然他敢？』

一個恐怖世界的砲聲，湯瑟蔭好像已經聽到了，正打中他胸口。『吳大帥孫馨帥，奈能沒一點屁用，打勿過那點強盜！』他埋怨。

『說話小心點！勿要給那老龜頭聽見。』張大郎把眼睛向四處掠，好像鼠子關心着貓。

黃克昌覺得張大郎那意思不錯。『對呀！勿一定給那老龜頭聽見勿好。除了

你我，隨便那個都勿行。窮人個個高興革命。吳大帥就失敗在這點上：革命軍到那裏，老百姓替他們領路，報告消息，送他們吃的用的。連自己弟兄，聽說同革命軍打，就高興起來，上了仗，槍口會倒過來。世界反了，還有啥話說！」

湯瑟蔭真感到悲哀！世界真要翻身子呀？

● 我們那兒普通人家備嫁奩是十件頭。好一點則一櫥箱，或兩櫥兩箱，也有四櫥四箱的。不備十件頭的，就是頂窮的人家。

● 罵海罵就是亂罵。

十四

一

朱大狗下了工，疲倦地躺在狗窩樣的舖上。似乎要睡去了，聽得有人喊他，把眼睛張開一點。陸才明站在舖前，對他笑。

「做夢楊巧珍呀？」

朱大狗沒有說啥，又把眼睛閉上了。陸才明就動手調弄他。屁股擱到舖沿上，半倒下身子，一支膀子勾住了朱大狗的頸。

「好阿哥！」陸才明裝着女人的聲音。

於是全屋子的人都笑了。屋子是又小又黑又低。靠四壁，連朱大狗的，橫着

五個不整齊的舖子。當中空着一塊，擺着一隻竹片做的桌子；散亂地放着幾條跛足的櫈子。一隻角裏有人燒夜飯。煙噴了一屋子。也有剝腳的，也有幹雜的，……空氣是沉悶的。這麼一笑，沉悶的空氣，起了個躍動，那個又黑又小又低的屋子，似乎要飛走了。

『你有屁眼叫人觸？』

剝腳的黃萬金，在笑聲過後，同陸才明打趣起來了。

朱大狗已經坐了起來，把陸才明推下了舖。『願吃三年苦，勿高興觸伊臭屁股！』可是陸才明很快的又把屁股攔到了他的舖沿。

『三年？』張小狗把柴塞進了灶肚，火旺不起來，鼓起了嘴巴，含着一口風，抿小了嘴皮，對準火門吹了幾回。福一聲，冒起一股火，噴出一陣烟，他連忙眼睛一閉，眼淚可掛下了。用手背去扭一扭。『三個月就要到圓馬路去哩！』
橫邊補襪的李榮生倒起了勁。『迭隻挂老倒滿漂亮，大狗今夜阿去嚟？』

「你今天推着幾個錢？叫了阿是？阿拉還沒發工錢啦！」朱大狗冷然的。

他們一起住着的，都是同鄉人。你搭我，我搭你，原都不相識的，現在都認識了。朱大狗同李榮生本來認識——三和鎮上老朋友。李榮生認識陸才明——是他堂房弟子李小貓的表兄。黃萬金張小狗和陸才明，以前一起在同興紗廠做工。他們職業不同，李榮生推小車，朱大狗陸才明同在新申紗廠。黃萬金張小狗同在華商烟公司。都離開高郎橋不遠。每人出了二毛錢一月，賃下那個小屋子。火倉也合開。燒洗一天一輪，今天輪到張小狗。

「勿要說亂話！講正經！」陸才明先放正經了臉；「今年你要回去？朱大狗！」

「他心里怕勿熱忒忒？楊巧珍一年多勿見哉。可是他回去得？湯殺人要抽他筋！」朱大狗沒有響，李榮生却說了。「大狗！我十二月初頭要回去，要替你帶點哈給楊巧珍？我總歸勿觸伊好哉！漂亮？」

黃萬金穿出來。「那時候也勿要你帶啥哉！革命軍打過來，七豪劣紳準會打跑哉，他會熬得住再住在上海？恨勿得要飛到楊巧珍良心裏去了！」說得有點發噱，大家哈哈的笑。

「只聽見蒼蠅鑽得牛屎裏，勿會聽見過人會鑽到人屎裏！」李榮生笑到末尾，還一頭笑一頭咕。

陸才明也在咕：「你也想鑽鑽？」

張小狗是華商烟公司工會幹事。他笑了一回，就從革命軍說下去：「喂！范金根確是三和鎮人。後天禮拜天，工會開會，他板到。朱大狗！李榮生！去認一認，認得勿認得？」

「三和鎮我有那個勿認得！有啥范金根范銀根！」

「對哩！三和鎮邊方格人，背也背得出，燒了灰也認得！」李榮生想了一想；「要末范三狗啥人？范三狗給黃克昌辦得吃了官司，范大郎范二郎早死了，

小輩裏又沒啥人，難道老輩裏啥人？」

「勿，年紀很青！不過二十二三歲。多得二十四。瘦瘦的矮個子。黑黑的臉，不大多講話。」張小狗形容范金根。

「三和鎮只有一家姓范格。」朱大狗堅決的；「范家就沒得這樣一個人！」

「國民黨勿說真姓名。勿叫范金根呢？」

「對呀！」陸才明以爲黃萬金那意思不錯。

「說起來三和鎮有這樣一個硬氣小夥子？」朱大狗懷疑。

李榮生來順一句：「全是屁用場也沒有格，會革命！」

「觸你娘格！」陸才明罵起來；「三和鎮人難道個個像你里兩個末代？」

「你曉得屌！三和鎮事用勿到你管！末代也勿關你事，勿末代也勿關你事！」

你勿末代，要修到范家譜上去叫范金根爺？」

於是李榮生拍拍拍的拍起手來，覺得朱大狗罵得痛快。

「觸你娘格！小烏龜！朱大狗，屁大，舐得滋味阿好？」

「你勿要活蟹捉勿着捉死蟹！」李榮生譏諷陸才明。

「嘴硬勿是好漢！」黃萬金煽他們。十個脚指叉，隻隻剝到了，手指送到鼻子上嗅了嗅；「外邊場地大，來一手看看高低，革命軍來了，也好檔個頭陣，勿要放走了烏龜忘八蛋！」

「來！」李榮生把剪刀、線軸，襪子丟了，站起來，兩隻膀子伸了幾伸。

「烏龜才聽狗煽！」陸才明一句罵了兩個。屁股擱在朱大狗舖沿上，兀自不動；「好阿哥！阿對？」又裝着女人的聲音，把膀子勾起朱大狗頸來。朱大狗猛的一推，陸才明從舖上滾到地上。李榮生拍脚拍手的開心。

「老子夜飯燒好了，鬧餓了多吃幾碗。」

張小狗站起來，抖抖身上的灰塵。黃萬金找個火柴，點亮一個煤油燈——那是在上海不容易看到的。朱大狗跨下床。陸才明爬了起來。李榮生停止笑——他

們停了爭吵，搬櫬的，抽筷的，抹桌子的，找碗的……預備吃夜飯。屋子是西向的，門沒有關上，吹進一陣尖溜溜的風。朱大狗打了個寒噤，走過去把門關上。

『十月風，躲勿過！』張小狗看朱大狗還穿夾的；『你還勿去贖棉襖？』朱大狗沒有響。

隔了一天，到禮拜日了。柯大福下午四點多鐘，走出華德里，走上華德路，就碰到了朱大狗。

『喂！大福！你——』

張小狗關照好朱大狗，散會總在四點鐘左右；四點鐘前他就和李榮生在華德里口走來走去等。不意却等着了柯大福，他奇突起來，往弄裏望望，張小狗站得遠遠的對他雲眼睛。

『喔！大狗呀！』柯大福站住了；『你勒那里？』

『我勒新申紗廠。你呢？』

放了暑假，丁冲曹峯雲回去了，他到法租界一個暑期學校做教員。一暑假的活動，又沒找到事。開學的時候，看見報上大連小學招請教員，就去應徵；供宿不供膳，拿十塊錢一月，算得了一個安頓。他到了滬東，黨就派他做一點工作。張同志正在滬東工作，看他思想還不差，章毓奇情奔以後，他的批評，張同志更認為滿意，認為是一個可造就的戰士，也就接受了。那工作是祕密的，不好對人說，他就隱瞞了一半回答朱大狗：『大連小學，你來玩！』

『哦。來格。』

『你一個人？』

『不。』朱大狗指着旁邊立得遠一點的李榮生；『你認得？李榮生』
『喔！李榮生！認得！認得！』柯大福向李榮生笑了笑。

李榮生走過點，笑着招呼：『大福！』

朱大狗一年多不回去，想到了家裏：『我家裏都好？』

「我春天出來了沒回去過呀！——出來時候都好！」

「暑假也沒回去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實在是沒有啥話要說；朱大狗就找點來說：「大祿育才學堂要畢業了呀？」
「就今年暑假畢業。我送他蘇州考師範，沒考取，寫信來說，還在育才補習。」

「你們小弟兄真好！」李榮生插嘴。

「說得好！說得好！」大福謙虛了一回。接着；「我還有點事。你里有空到我那里來玩。近殺，就勒大連灣路。」揚起右手向西指了指。同時，點點頭走了。

朱大狗李榮生，同聲拖了個：「哦！」點着頭，眼睛直望着柯大福的背。又相互地望着，意思好像是問：「這就是范金根呀？」

柯大福一走，張小狗就趕過來：『阿是三和鎮人？』問他們。

一一

張同志走進大連小學，看見有旁的人，在天井裏站住了，向柯大福招呼了一聲。柯大福走上天井，並着張同志的肩就一同走出大門去了。一邊走，一邊低低地講。走到弄口，曹峯雲和丁冲來了，張同志就點點頭走了。柯大福和曹峯雲他們走回了學校。

柯大福和另外一個教員，住在亭子間裏——那個教員同柯大福一樣來的。那個教員散了學就出去了，他們自由自在的關在亭子間裏閒談。

『張同志這傢伙常常來看你？』曹峯雲躺在柯大福床上問他：『那你靠不住呢？』柯大福坐在他旁邊。

『不！我相信中國革命，有中國的特殊情形。』

『看不出你也有革命理論了！看不出！看不出！』曹峯雲跳起來，張大了嘴巴。驚奇得似乎發現了什麼偉大的人物，或少見的事情。『西方有馬克思列寧，東方有孫中山和柯大福了！』有點諷意。

『什麼鷄巴革命！』丁冲半晌冷冷地說了那句。他老是那麼什麼事都不屑的態度。說着又哼起一支不入調的歌來：『妹妹我愛你……』叫人聽了會惡心。他是戀愛的聖手！音樂的笨伯！

曹峯雲不管他的唱，嬉皮笑臉的罵着他：『反革命！槍斃你！』舉起一隻手，翹起食指，作瞄準的姿勢。

『反革命？哼！你看老子，革命軍來了，照樣是黨員，委員——老實說光頭黨員就不高興做。』

『投機！』

『世界上就沒有傻子！真革啥命；革啥屁個命！』

丁冲和曹峯雲吵起來。柯大福覺得什麼革命，革命，叫人聽了不好，要阻止他們；可是知道，阻止是阻止不住的，於是把話頭向另一個地方撥一撥。

『丁冲年假裏要和任雅鳳租小房子？』

曹峯雲搶着說：『還租得下小房子，拆姘頭了！』

丁冲不響，曹峯雲又說下去：『任雅鳳肚子大了，叫他去求求老丈人，吃了三個耳光！』

『你你娘的！你造謠！老子會爲一個女人去求人？吃耳光？』丁冲感到侮辱他，起來反辯。

『可拆姘頭阿對？』坐到了丁冲那邊。丁冲躺在對過那個床上老沒動過。

『高興就愛，不高興就不愛，有什麼姘頭好拆！』

『那末現在高興誰？火車鮑雪維？』柯大福也來一句笑話。

『李莉老早介紹了長青。』曹峯雲不知爲什麼突然轉口過來；『大福你年假

回去？」

「不回去。你呢？」

「後天就走。看上去明年就開不成學。回去幹他一下，做了縣長，請你來……

……可是你在上海小心呀！這幾天關北風聲不對呢！」

「你不回去，住到那里去？」丁冲問柯大福。

「預備就在近段租個亭子間。」

「我搬來和你同住幾天。」

「不回去？」

「回去。住半個月，弄好一部「情書」去出版。年底回去。你近來革命得無聊，連東西也不寫。曹峯雲也這麼，只一日到夜革命革命，革什麼鷄巴的命！」

「青年人革命，真不怕羞！」曹峯雲像煞有介事的反諷丁冲。

柯大福味的一笑，笑得曹峯雲莫明其妙。「笑什麼？」

「笑你投機！你自以爲革命，自以爲別人投機，就不知自己也投機，還有老同志會看出你肚腸呢！大福同志是不是？」丁冲的話一刺了兩個。

柯大福沒理着他。曹峯雲還是嬉嬉哈哈鬧。「啊呀！跑上惡狗村了！冷的笑，熱的嘲……不來！不來！吃不消！」他裝作逃避的樣子。退，退，像和惡狗交戰，且戰且退，忽然屁股碰上了門。門上有一股力，推着他的屁股，讓開點，回過身來的時候，那個教員已走進門口了。

十五

一

壽郎麥管哨子塞在嘴巴裏，一面五拉五拉吹，一面把小三郎馬口錢匣子一踢，蝌蚪苗滑膩膩的翻了一地。

『小蟹！告訴你爺！……咳！……咳！……咳！……』小三郎帶哭帶罵。

『你罵？小蟹！』壽郎迫上去；『再罵就括你嘴巴！』又五拉五拉的吹。

『罵你小蟹！咳！咳！……爛腳格，要你踢我匣子！』

『好！算你亨！』右手伸過去，把小三郎用力一推。

小三郎叫推後了幾步；『呀……呀……呀……』哭得更響；『壽郎打人！咳，咳，

壽郎打人！呀……呀……」不停地哭。

天色有點暗了。壽郎放了晚學，就去同朱家宅上那點孩子吃碼子。吃過碼子，探麥管做哨子，撈蠅蚪苗，不知怎樣，別的孩子全跑了，就贖下他和小三郎，兩個鬧了起來。二叔正要找他回家，聽見了相罵的聲音，站在場心裏，拉着喉嚨喊：『壽郎！壽郎！』

『來哉！』父親叫了幾聲，他蒼蠅鑽在牛耳裏似的回着那麼一聲，好像不敢的樣子。

『死勿了格！到晚還勿死回來！』

壽郎脚步很遲，不敢回去。牛步子拖過朱家西南宅角，袁老虎和朱生叔公，正在講話。

『縣長逃了換啥人呀？』朱生叔公很急切的問袁老虎。

『說是國民黨裏格。』

「勿是大福？」

「打聽勿出呀！去問問阿二，他總知道。」

國民黨來了，柯大福要回來做縣長，說了兩三個月了。三和鎮一帶差不多男女老幼皆知。今天袁老虎上城看兒子，曉得國民黨真來了，縣長、公安局長……全逃光，換了國民黨的人。城裏到處掛着紅旗，角上有塊藍的，放着個白星。積穀倉裏旗杆上還掛着面白星的藍旗，說做了縣黨部。縣長逃了，那個來做？說是國民黨，打聽來打聽去，可就打聽不出是啥人。

袁老虎和朱生來找二叔，壽郎跟在他門背後。他們走進宅，和二叔講話；他就乘機溜到娘那裏去了。

「小二，城裏縣長逃啦，國民黨來啦。大福有信來？」

「喔！沒有呀！你今天上城去看金虎？」

「是呀，」馬上轉口懇求：「大福回來啦做縣長，要叨叨情，拿金虎放了

呀！」

朱生於是就插嘴：「那勿消你說！大福做了縣長全會放出來！湯瑟蔭他們也要打倒！錢糧稅項也要減輕！大家都有光叨！」

二叔輕輕的微笑：「有格福氣倒好哉。」可是心裏是高興的。說得好，金元寶，說得好，銀元寶，謠言真會事實嗎？成了事實，對呀。……三星高照，那是頭一個福星呀！書包翻身，真不是瞎說的！

「小二！無風決勿會有浪！你相信？人家爲啥勿說你做縣長，勿說我做縣長，要說大福呢？」

袁老虎覺得朱生的話說得是的：「對呀！張三好說，李四也好說，偏說大福，格裏總有道理。」

二叔不在聽他們的話，只看着宅東橫身，漸漸走來的人影，漸漸走來的車影。不要真大福回來了？他心裏這樣想，也這樣希望。從暮色蒼茫中，那個影子

上了橋，才看清了，希望變成奇怪：爲啥這樣遲了，他來？他趕過去：「喔！章先生！」一肚子奇怪。

「喔！子祥兄！恭喜！恭喜！」章先生小八字鬚一掀，雙手捧起來作揖。二叔感到他跟這春風一般和暖。真的冬天過去了嗎？

二叔把章先生接到前頭屋裏。前頭屋裏暗赤赤的。他到西頭屋裏搬了個煤油燈過來，攔在一個破桌的角上。

「子祥兄，大福要啥時候回來呀？」

二叔弄得臉上熱烘烘的。「勿曉得呀！請坐！請坐！」

章先生坐下來了。「少年人像朵花，越開越大。我裏真沒有用哩，子祥兄！把眼睛看到西頭屋裏去；阿姊呢？勿要忙啥！我是就要走格，說句話。」他隱約看到他阿姊忙脚忙手，像在忙啥。

「吃勒夜飯走！若弟！吃勒夜飯走！」章先生乳名叫若郎，雖然遠房，二孀

從小這樣叫慣他的。她依然忙脚忙手，她要留章先生吃夜飯。

『勿呀！阿姊！我有點事啦，說了幾句話就要走，你勿要忙！恭喜你呀！』
小八字鬚又揪了幾揪。

袁老虎朱生還沒走，從場心裏已經移近亭廊簷，靜靜地聽。朱生拉拉袁老虎袖子。『你聽出他恭喜啥？』

『總是大福了。你說阿是？』

兩句話一說，前頭屋裏章先生給二叔講話的聲音，突然低下來了。

一一

馬仁發城裏回來，走到南市梢，公興孫老板招呼他：『仁發回來哉！奈能？』天已經有點烏赤赤了，只是那懶洋洋的風，還跟白晝飄得一樣懶洋洋。

『革啥斷命命！格般小蟹全胡鬧！自己做了官，還想得到我里小百姓！』馬

仁發一肚子火氣。

「商民協會阿聽說要組織？」

「哈商民協會屁民協會！對你說革命就是自己要做官！」孫老板不響；「輪船現在還勿開，上面勿派人來，城裏格般烏小蟹，就弄勿成哩！」

消息傳下鄉來，城裏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新國旗，馬仁發天天望國民黨下鄉。也天天望柯大福回來。他要革命！他要做國民黨！他叫女兒縫了面新國旗，星是八隻角，吊在自己的屋頂上。這是三和鎮第一面新國旗。他要革命，他要做國民黨，簡直坐也坐不定，立也立不穩，一回跳到二叔那裏，一回跳到東鎮，一回跳到城裏，他想找一條可以走上革命的路。這回是他第二次上城了。第一次上城是前日，消息傳到鄉下的第二天，城裏已經掛了四天的新國旗了。

馬仁發委實氣死了。第二天直到散市，那面三和鎮唯一無二的新國旗，他還沒有把他掛起來。他覺得掛着實在沒有意思。

但是，那天張大郎却學了他的樣，做了三面八角星的紙國旗：自己門前掛一面；替八太太（湯瑟蔭老婆）門前掛一面；（湯瑟蔭避到上海一個多月，八太太一手持家；可是女流總有許多地方不到，就由張大郎幫忙）還送了一面黃克昌。他把紙國旗掛了起來，望望馬仁發的屋頂，想比一比那面來得鮮明，可嚇了一跳；『孫馨帥又來了？對呀，他昨天上城，總聽到了啥消息。勿行！』正想把那面紙旗撕碎，馬仁發並着二叔的肩，講着話走過去，打他面前。

『喔！二叔！坐坐罷！』張大郎先招呼二叔，再招呼馬仁發；『馬仁發一淘來坐坐呀！』

『勿哉！大郎！謝謝呀！』二叔同以前一樣藍布竹裙。只是爛氈帽因為春風來了，早脫去了。

『馬仁發！今天你爲啥勿掛旗？』張大郎又問馬仁發。

馬仁發的回答却帶點諷意：『你也掛啦，我還掛他做啥？』也有點像說笑

話。

『革命就準你革？』張大郎不高興的說了一句，就趕上二叔一步；『大福啥時候回來呀？二叔！』

『勿曉得呀！』

『二叔！大福做官哩！我大郎要靠隻脚呀！』半真半假的樣子。其實心裏是挺誠懇的，不過因為有馬仁發在旁邊，要是放誠了，覺得太難為情。我大郎以前八爺勿倒，對那點人真不在眼裏，你馬仁發也曉得呀！

『聽人家說！大郎！瞎說呀！』

『我里去年就曉得哩！』二叔他們儘管趕前，他儘不放鬆的跟；『真的，你勿好把我一脚踢開呀！』

『真格、大郎！沒有格件事！』

『二叔！你還客氣！』

馬仁發覺得張大郎跟牢了纏不清，不好和二叔說啥。心機一轉，索性下次說罷；『二叔再會！』屁股別轉來，拉着張大郎同走。

『再會！大家再會！』二叔回頭他們。

張大郎給馬仁發拉走了，很不開心；『我跟二叔說話又礙着你啥格？挂旗耐不得……』

『你自己勿漂亮！你們有仇，他恨你；他兒子革命，會許你啥？你想！真一相情願！慢慢地，我……懂哦？』馬仁發哄小孩子似的平着張大郎的氣。

張大郎也是狐狸。狗肉不吃狗肚腸會知道；馬仁發的話，出屁樣的亂放，心裏就不是這樣。可是傻也得裝，而且傻裏也儘好使點俏：『對！仁發託你疏通疏通！還有八爺！你也順帶說說，大家總明白的！黃胖太太總也要走路，我去同黃克昌商量商量，那是……』眼睛霎霎！『有滋味格呀！』他曉得馬仁發脾氣，貪這一點，這點食應該穿到鈎子上去。

胖娘子，要打倒他！跟施德一樣要打倒！可是！『有滋味格呀！』叫他心跳。『啊，笑話哉！格就勿是老朋友啦！』對大郎一看，像是動氣的走了。

張大郎明白得不要明白：『拜託！拜託！』

張大郎抱着一肚子愉快，到三角街茶館裏找黃克昌，黃克昌已經回去了。于是找朱德和談了幾句，抽了兩筒煙，一同上胖太太家去。走到城隍廟面前，又碰到了二叔，罩了件藍罩袍，套着半舊的黑馬褂，瓜皮帽一頂，同章惠民先生一部車子——二叔坐上手，章先生坐下手，報馬●一般朝西。

『啊，二叔！那里去？』他招呼二叔。

二叔回答：『育才高小去！大郎！』

車子走得很快，張大郎想再說句把話，二叔已經給載着走得很遠了。

黃胖太太宅上，陰悽得鬼都要出現了。張金根站在橋門頭閒望。二月底了，楊柳已經生了小葉，桃樹也開開來了。太陽同黃鶯的歌一樣清朗明快。天，還沒有變，怎麼世界變了呢？他感傷主人的落難。他想到主人，立刻感到一種責任。不要那兒有小偷爬進來？這是亂世當口呀！最多趁火打劫。於是他就輕快的去巡視。陸婆像母豬一樣蜷縮在灶間打瞌睡。

『喂！陸婆小心點呀！』他叫醒了陸婆。

陸婆心急慌忙張開眼。『喔！喔！』看着張金根。

胖太太家裏，就留着三個人。黃克昌是總鎮守。他起先也有逃的意思，爲了要顯點忠心，總想等等看罷！結果便弄得要逃也逃不得了。往來上海的船，朝陽給孫傳芳拉了去，其餘都不敢開。交通斷到現在已經半個月，事情原還不像想像的可怕，心裏却無日不跳動，連茶館也弄得不大多上；就上也只坐一回兒。此外還有一男一女是差喚，那便是張金根和陸婆。太太，兩個少爺，寵愛的丫頭小

紅，全避到了上海。其他用人就全歇了生意。

張金根巡視了一回，又回到外面，要走進自己的房間去，張大郎帶着招呼進來了。朱德和跟在他屁股頭。他們背了一身太陽，暖洋洋的。

「金根！」

「喔！大郎！請坐！還有朱德和呀！請坐！請坐！」張金根在門口站住了。

「勿客氣！」張大郎和朱德和同聲答。他們已走近了張金根。張大郎要緊問：「黃先生在家呀？」

「城隍廟看辛先生去哉。」

「喔！」張大郎失望的樣子。裏外場的頂空，他都望了望。「他沒有把旗扯起來呀！」他就不想走進屋子去。

「他說扯了怕反而勿好，人家會說冒牌。」

張大郎吟哦着，也不反對，也不贊同。可是意思是說，那見地也不錯，擺了

擺腦袋。

「我里去看黃先生呀！」他擺了擺腦袋以後。脚尖別轉來了。

「勿坐一回呀？」

「勿坐啦。」

到城隍廟裏，黃克昌正和辛達人對面坐着，抽着煙談話。張大郎還是走在前頭，他聽見黃克昌那麼說：「勿是沒交情格。達人先生，拜託你呀！」

「我一定拿那點事說。二叔父子總勿會忘記格！」

下邊黃克昌就沒有接口，已經看到了張大郎他們。「大郎，你里啥地方來？」

「到你宅上拜訪過呀！」張大郎回答。

「看我？有啥事？」張大郎說話的時候，他把一段煙塞到嘴裏。還沒抽着就拔了出來。

「沒啥事體，瞎走走。」

「進來坐坐呀！」辛達人招待他們。

「謝謝！」張大郎跨進門去；辛先生格回要恭喜你得發呀！柯大福，你里是要好朋友呀！」

辛達人倒了兩杯茶給張大郎他們，又授了兩支煙。「朋友是要好，就可惜自己沒有這點才幹呀！」

「客氣！客氣！」辛達人要給他點火的時候，他搶着自己點。「我來！我來！」點着了，把自來火授給朱德和；「要請說聲好呢！」

朱德和抽着煙也附和起來；「對呀！要請說好一聲，辛先生。」

「我也對辛先生格樣說。」黃克昌乘機自白。

「啊！真叫時勢英雄！現在施德也就勿能勿低頭！二叔剛才同章先生一部車子朝西到育才去，總有啥——」張大郎不勝嘯吁。

「同章先生一部車子朝西？」黃克昌驚奇得把香煙頭一拋。

張大郎不願再談的樣子，朱德和代答：「是呀！闊氣啦，章先生倒坐下手。」

那點小學生的吵聲，真如要翻轉那個破廟來一樣。辛達人看看壁上的自鳴鐘，上課，已過了半個多鐘頭。

黃克昌會意到了。「辛先生，上課了，再會罷！拜託你格，費神！費神！」立起來走了。張大郎他們跟在他背後。辛達人一邊送他們，一邊搖鈴。客郎！客郎！客郎！……

張大郎回頭看辛達人不見了，便輕輕的向黃克昌說：「辛達人那傢伙，笨頭笨腦，嚙啥用場。你看！現在還勿動動，只纏牢了那些小鬼頭。我有柯大福格樣一個好朋友，要追到上海去哉。馬仁發那個傢伙就厲害，他到處出馬，和二叔打得火熱。我托過他，這傢伙只貪——」把大拇指和食指圈成一個圈，表示洋錢；

『你說格條路走得？』

『我同他交情不夠呀！還有他女兒開除，有點恨魁少爺啦。』

『有啥道理！只要那個！』又把手指圈成圈形；『你擺在我身上！』拍拍胸脯；『不過勿曉得格東西，你預備用，勿預備用？』

『只要保得平安，多少也不在乎！太太脾氣我曉得。』

『那就事無不成！用一錢，要成一錢事。用了錢不成事，是癩生；要用錢，無法用，也曲死。辛達人格傢伙，你給他錢用，他就勿曉得奈能用！馬仁發那個傢伙就靈。』一口氣說得黃克昌服服貼貼；『現在橫豎還勿曉得誰來，勿就要拿錢出去，說着帶個脚，也落勿了啥。你說阿是？』

『對！對！』黃克昌打心裏喊了出來；『好！大郎！拜託你！』

四

施德避到了上海去，章惠民是代理校長。歡迎會上，他是主席，笑容滿臉，一壁拈着鬍子，一壁報告。下面站着五六百個小學生，由各級的級任老師督領着。二叔不安的坐在旁邊，訓育主任黃先生陪着他。

『今天我們開這個會，是歡迎新校董——柯子祥先生。』章先生在台上，用着帶有崇明土音的官話，報告了兩句，下面各級級任老師，先鼓着掌，學生就全跟着鼓起來。響着總有分把鐘，停了，章先生就把二叔介紹給學生：『這位就是新校董柯子祥先生，我們全體致最敬禮！』自己別轉屁股，面對着二叔。

『司儀的事務主任施兆辛先生就朗朗地喊：『一鞠躬！……再鞠躬！……三鞠躬！』』

施兆辛每喊一次，章先生領導着台下的教員學生，對二叔鞠躬一次，每個躬，頭差不多要頂到膝。陪着二叔的黃先生，那時也立了起來對二叔鞠躬。二叔孤單單的弄得不知道立好？還是坐好？儘欠着半個身子，屁股着不上檯面。

三鞠躬完了，章先生繼續報告：『柯子祥先生是三和鎮人。是我們這里民國七年第四屆畢業校友——柯大福先生的尊翁。柯大福先生，同學就說有人還沒認識過，可是他的名，我們是大家知道的了。他是國民黨同志，有能幹，有魄力，敢作敢為，為民衆謀利益，努力和帝國主義、軍閥、貪官、污吏、土豪、劣紳奮鬥的！現在革命成功了，我們每個人都能享太平之福，這是何等快活！更快活的，我們能請到這位革命同志的尊翁，來做我們的校董！……』台下的手又拍起來，章先生的話，不得不停一停。

『說起柯大福同志，那真是我們每個人（連我自己也是）做人的好榜樣。他沈厚寡言，肯用功，肯研究。做事的時候，就是他用心研究的時候。所以他每做一件事，就要從這件事裏得到不少學問。他在本校畢業后，就去考上海師範。二次不取；但他不灰心。他曉得自己的學問還該努力，勤讀不輟，終於第三次考上了蘇州師範。這五年裏，他也沒有一天懶惰過，還是不斷的努力，學問進步更快，

常在各種報章雜誌上寫文章。前年他蘇州師範畢業了，跑到社會上做事，看出中國的腐敗，認為非革命不可，就不怕艱苦，加入國民黨，從事革命。據說他在革命期中，非常勞苦，常親自到工廠裏去向工人宣傳。我們不是聽見說上海是工人打下來的嗎？柯大福同志有着不少功勞呢。柯大福同志是我們的模範！他的模範人格的養成，是柯子祥先生教導有方。我們請柯子祥先生來做校董的意思，我們就是想要從柯子祥先生那里得到一點人格上的教養！」

章先生退了下去，施兆辛朗朗地喊：「校董柯子祥先生訓話！」台下的手，拍拍拍拍……又拍了起來。章先生殷殷勤勤請二叔，二叔推辭，台下的手，就不肯停下來。拍拍拍拍……

五

這天黃昏，突然下起雨來了。

曹桂清父子關緊了門吃夜飯。壞油箕走來，剝！剝！敲了兩記門，嚇得曹愛郎立刻變了臉色，差不多要開了後門拔脚逃。曹桂清也有點怕，可還鎮靜。「啥人？」心里是想：下雨了，還有誰？

「我。」壞油箕連話都不敢說得高。

壞油箕的聲音，他們雖然四個月多沒聽過了，究竟沒忘記，一聽就明白，心才放了下來。曹桂清便去開門。

「我當啥人！」曹愛郎心裏還有點跳；「小烏龜！下雨來嚇人！」

壞油箕進了門，揭去了披着的壞簑衣，混身抖幾抖，抖去點水。水花濺到燈火上的時候，發出嗤，嗤，嗤……

「雨落得大呀？」曹桂清問。

「大呀！」

大家聽着外面，雨如倒下來一般。

曹桂清和曹愛郎又坐下來吃夜飯。壞油箕還沒把身上的水抖清楚。忽然雨聲裏漏來鐵錫鐵錫的腳聲；還有很清楚的雨點打着紙傘的聲音。聲音越來越近，終於到門上叫門了：『桂清伯！開門！』

壞油箕本來還在那里抖水，隨手把門開了。『包外狗！』他還招呼了一聲。『你格勒里？』包外狗下着傘閃進來。傘提在手裏，要往角落裏擺，水像從滴水管裏漏下來似的流。

『格烏龜只敲門，勿叫人，嚇得我魂不附體！李喬郎捉去，勿是黃昏頭。落雨？』曹愛郎把壞油箕來的情形告訴包外狗。他心裏還有點餘悸。他新打北沙溜回來。他一回轉來，才曉得土豪劣紳走狗……還沒打倒。胖娘子湯殺人原躲到了上海去，黃克昌還是淌來淌去，那末活着。他還提心吊胆不大敢露面。

壞油箕似乎抖清了水。『國民黨來哉，還會捉人！』他故意這麼快活。

曹桂清看他們都沒有坐。低下頭來，瞅着眼睛找櫬。在一個黑黑的角裏找到

了。『那裏有櫬，你們坐呀！』握着筷的右手，向那個角落裏指着。

壞油篋去找了一條長櫬來，同包外狗坐下。

『桂清伯！時勢看上去勿行呢！革命軍來哉，也嚇得啥兩樣。』包外狗心裏同曹愛郎一樣不安。黃二范三狗他們還在吃官司。自己總算逃得快溜到了東灘。

『倒勿是！你看！抓去格勿見放回來！黃克昌格傢伙還是格樣搖搖擺擺走動！我真有點怕！連那裏有個響聲就要心跳。』曹愛郎加句說明。曹桂清沉着的說：『話是說勿來！』

『勿要是謠言？勿是輪船還勿開？時勢總還勿大太平？』壞油篋原也是担心的。他在搶案裏也有名字，嚇得東躲西避。

『謠言倒勿是謠言。袁老虎就看見過新國旗。二叔做育才學堂校董，章先生大講柯大福革命同志好，格也可證明是革命哉；勿然章先生真勿是懸大！不過——曹桂清可以提出許多革命證據，就不過他不能說明：爲啥土豪，劣紳，

走狗還不打倒？

雨聲細了一點，隱約有雷聲。

曹愛郎十一二歲就死母親，家裏什麼事，都是父子兩個做。吃完夜飯，他收拾碗盞的時候：『打雷呀？』他先聽見雷聲。『三月裏有雷？』

全靜聽着，隔一回，真的，又是輕輕的轟一聲。

『驚蟄過哉，應該有雷。』曹桂清用他的經驗下說明。一邊用手指削尖了火柴梗剔牙齒。剔一回，嘴就嘔幾下。剔了一回，剔清楚了，開門出去出尿。腳站在門檻內，肚子挺得很出。從門簷子裏漏出去的燈光，照得雨的路面亮亮的。他抬頭望望天，雲推散得很快，信口的說了一聲：『明天就會好天。』

那時，有人聽了曹桂清的聲音，招呼過來：『桂清伯呀？』他沒有留心，嚇了一跳，幾乎嚇斷了尿梗。

『啥人呀？』他眯着眼睛，從黑暗裏望過去，好像有一簇人，只看不清是

誰。但是奇怪，那聲音很熟，好像徐青郎。

『我里。』回答的是另一個人。聲音也熟，像范三狗。接着有一個聲音，像袁金虎：『放出來格囚犯。』話裏很高興的樣子。

『你娘格，阿拉勿是囚犯！』那個話帶點上海音。緊接在「放出來的囚犯」後面。話雖然難辨，可是他走得最前頭，已經走到從門當子潑出來的火光裏，曹桂清一掠就認識了。

『朱大狗呀！今天輪船開啦？』

『開啦。』

那時一羣人也走到火光裏了。正是袁金虎，范三狗，徐青郎他們。曹桂清丟了朱大狗問：『全放出來哉？』

好幾個人一同回答：『是呀。』另外有幾個人還說：『不過少啦小麻子！』曹愛郎他們跳出來的時候，那羣人已經走遠了。

十六

一

馬仁發十點鐘進了城，到積穀倉縣黨部找到了柯大福。在會客室裏，相對地坐着。他手裏捧了一杯茶，眼睛望住了柯大福。『大福！我里望你長遠啦。』

『本來老早要回來格，一直沒有船開，就擔擱了日腳。』

『你啥時候下鄉？鄉下一點事也沒有幹起來呢！』

『是呀！他們只曉得做官，勿曉得做事，全弄得沒頭沒腦。總要過三四天，弄了點頭腦出來，才好下鄉！』

一則柯大福的話，喚起了他那股兩次上城的怨氣；二則他要在柯大福面前顯

點革命精神，就信口說：『他們格樣，真勿像革啥命！土豪，劣紳勿去打倒！農民協會，工會也勿組織！……』他的意思是在商民協會，可故意避去了。

『勿錯！勿錯！那些事我們一定要做！土豪，劣紳已經開始檢舉，農民協會，工會，商民協會也都要組織。』柯大福有點賞識他的樣子；『喂！你是商人呀！對哩，你可去籌備組織三和鎮商民協會；縣商民協會立刻也要籌備起來哩。

『那時陸雄飛正從會客室面前走過，柯大福一眼警到了，喊着他：『陸同志！』一邊就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走到門口；『你弄點宣傳品來，有位同志下鄉呀！』轉對馬仁發；『馬同志！這是縣黨部常委陸雄飛同志！』

馬仁發走到門口。『陸同志！』他感到榮幸。

柯大福又對陸雄飛：『是馬同志！我們同鎮。將來可在三和鎮，成立個區分部。馬同志很能幹呢。』

『哦！哦！』因為是柯大福介紹的，陸雄飛態度很謙恭。

馬仁發因為他是黨部常委，也很謙恭。「要請陸同志指導呀！」

「勿敢！勿敢！」

「同志間不必過分客氣！」柯大福覺得他們太客氣了；「陸同志你快去弄點來罷！」

陸同志自從柯大福昨天來了，批評了他半個月來的錯誤；又爲他說了句陸鐵俞甫明是共產黨，不能夠要他們來籌備縣農民協會，受了一頓教訓，處處覺得柯大福是不可侵犯的。「哦！哦！」答應着走了。他的耳朵裏似乎還響着那點批評和教訓——革命如果不爲民衆，何必要革命！……要組織民衆……革命以後應該以民衆爲新社會組織的基礎！……拿革命作幌子，利用民衆來替自己升官發財，是無恥！……

陸雄飛走了，柯大福同馬仁發又回到原位置上。「袁金虎李番郎姜外根……昨夜啥時候回來格？」

「黃昏把。你勿回來，他們勿曉得啥時候會得出來呢？他們真正感激你哩！」

「他們本沒有罪！是土豪，劣紳，走狗誣陷他們！應該放出來！」柯大福時時望着外面，看陸雄飛來沒有來。

「說起土豪，劣紳，湯殺人黃胖娘子施德，都躲到上海去哉，黃克昌張大郎朱德和他們聽見你回來，臉孔都轉色。湯殺人娘子還當時昏倒過去，嘴裏推白沫。」馬仁發留心着柯大福的臉；「你勒這裏勿是有點嫌隙？她怕你——」

柯大福很自然的笑了。「革命勿是替自己報仇！真是賊人心虛！」

馬仁發想要說一件事。他覺得現在說上去却是機會。而且料上去總會成功。革命勿是替自己報仇，他從那句話裏，六七分的看清了柯大福的心。可是推到了舌頭尖，却又縮回去了。坐着不響，那又不是有能幹的；於是扯上了別個問題：「你昨天輪船上冷靜呀！」

『幸虧碰着了朱大狗。』

『喔！對裏。他同李喬郎他們一起回來格。』他像自語的一般。

『啊！一起回來呀？他先走好多時哩。他一下船就走，他們開了會，總近五點鐘放出來，要先走毛兩個鐘頭呢！』

『格個人，就到處吊郎當！總又是啥地方去吊了一回哦？』

那時，陸雄飛把一束宣傳品送來了。『這點夠了罷？柯同志！』

『夠。』柯大福接過來，遞給了馬仁發。

『陸鐵已經把縣農民協會的籌備計劃弄好哉，請就來審核一回罷！』陸雄飛走了。

『你有事，我走哉。那末，你三四天就下鄉？』馬仁發心裏是想再坐一回，那件要說的事還沒說。

『三四天。』柯大福趕原不趕，留却也不留。

柯大福送馬仁發走出去。走到飄着兩面黨國旗的大門外，守門的岡警一聲立正，皮鞋脚和着槍桿的拍搭一聲，兩邊兩個挺成了兩支呆木頭。柯大福向他們點點頭。馬仁發回過身來，望望柯大福。柯大福當他要鞠躬再會了，自己把頭點了下來。馬仁發却趕來一步，湊上他的耳朵。「大福！黃克昌你認識？就是黃胖太太收租先生。他想進黨呢？」帶着探問的口氣，把想要說了好久的話，說出來了。

柯大福有點奇異。「他相信革命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只要相信，自然嚙得啥勿可以。」

馬仁發是聰明人，他覺得那件事十分之十成功了。「那末，等你下鄉來說罷！」腿子輕快的移動開來了。

馬仁發一脚趕回三和鎮。他把東西向家裏擱去了，去找張大郎。敲了兩記

門，喊了幾聲：『大郎！大郎！……』鬼也沒有一個。

『觸那娘格辰！還仗扁個牌頭在三和鎮街上擺！湯殺人死到了上海，倒勿跟着死去？』朱大狗坐在楊巧珍門口頭。張大郎正好走過那裏，他便信口亂罵！雖然沒有指名罵他，張大郎却曉得那是對自己射來的冷箭。現在革命世界，這般豬奴當道，人只好委曲點，他只管縮了頸子趕快溜。

張大郎低了頭走上豎頭街，馬仁發正找了他回到街上。『大郎！』

張大郎沒有看見他，一跳。『喔！仁發呀！』

『找黃克昌去。』他拉了張大郎就走。

走到城隍廟面前，黃克昌正看了辛達人出來。『喂！黃先生，看辛達人？』張大郎喊住了他。

『我真急呢！』黃克昌不安得很。『喔！仁發！』向馬仁發招呼。馬仁發輕輕點頭，沒響。

『勿要急哉！』張大郎拍拍他的肩；『仁發替你弄妥哉。』附上他的耳朵，聲音輕一點；『三百塊。』

『謝謝！謝謝！』黃克昌那不安的樣子，立刻飛開了。連連向馬仁發作揖。
『沒關係！』馬仁發一副傲岸相；『他要一千，我橫講豎說，才斫到格點數目。』

『謝謝！謝謝！』黃克昌又是那套。『只要保個太平就好。』
『就爲格點，我才大胆替你答應哉。』

『格點是晦氣錢，丟脫點是好格！』張大郎說了那句，又湊到黃克昌耳朵上。咕嚕一陣，拖了個響尾：『就拿來呀！』於是黃克昌連忙說：『是！是！一同到宅上去坐坐談談罷！』

『下次罷！我還有點事。』馬仁發很忙的樣子；『我還要預備組織商民協會哩。』

「那末，送到仁發府上來罷！黃先生！」

「是！是！」

黑沉沉的暮色，把他們壓開來了。

一一

柯大福把章先生接到臨時辦公室，倒上一杯茶。

章先生欠着身子，接過那杯茶。「大福別客氣！你辛苦呀！」一付笑臉。

「沒什麼！」柯大福微笑，和章先生一同坐了。

「你昨天下鄉？」

「昨天下鄉。」

「不休息一天？」

「還有許多事要做呀！」

『今天敝鎮民衆歡迎你們，請賞光！』章先生話說到了本題。

『預備到貴鎮宣傳。』

『好極！好極！』章先生拈拈八字鬚。把茶喝了一口。隨便把眼睛掠到外面場上。吊在臨時豎起的竹竿上的新國旗，迎風得意的飄揚着，發出清脆的扑扑的聲音。場裏民衆已經擠滿了。粘在蘆管上的小紙旗，在每個人手裏，也隨風飄着。『大福！今天母校還有一個歡迎會，請你寵賜訓言。施德先生的意思，還想請擔任一個名譽校長，或者名譽董事長。實職是知道你不願屈就，也沒有時間就。可是就這點，也是屈就你呀！』他更笑得比外面那四月的太陽還溫和。

柯大福謙辭：『不敢！不敢！』

那時，馬仁發跳進來。『大福！要開會嗎？』他很有點不高興。章先生和柯大福談什麼的。這種雞巴學堂該打倒！

柯大福看看手上的錶，已經過了十點。『好！開會罷！達人！鈴帶來？』

『帶來！』辛達人正在寫什麼，沒停筆的回答。

『那末，請你賞光賜教！』章先生站起來走了；『我有點事。』柯大福送他出去。

章先生坐上車子，伊呀伊呀走的時候，鈴在馬仁發手里已經丁令丁令響了。

趙大果抓起馬囊紙做的擴聲器，套在嘴上，照擬定的秩序單喊起來：『開會！』只喊了個「開會」，還沒喊出什麼來。就是要喊，也不是喊「馬仁發同志報告」，馬仁發却已跳上那兩個方桌子拼成的台了。

『大家勿要吵！開會哉！聽柯大福同志講！』他說完跳下來，跳到柯大福面前。『大福！你走上去講罷！』趙大果向柯大定嚙嚙嘴暗笑，索性不喊了。

柯大福跳上台，眼睛向幾百人掃了一回，吐出宏亮的聲音。人這麼矮小，聲音可這麼宏亮，看上去叫人有點不大相信。講的時候，拳頭常常向空中打。說了五分鐘，他的話完了，咬緊牙齒：『我們現在大家來喊口號！』準備要喊的時

候，馬仁發却先跳着喊起來了：『打倒軍閥！』可是沒有人接上去。

『要大家喊！』柯大福來喊了：『打倒帝國主義！』下面應起來：『打倒低骨子二！』

『打倒軍閥！』……『打倒金發！』

『打倒貪官、污吏！』……『打倒天官狐狸！』

『打倒土豪、劣紳！』

柯大福喊着那個口號以後，下面的聲音，散亂起來了：『打倒胖娘子！打倒湯殺人！打倒黃克昌！打倒胖娘子！打倒張大郎！打倒黃克昌！打倒朱德和！打倒湯殺人！……』那時馬仁發也喊着：『打倒施德！』可是他沒有喊得多，沒有喊得響，他看大福臉上有點不爽快。

『觸伊娘格！黃克昌烏龜，今天不透頭呀！』

『張大郎也死啦？』

『狗雜種！沒骨氣！』

『烏龜才逃到上海去！烏龜才勿敢透起頭來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打倒的聲音裏，還雜着叫罵。到末了，叫罵的聲音，就代替了打倒的聲音。

蕩激的潮，是不會立刻靜下的，柯大福不想再把未完的一堆口號喊下去。到趙大果手裏，接下擴聲器，套到嘴上，用更大的聲音，突破下面的叫聲：『我里現在遊行哉！先到猛將鎮，用過保安鎮回來。』他叫的時候，馬仁發趙大果柯大定，肩起寫着：『三和鎮民衆大會』的大旗，跳到場外。柯大福又喊：『跟大旗走！』馬仁發把旗嘩拉嘩拉搖着。『跟我走！跟我走！』便開路走了。羣衆漸漸從南市梢那個荒場，轉進街心了。柯大福辛達人在後面押隊。

走過湯殺人宅前，朱大狗一聲叫了起來：『打！』接着嘩拉嘩拉，湯殺人的門窗全飛了。人也散了，一片亂叫。

『去打黃克昌！』

『去打張大郎！』

『去打黃家宅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湯殺人娘子，從那天嚇出了病，躺在床上，給拖了出來。褲子褪到了腳跟頭。衫子扯去了胸襟，乾癟奶白白的軟軟的，扯到那一邊一蕩，扯到這一邊又一蕩。罵聲奪了她的啼哭和哀叫。

『撕破格隻老辰！』

『對呀！撕破格隻老辰！』

『啊！哈哈！撕破她！老辰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三

晚上，在黃克昌妹子的家裏，馬仁發找到了他。「繪受多少驚惶罷！」

「險些兒沒走出來！」黃克昌一臉子灰色，還有點餘悸。

「我聽得風聲勿對。幸得勸你勿要參加開會。」今天民衆大會，黃克昌因爲柯大福許他進了黨，想以同志的資格參加。馬仁發却勸他防防萬一。現在他覺得自己是聰明。

「是呀！幸得你。」黃克昌也覺得感激。「噯！柯大福爲啥一點勿阻止伊勒？風聲他總曉得，事前勿阻止，出事的時候也勿壓着他們！」他覺得那柯大福實在不應該。

「格倒不容易明白他哉。或者錢少了點？事前想起來他總曉得，却也勿告訴你一聲。出事的時候，還幸得我竭力喝止伊勒，大福只瞪着兩個眼睛望。勿曉得

「有意？還是啥？」他用了黃克昌三百元，不能負太平的責任，就只有任意毀人，來鬼討好。

「我想起來也格點道理。一千祈到三百……」他想來想去馬仁發的確好人；
「革命同志也貪財，革命就格樣！觸伊娘格！」

「那你也就勿好格樣說。」他覺得黃克昌要說壞革命，就不能答應。自己勿然就套不起這張皮裝勢。「我里自家人說說是勿妨，別人就要作你真。說你反革命，那就——」就字下面他覺得沒有什麼話，可以說明那種嚴重；「現在總算還好，我去看過，只打坏一點東西。金根躲在柴堆裏躲了的，也沒啥。他說停一回要來呀！你就當碰到了一次強盜罷。」威嚇和安慰並用。

「是。是。」黃克昌的主宰，現在就是馬仁發。那句話他敢說個「勿」？他說了兩個是，想着了張大郎他們；「還有伊勒——」

「你說大郎他們是吡？也打壞了點東西。朱德和是連東西也勿能算打壞的，

只打破了一個破窗。只有湯慧蔭老太婆，倒霉，拖出來吃啦幾記！現在你靜靜躲幾天。我現在還要去看柯大福。我意思，今天闖禍格人，大辦就勿要，小辦總要辦一次。」

「是呀！」黃克昌聽了很爽快。不然掛這國民黨招牌太沒意思。

第二天早晨，朱叔婆的聲音，同樹上鳥一般清脆，站在門口頭，同大福祖母講話：「海阿嫂！你好福氣呀！孫子做官哩！」

大福祖母剛打開門來。「你說得好呀！坐坐罷！」東天新透出來半個太陽，鮮紅的光，洒了她們滿身。

那時馬仁發，長長的腿子，扛着他瘦瘦的身子，風捲一般的捲到柯家前頭屋。柯大福很早——天還沒亮，就起來規劃農民協會的組織；那時一隻豆大的燈，他還沒工夫去吹熄。可是已經失了効力。

「大福！弄啥？」

「農民協會下午想弄他成立。後天就要上城呀！上午還要育才去一次——昨天弄得沒去成功。所以趁早晨來把他規劃好。」柯大福呼吸了一回。「你商民協會奈能？也要趕快呀，縣商民協會至遲月底也要成立哩。」他說話的時候，還是不停的寫。

「你放心！那時候一定會成立。」柯大福沒有給他說話。於是他又說：「農民協會裏，昨天闖禍格阿要加入？」他想來想去用了人家三百塊，定要弄個交待。因此他費了不少心思，想在柯大福那里弄一點好在黃克昌面前交待得過的辦法。昨夜暗暗地探過柯大福意思，柯大福就好像不懂，沒弄出一點什麼。現在索性明白點說了。

「當然要加入！土豪、劣紳、走狗該打！」

「對呀！人家說你要辦伊勒，我倒有點奇怪！難道土豪、劣紳、走狗不該

打？』他不能不順從柯大福。他拉一個謊把自己的心思不得不的掩去了。他只有想再打別路裏去弄方法。

『那是人家揣測之辭。真難道土豪、劣紳、走狗不該打！』他已把工作完了；『我現在就要走啦。你沒有別的事罷？』

『沒有。沒有。』

柯大福同馬仁發走出去的時候，二嬸走到廊下。『大福！勿吃啦早飯走？』

『勿吃。』二嬸望着大福很快的向外。

他們走出了橋門。朱叔婆向二嬸招呼：『你忙呀！』她還是站在那裏；只是洒在她身上的陽光，已經不像以前鮮紅了。

二嬸微笑回答：『喔！叔婆呀！嚙啥忙。』

『我和海阿嫂說，你里好福氣，真是書包翻身。』

『說得好呀！叔婆！來坐坐罷！』二嬸還是微笑。

朱叔婆是今天第一個走上柯家宅。第二個要算是馬仁發了。自後就一直不斷的有人淌來淌去。到了中午過後，就只有淌來而沒有淌去了。太陽偏西丈把的時候，柯家場心裏擠滿了人。

壽郎很起勁，在教一點人唱歌：『小來青，你唱得勿對。兩個打倒列強，要唱得一樣低。』他就來唱給他聽。唱過，再聽他們唱下去：『黃狗郎唱得勿對。除軍閥要唱得高。兩個要一樣高。』聽他們唱到末了兩句，他又有批評了：『齊歡唱！齊歡唱！要格樣唱；歡字要比齊字唱得低。現在大家再唱一遍！』生硬的歌聲，又不大入調的飛起來了。

『真起勁，叫人講話也聽勿清！』袁老虎和黃狗郎爺，坐在東南場角一棵樹底下兩個小石塊上講話。唱歌的人，離開他們不遠。歌聲太高了，不能講下去，他對唱歌的人望着。

『烏龜勿起勁！』黃狗郎唱停了，來尋袁老虎開心。

『對我尋開心，對你爺也尋開心！』袁老虎在那句話裏，也佔了點便宜。然而袁金虎還嫌不足，湊上了一句：『狗弟！你好好兒唱呀！』做起黃狗郎阿哥來。

黃狗郎順手給他一掌。『你格小烏龜！』他先揪了把泥把袁金虎抹了一臉。於是一場人全笑了，歌也沒有了。『再唱呀！再唱呀！』壽郎叫了好幾聲，也沒有人續下去。

二叔不知怎樣，叫人尋起開心來了。先是朱大狗拉着他的老調：『二叔叔搓繩，越搓越緊……』接着徐青郎拉住了二叔喊：『大家來對老先生磕頭！』一片拍掌聲，把二叔弄得滿臉通紅。

這個開心，馬上又從二叔身上，跳到柯金海身上去了；『還有太老先生啦，也要磕頭呀！』柯金海正坐在廊下和朱生閒談。灰白鬍子一揪一揪的。

朱生附和起來：『應該對他們磕幾個頭。勿然會格樣開心？人會得放出來？』

那天那點氣會得出？」

「對呀！勿然「碰脫伊勒一根汗毛，要豎還伊勒旗杆」呢！」范三狗起勁得很，蹲在牆腳跟，屁股一彈，站了起來。

「可惜小麻子死哉！」旁邊李小貓想起吐血死在監裏的小麻子了；「那點快活就享勿到。那口氣就出勿出。」

興奮的空氣，忽然沉下去了。他們全想到了那時候的恐怖，陰森，悲哀，沈鬱……這點日子，同現在比起來，真是一個白天，一個黑夜——連星月也沒有的黑夜。黑夜是沒有人，只有鬼。

一個白粉烏龜在沉靜的空氣裏，爬到了曹愛郎背上。一陣拍手拍腳的笑聲。笑聲裏，壽郎偷偷把粉筆藏到了袋子裏，裝着不關事，又「打倒列強……」唱起來了。

包外狗敲敲曹愛郎的背。「背硬呀！」於是又一片笑聲。壽郎偷偷地望望，

還是那般唱。

『愛郎！你毋你爺格台！』朱大狗說：『你背着烏龜殼見人，叫你爺做老烏阿是？』

『我同你爺一樣呀！』曹桂清坐在朱生旁邊，拍拍朱生的背。

『噯噯，是呀！同你一樣。』壞油篋想佔便宜，那是不容易的。他坐在階沿下。說着，小來青已經騎上他的頸，把他的頭當扁。於是笑話爬了根。可是曹愛郎始終沒明白人家笑他什麼？壞油篋惡罵一聲；『格個大扁！』背一挺，想翻身，柯大福已經走進了場心，黑黑的額上，亮亮的有點汗水。

四

隊子已經開始移動了。

『喂！朱大狗呢？』姜朴根發覺少了朱大狗。

徐青郎四面一張。『喂，真的，格隻蟹，鑽到啥地方洞裏去哉？』

『鑽到楊巧珍洞裏去！』包外狗信口說笑話。說得這一堆的人大家笑。

黃二笑了一回。『不在楊巧珍那里。在沈梅子賭場押寶。我叫他來，他說就來。』

『格傢伙真色迷賭迷！』徐青郎又批評他。

『勿是！那天上海回來，沈家鎮躲躲雨，就會賭起牌九來，碰不到我里，說不定要賭個一夜！』姜外狗替他舉證。

曹愛郎打隊子裏跳出來。『觸伊娘格！革命革得他開了心！一定要拖他一同上城！』

柯大福攔住了他。『愛郎！勿准瞎走！』

『去找朱大狗呀！』

『朱大狗還擔來？』

那時朱大狗急匆匆跳來了。『來啦。』

『爲啥到現在來？』柯大福埋怨了他一聲，他沒有響。接着柯大福吹了一陣哨子，索性叫隊子又站住了。『各個隊長，再來點下人。』各個隊長點了下，沒有錯了，隊子又向前了。

夾着隊子，兩邊人擠成了兩垛牆，看着隊子像蛇一般過去。大壽提高喉嚨，拍着手，唱「打倒列強！」。隊子裏的人，隊子外的人，全接應着，形成了戰士出征一般的氣概。

柯金海，站在宅西橫身河脚上。打西半天射來的太陽，正劈對着他的臉。河脚上的江蘆芽，已經透出半尺把了，拂着他的腿背。看隊子過去了。『明天早上開會？』問一同站着看的兒子。春風吹在他臉上，連白鬚子也鬆快得要飛了。

二叔點點頭。『哦。』吹在他父親臉上的春風，彷彿就從他嘴裏吐出來的。

那是四月十二日下午。他們上了城，住東門外體育場。搭着蘆蓆棚。他們到城，已經近晚了。西沙的，東鎮的，全已到齊。黃昏的時候，吊在體育場旗杆上的新國旗，俯視着掌着一盞燈的每個蘆蓆棚內，廣集着的農人。世界真彷彿就此屬於他們的了。

『老兄！你東鎮？』朱生吃過饅頭，看飄着的旗，亮着的燈，同一個年紀相仿的陌生人搭起話來。

『西沙。』那個人回答；『你呢？』他銜着一支早烟桿一邊抽烟。

『三和鎮。』

『三和鎮。』那個人沉着一回；『來多少？』

『二百多。你勒？』

『毛八百。』

『喔！邪氣！』朱生驚奇起來。

『東鎮也比你們多呢——有四五百。』

令令令令令，總指揮部吹起睡覺的哨子來了。一回，柯大福同陸鉄俞甫明，來檢視各個棚子。

柯大福拍拍朱生的肩。『走累啦。快休息罷！』又走開了。

夜一點一點深下去。人一點一點靜下去。旗杆上的旗還飄着。各個棚子上的燈還亮着。

可是到半夜，城裏外忽然飄起槍聲。一陣緊一陣，把棚子裏的人全弄醒了。『喂！豬奴！』幾個武裝同志，用手電筒，照亮了朱生住的棚子；分頭拉着人，踢着人。

朱生跳起來，對強烈的手電筒，眨了幾眼，想往外走；可是那個武裝同志的手槍，已經對住了他的胸口。回頭再看棚內，二十多個人，全灰着臉，不敢動。

李喬郎徐青郎包爍狗，正給用細藤繩縛起來。要縛壞油箕的時候，他手動了動，就吃着一記耳光。朱大狗看準了那機會，使足全勁，身子像箭一般飛了出去，於是砰砰手槍響了。

近近遠遠到處響着槍聲，砰，砰，砰，砰，砰……

●意思是碰不得的。

十七

一

柯大祿提着書籃，同陸雄正跨進學校大門。丁聰嘴裏塞着段麥管，五拉五拉，當着哨子吹，也來上學——離開柯大祿他們大概有十多丈。

「喂！柯大祿！」丁聰在後面招呼柯大祿；「你早呀。」又五拉五拉的吹。
柯大祿回過頭。「你早。」

丁聰已經趕並了肩，左手搭上柯大祿的肩。走過庭院，寄宿生施土方，把丁聰當小雞一般抓了去。「小鬼！殺你頭！」拍搭一記敲在丁聰腦袋上。並輕視地對柯大祿瞟了一眼。又對黃國章斜斜眼睛，叫他也去抓陸雄。嘴里亂罵：「他同

柯大祿一窩裏貨。觸伊娘格小蟹！」

雖然黃魁去年底躲上了上海，今年沒有來上學；但是他的成績遺留在學校裏——那些少爺寄宿生，給他訓練得怪精熟，會把像丁聰那一般學生，當作豬，當作狗，任意侮辱，任意調弄，不因為黃魁走了，他們失了頭兒腦兒，就有點殺勢。柯大祿也給他們侮辱調弄慣了的。可是今年却特別的給他們眼裏留人，把他挑到了豬狗圈外。父親做了校董，阿哥做了……更叫他們尊而敬之。這回却又給施士方矚起眼睛來了，又給……

「媽的小烏龜！」施士方不斷的罵丁聰。他塞在嘴裏的那個麥管哨子，再五拉不出了。

事情就這樣，柯大祿很明白——上城開會的人，當天半夜裏捉散了，會沒有開成功。逃回來的只說捉人，沒有曉得什麼事。放回來的說捉共產黨，鄉下人無關，只要捉頭腦。柯大福不知下落，大家都說他共產黨。上海有人回來，說上海

也在捉共產黨。……柯大祿臉子上一陣火熱。於是馬上想起了父親母親兩張哭喪的臉，……於是他不敢望了聰陸他們，儘低了頭，近於掩住耳的遮着臉，向教室走。還沒走上教室，施德先生那付神氣迫人的態度，幾個月不見了，現在又突然出現在庭院那端。章先生還是那麼追隨他。

『章先生！校董一覽表上柯子祥名字抹去哦？』施德看看章先生。

『已經換了新的！』章先生很恭敬的回答；『塗了墨漬很不好看呀！』

『對！』施德不經意的說了一句，眼睛掠着四周的一事一物。幾個月不見，他像要尋出他們的變化來；可是望到那里，眼睛立刻煞車了。『喂！柯大祿呀！』他覺得小共產黨一身是可怕。

章先生在施德眼睛射着的地方，找住了柯大祿。不說一聲的撇下施德，趕過去。『你快回去罷！』

『啊？』柯大祿茫然起來。『勿見得就開除我能？』他思想。

想是不容想的，章先生宣佈判決辭了：『你開除哉。』聲音大了一點，似乎怕柯大祿聽不清。『你快回去罷！』

一一

「哈地方去？格樣早！」

天烏黑黑，馬仁發一骨碌跳下床。妻還睡得好睡，翻開她的枕頭，取了鑰匙，把箱子裏用贖的二百多塊錢，往身上一塞。他打定計劃，拿人家的錢去向陸雄飛同志當押賭一樣押一下。押得下就給你吃一注，將來總有機會收得回；押不去，就再設法。他往外走時，妻醒了問他。

「上城找陸同志！」

「六同志！七同志！去送命？」

「臭辰！清早就要你觸霉頭！」

妻自己也覺得說錯了話，沒說下第二句。他也不管什麼的走了！他覺得已經爬到了半梯，手指搭得牢頂，一下就可以跳上頂，眼睛好低下來看人，現在却又沒要滾下來了。不行！不能讓他滾下來！要爬！爬上去！格格水裏●不爬上去，真有日腳了！亂世出英雄，現在不是亂世？不是英雄出來的機會？對呀！要爬！爬上去！你不爬，人家就要來爬你！捉共產黨了。柯大福是共產黨，要捉他；自己就跟過柯大福，那個不曉得？黃克昌黃胖娘子捏得住他們，不要說用三百，用三千也不關！施德，在幾百人前喊過打倒他，他會不來爬你？不要來捉你共產黨？二叔校董已經取消了！柯大福開除了，這個拐腳，看見大佛磕磕拜，看見小佛拏來賣，嚇得夠你，就要嚇你，你不能不爬上去！一定要爬！爬上去！可是這就不好冒昧。自己原不是，不怕啥；可是有柯大福這點關係呀，不好不先弄個明白，決定一個對策。他進了城，反沒有罵妻那時的勇敢而迷茫起來了。

迷茫地，馬仁發坐在集賢樓裏。茶壺擱在桌上，沖茶的來了幾回，揭開壺蓋

一看便走了。他肚子裏茫然，眼睛裏也茫然。手指也茫然，一刻兒搔着頭皮，一刻兒摸着茶壺；可從沒知道那塊頭皮在發痒？從沒知道摸着茶壺是爲什麼？

『昨天回來？文老！上海躲了幾個月，鬍子也長得多哉。』離開馬仁發三隻桌子，在一個角落裏。長鬍子對短鬍子的說。

『是呀！』短鬍子的抹抹鬍子；『你沒有躲？』

於是長鬍子的誇傲自己有先見之明：『我早曉得你當時勿聽我說。』接着就信口開河了。……

短鬍子的不甘屈服。『不要說！柯大福一來，一夜三令：放走犯人，檢舉土豪劣紳，你就不見得不慌！』

一道虹彩，在馬仁發眼前閃出來了，把位置搬上了他們隔壁。『這位置好得多。』他想一定有人會搭話過來，那末也好搭話過去；可是他想得太如意了，誰也沒有理會他。那個長鬍子的輕巧的一句：『那末就慌到了上海去，是哦？』

『你不要說那點冷話。不是陸常委、黃縣長、張公安局長，故意延緩，看你不會鬍子都拉光！你看三和鎮西沙東鎮就曉得。』

長鬍子還想還他幾句，沒鬍子的却先說了：『陸雄飛現在真挺紅！捉共產黨捉紅哩。』

另一個隔壁桌的禿頂：『現在他口袋裏總塞滿哉。』他走過來，聲音放得很低；『勿曉得三個人，到底捉牢了個把沒有？聽說昨天馮薇老一頓子送了一千，叫他無論如何辦伊勒一個死罪。』說得大家沈默起來，覺得那真是好生意。

一回，短鬍子的又說：『薇老勿要說一千，用個四千五千也值得。他田都在西沙，兩年田革命損失上萬。勿槍斃伊勒，今年又多了個柯大福，三個臭皮匠好合成一個諸葛亮，那真鬧得要更厲害！他自然要那樣——』

『就可惜三個一個也沒有抓牢，那點錢送得有點——』沒鬍子的不等人家說完，咕下兩句，喝着一口茶。

『你曉得？』禿頂點了一支煙。

『全這樣說呀！』

那時，馬仁發覺得又爬上了梯子，馬上好攀上頂了。一直沒喝過的茶，半溫已經不到了，捧起喝了幾口，站起屁股，一脚污泥，走上縣黨部去了。

二二

娘一天沒起床，一天沒吃東西。看看天黑了，人還不見回來，悲苦得嗚咽起來。馬黛芬陪着落淚。

卜卜卜門上響了三響，接着有人叫：『開門！』馬黛芬扭扭眼睛，把門打開，馬仁發一脚跨進門。『你娘呢？』轉過頭去：『請坐！同志們！』背后有十幾個兵，把馬黛芬嚇了一跳，連話也不敢回答。

馬仁發招呼武裝同志坐定了，又來問馬黛芬：『你娘睡哉？去叫她出來燒點

東西。」

『別太客氣，馬同志！隨便一點好了。』一個長官模樣的說。是外路口音。

『不弄啥！小鎮上也沒有啥好的。』馬仁發嘴巴稍帶點潑。

馬仁發有兩間屋子，灶間兼客廳用的一間。隔壁一間就是臥房，是相連的。

馬黛芬跳進去叫起了娘，很快又跳出來了。馬仁發又吩咐她：『你去喊張大郎叫了黃克昌來。不要說啥！就來！』她走出了門，又趕上去。『回來帶幾包煙。』

『哦！』

.....

黃克昌和張大郎到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吃過了東西。馬仁發向武裝同志各人授了支烟，給每個燃火柴。

『喂！』推進門的時候，黃克昌一呆。跟在背上的張大郎，也站着不動，好像要退回去。

「喔！來哩！」馬仁發趕忙走上一把搭住了他的背；「有話同你講。」

馬仁發把黃克昌搭到臥室裏。張大郎跟着進去。「今夜去捉共產黨，格點武裝同志，我上城去請來格。」

「哦！」黃克昌抽了口氣；「我當啥事體？」心裏才感到了鬆快。

張大郎微笑；「你就爲那點事上城？」

「是呀！」把一個名單從袋裏取了出來；「大郎！你照格個名單領了武裝同志去捉。我和黃同志還有點事談談。」

名單先到黃克昌手裏。張大郎急忙湊上去看。「朱大狗格隻小蟹阿有名字？」尋了一回，尋到了；「對哩！格隻小蟹勿能放過他。」

他們把名單看下來，就缺了二叔。「柯二不捉他？」黃克昌懷疑；「他老共產黨呀！」

張大郎曉得黃克昌意思。「對呀！也要捉！」

『我勿是格意思。』馬仁發答覆他們；『捉勿捉都嚙啥關係。不過格種人家留點情給伊勒，總勿吃虧！柯大福現在捉了去，他路道大，勿一定就勿能出來。白白結一點冤勿上算。』

『勿。』黃克昌很堅決；『一定要捉。』

馬仁發和婉的勸導他：『那你就勿聰明！我說與其捉一個無用的二叔，還勿如用力辦柯大福。但是那也只有暗裏來，懂哦？明裏來總吃虧，不像朱大狗范三狗……你明做就明做，伊勒會受你！你一定要捉二叔，我自然也勿阻止；可是我勿管。你先去縣黨部問一聲陸同志。我是陸同志的命令！』馬仁發先軟后硬。
張大郎看馬仁發攢紗帽了，他連忙轉過來調和：『馬同志意思對格！黃同志！就格樣做罷！』黃克昌長黨部七同志也不認得，只好屈服。

『那末，就動手哉？』張大郎催問馬仁發。

『黃同志阿有話哩？』馬仁發又故意吊他一句。

『沒有！沒有！』黃克昌又成了一隻馴羊，馬仁發還是他的主宰；『照馬同志意思做罷！』

馬仁發走出來，向武裝同志：『諸位同志，現在我們就出發！』把張大郎介紹給他們：『這位是張同志，領你們去！你們幹完了，就帶了人上城交陸同志。張同志一起上城。我明天來。張同志！你照這名單上做！勿能弄錯一個！現在你們就出發！』

張大郎帶着武裝同志出發了，馬仁發又和黃克昌密議起來。

四

胖太太回來的第二天，黃克昌給她報賬：『柯大福運動費五百元。前天捉共產黨，十幾個弟兄送了點，縣黨部陸同志送了點，共八百元。格兩筆錢，都是馬仁發經手格。還有一點是雜用，一共一千四百十一元二角三分。』她睡在烟燈旁

邊，正在嗤嗤的抽煙。他一邊說，一邊把賬簿攤到她枕邊，讓她一面抽煙，一面看賬。他交下了賬簿，坐在旁邊一個櫈子上，掏出紙烟預備抽，陸婆給他燃上火。他抽着了，又說明用這兩筆錢的情形。

『胖太太聽完，看完，抽完，坐起來，一碗人參湯喝了進去。『勿錯。』』

『還有一件事，柯大福雖然已經捉啦去，可是路道大，說勿定會出來。他出來，那點小鬼都會出來，就要受害無窮。我同馬仁發商量過，要辦他勿出來，容易，只要用錢，勿曉得太太啥意思？』

『要用自然用呀！』她覺得不得不用時候只好用。

那時，張金根走來叫黃克昌：『黃先生！馬仁發差張大郎來叫你去。』

『革命倒革紅了馬仁發！』胖太太聽見馬仁發三字，不禁嘆了口氣，悲哀着自己。

『紅！縣黨部裏直進直出。縣長也叫他同志。』黃克昌帶着一串話走出來；

「喔！大郎！」

「馬同志候你講話。」張大郎坐在黃克昌房裏。

「哦。」

「就走罷！」

「走呀！」

「克昌！」正要走時，黃增進來了：「國佑有話對你講。」

「國佑？」

「是呀才從猛將鎮來。」

「喔！」轉過來對張大郎；「大郎！你先走罷！我說完就來。」

「等你同走好啦。」

「也好。」

等了一刻鐘，黃克昌說完話同張大郎走上馬仁發家裏。馬仁發正同二叔說

話。

『二叔！你放心呀！人是在上海。我總會替他想法呀！只要陸同志答應，就沒問題。我同他那點交情，想起來總還夠得到。你放心呀！』他故意說得響點。

『謝謝！馬先生！』

『你回去罷！』二叔又謝了聲走了。他便來招呼黃克昌：『黃同志！』

『喔！馬同志！』接着便問：『那個老龜頭啥事體？』

『你總聽得啦？』馬仁發反問他一句。『我現在是敷衍他。問你那邊究竟要進行？勿要進行？你那邊勿要進行，就進行那一邊。』

『進行！我同太太說過。』

『那末我就勿答應他。』

『對哩。』張大郎插嘴；『勿好答應他。柯大福一出來，大家就勿太平。』

『不過，看上去總要——』馬仁發向黃克昌把食指一伸。

「一百？一千？」

「一百？虧你說！」馬仁發覺得黃克昌說話不是睜開了眼睛說的；「辦一個強盜，一百也就夠呀！你也有過經驗。共產黨是政治犯，你懂得？」那是他革命後的新學問，學到了政治犯這個名詞。

黃克昌拖一下舌子。張大郎扑哧笑一聲。

「你勿要拖舌子！一出來，你就再放上幾個一千也夠。」馬仁發有點不高興的樣兒；「我明天上城，要幹，就幹。」

「那數目，待我同太太說一回。她回來了，我就勿能勿問她。」

「是格，也勿錯。」張大郎又插嘴。

「那末你索性一起說一聲。」馬仁發還是那付不高興的樣兒；「月底，或者月初，我和陸同志商量過，三和鎮要開個慶祝會，總要用一點錢。鄉下預備去捐一點，捐到多少，就勿曉得——想起來也勿會多。要叫你太太擔任了。」

「是。是。」

「就是格點話。」黃克昌聽了沒有響。也不走。於是馬仁發又一聲：「好哉。」

張大郎會看三四，牽着黃克昌。「去喝回茶再進去罷！」

「勿喝茶。」可是他還不想走。他要想說一件事。他要想完成黃國佑的囑託。可是馬仁發同施德就過不來呀！他遲疑着。

「黃同志，你有啥話？」馬仁發看他樣子奇怪了起來。

黃克昌給一壓，就吐出來了：「恐怕你勿肯。施德想請馬同志做個校董！」
「喔！他還認識我？」馬仁發微笑。

五

「好！你出勿出由你！」

駭恐於是立刻跳進了朱生的心裏。大狗沒捉到，捉起鴨郎來，捉起自己來，不得了！他看張大郎氣憤憤的背上搭連走了，又覺得拚老命也只一塊錢，就丟了罷。『大郎！』顫着聲音喊着張大郎。

張大郎沒有回頭，一面咕，一面走上了柯家宅。柯金海正手裏一個籃子，提了一點青蠶豆從田裏進來。

『觸伊娘格！海叔！你看朱生格隻烏龜，要死勿要死！開會要捐他一塊錢，橫拿勿出，豎拿不出。兒子捉勿到，捉你老格，你好強！馬同志便宜啦他，要捐他一塊錢，就「勒殺吊死」！』張大郎帶點威嚇，告訴柯金海，還是憤怒不止。

『勿呀！大郎！』朱生已經跟了來。聲音有點發顫。『我勿是勿肯，我說阿好少點？』

『勿就是你一塊！我這里就收了勿少，都是一塊。』他把肩上的搭連拍拍：

「海叔我也要他一塊。柯二柯三我也要他們一塊。少了你，我還算得公平？」

他威嚇的是朱生，效力却也及到了柯金海：「對呀，我里大家一塊。生兄弟你也一塊。裏面坐！大郎！喝碗茶！」把張大郎招呼到了家裏，放下蠶豆籃，到床橫頭摸了塊錢出來。「大郎！我一塊哪。」

朱生沒有響，捨不得的把帶來的一塊錢給張大郎。張大郎還是虎着一付臉。「只有你勒殺吊死，勿肯爽快點，叫人發火。海叔！格點是公事呀，他只曉得銅錢就是命，勿曉得啥屁！」他把錢塞到了搭連裏去。

柯金海只有微笑。「哦！哦！」端了兩碗茶過來，一碗給張大郎，一碗給朱生。順手又把從門口躡進來的雞趕走了。

張大郎喝了口茶。「柯二柯三呢？」對柯金海問。

「都在田裏。」

「他們也各人一塊。海叔，你墊？還是——？」

『我對伊勒說一聲，叫勒送來罷！』

張大郎喝完茶走了。朱生看他走遠了，眨眨眼，搖搖頭，抽了口不敢抽的氣。柯金海的笑，也立刻消斂了。

『真沒話說。現在全是他們世界！』隔了好久，朱生嘆了一聲。

『有啥話說！碰碰共產黨，碰碰捉你去，你就再有理，也只好勿響。』

柯金海半花的鬍子，越翹越高。

又默了一回，朱生問：『大福沒信息呀？』

半晌，柯金海抹抹眼睛。『沒有。到底勿曉得奈能？』傳說是沒捉到，馬

仁發就說已經送到了上海。『眼前立刻浮起了孫子的影子。淚珠下得更多了。

『或者他是要弄一點銅錢喫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張大郎打柯家宅出來，望着柯二在河灣裏，向着隔河那個人講話。那個人，

他細細一看是馬仁發，他從城裏回來了。

『二叔！我說費幾百塊錢買條性命，總值得。留得青山在，勿怕沒柴燒。大福少年英俊，現在格點錢決勿會白丟。』二叔默然。他又說：『我里都是一家人，我不會給虧你吃。陸同志也不會給虧我吃。格回我就爲格件事上城。到上海一百塊零用，我里詳細細細算過，實在勿大。正本二百塊，還是我里商量二百塊。我說柯二實在拿不起。那邊恐怕還勿肯。勿過就勿肯，也勿要向你再拿，我里來想法，朋友格點交情總有。二叔！我看總是便宜格！』

『話是勿錯呀！』二叔只那麼說一聲，又不響了。

『事情要快。』馬仁發算日子：『十二——要算十三，到今天已經二十天再慢恐怕有意外。』

給馬仁發那麼一刺，二叔眼淚滾下了。人自然要，辛辛苦苦栽培了他，正望他……可是三百塊錢就不是小事，同人命一樣大。沒錢就只能聽天命：三個人當

時沒捉牢一個，他希望那謠傳是真的。可是不覺現在已經二十天了，還是一點正確的消息也沒有。不說起日子就罷，懵懵懂懂的讓他過下去。說起了就只有恐怖，血淋淋，大福槍斃殺頭的慘劇他想像到了。

馬仁發正等着二叔回答，背後張大郎喊他了：「馬同志，回來哉？」

「哦。」對張大郎望一望。「捐弄好啦？」

「弄好。北段昨天剩下來幾家朱德和今天去收；南段柯家是末一家。」順口對二叔；「二叔，你一塊呀！送來？還是——？」

二叔沒有響。馬仁發想打發開張大郎，再同二叔說幾句。「大郎！你先回鎮上，二叔的我帶來罷！」

「你勿走啦？」

「正好碰着了二叔，要同他談幾句，省得再你來我去，我還有別的事情。」
「我勿好聽？」做一個鬼臉，屁股對着馬仁發走了。

六

三和鎮南市梢那個荒場上，第二回開會了。紮着彩牌樓，寫着五個大字：「慶祝革命勝利大會」。可是十點鐘了，人還只有十幾個。

馬仁發站在臨時辦公室門口狂叫：「張大郎！張大郎！」

張大郎看臨時旗杆上那面國旗，張得不挺，正預備弄下來重張。聽得馬仁發叫，就放了那計劃跳過來。「哦。」

「人還勿來呀！你去拉！勿來叫他們好看！」馬仁發的樣子很煩躁；「時候勿早，陸同志快要來，你就去！叫朱德和也去！多弄點人來。」

張大郎去了。馬仁發回進去，施德撇下了黃克昌，對着馬仁發：「馬同志！辛苦呀！」他來了，差不多有半個鐘頭，時時想弄個機會，和馬仁發說點話，偏是他好像有意東趨西避，不給他把機會抓牢。

「喔！施先生！沒什麼！」眼睛又望到了黃克昌身上；「黃同志！你想想還有啥沒預備到家？」

「沒有了。」黃克昌覺得那回事受了託，就有點責任。馬仁發不肯把機會給施德，自己在責任上，該共同來捉住他。「馬同志！我說真勿巧，大前天你正好縣黨部開會，施先生那里的歡迎會就勿能去。你現在揀個空——啥時候空呀？」

這麼給黃克昌一說，馬仁發就不能不敷衍。「喔！施先生！對勿起呀！我太忙了，連今天見了面也沒想起！對勿起！對勿起！」

「沒什麼！沒什麼！啥時候空，就請光駕敝校賜教！」菱角鬚要從嘴巴上笑走了。

「我看空是等勿到格。馬同志自己怕也勿曉得啥時候空。我來選個日子——后天，馬同志阿好？」

馬仁發的意思，就不是真的什麼不肯做校董。做了同志，又做校董，正相得

益彰。大前天歡迎會放生施德，果然是爲縣黨部開會；尋他一次開心，讓他認識認識人也是真的。施德不是蠢人，這點不見得就不懂，而且今天又親自來了，這面子不能算沒有板足；於是絕不是敷衍的：『好呀！』允許了。本想還要說得熱一點，加上個一定；可是立刻又覺得，說這話還沒到機會，就縮住了。

『謝謝！謝謝！』施德提起屁股，擺着不平的兩隻脚，躬着半個身子。

『那末，后天就有事也勿管，我同馬同志一同來！』黃克昌敲釘轉脚。

馬仁發覺得那是機會了：『一定！一定！』於是施德的屁股又提了起來。

人，來一個，來兩個，漸漸來得多了一點。可是空氣是冷透，一點也不熱烈。那些菜花蒼蠅的叫聲，滿場嗡嗡。

有一個人用很低的聲音湊上去：『柯大福勿曉得到底奈能？』大家搖頭。

『馬仁發格猪奴！總沒好收場，勿刀上死，就槍上死！』話漸漸爬開來了。

『朱大狗算他額角高，夾在楊巧珍腿子裏，沒抓到。』

話越爬越開，於是便有人發警告了：『小心點呀！勿要禍從天上來！』立刻就沒有再敢開一聲口，大家聽着菜花蒼蠅叫。

近中午，陸雄飛到了才開會。馬仁發主席，報告了一點，陸雄飛訓辭。施德，湯瑟蔭，黃增，黃克昌都坐在台上。陸雄飛說一回話，他們拍一回手。

『……捉盡了共產黨，革命才算成功，我們大家就有太平日子過！現在是太平日子的開頭！……』

二叔夾在人叢裏，想到了太平的天下，又想到了生死不明的大福。就用些錢罷！可是那兒來這點錢？二百塊，就不是二角，二塊呀！然而不用又怎麼呢？大福怎樣？活呀？死呀？死也好，橫豎不在眼前，管他媽的什麼！就當沒養他。但是眼前看老婆硬硬餓，活活折磨死，就不忍呀！何況還有老爺老娘？那末化三百塊，就會活幾幾命呀！然而……他想着，突然背上有人敲着他。他兩眼水汪汪的回頭一看，是公興的孫老板。

「孫老板！上海回來哉？」他着帶哽咽，輕聲問。

「大馬路上我碰到大福。」

孫老板輕輕地快活地報告了消息，二叔驚異起來。他懷疑面前的是孫老板嗎？他只瞪着眼睛。

孫老板輕輕報告的消息，比台上陸同志說的太平日子還叫人注意。

「啊！」

「哦！說大福呀？」

「他勒上海呀？」

「哦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！到底勿是謠傳！」

「好人總有好報格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誰也給孫老板從陸同志那里引過來了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叫孫老板那邊應了一個「哦」，這邊又來一個「哦」；頭那邊一側，這邊一點，來不及應付。好久以后才又說上了消息的本身。

「那天是啥個節？哦——嚶，嚶……」孫老板想來想去想不出。想了一回，忽然想到了。「對格，想到哉，五月一號，就大前天，大福在大馬路發傳單。還給了我一張。哪，哪，」他又去挖袋子；拿出一張團皺的印刷品，而且碎去了小半張。不等他說完，很快一張破印刷品給人拉到人叢中去旅行了。

那時孫老板正跟二叔說：「他叫你勿要担心！總有日子會可來格，他說。」二叔已漸漸地從驚異裏浮起欣喜的笑容來了。

● 「格格水裏」意同「這一回子」。

● 不爽快的意思

校 後 記

這一部東西，我本想大大的來改作過。良友公司揭取以後，也給我以一個月的修改機會。誰知正當我籌劃怎樣動手的當兒，却來了件莫明其妙的鬼事；我儘管鎮靜，可是心緒總有點不寧。因此，便放棄改作計劃，只作了一點字句上的修飾。頂多也只是小節的增刪。然而這也好，却保持了入選時的本來面目。

我寫這部東西，當時自己對自已約下二條：第一要寫得大家看得懂，連只讀過一點書的工人，農人，商店夥計，學徒也要看得懂；第二反映當時的時代與社會情狀，要力求正確。這點有沒有做到？我自己不知道。可是，我想如果這部東西有一點可取的話，那末就在這里了。

這是小說，自然應該當他小說看。如果以為我這里的事，我這里的人，都有

影射，那我真是罪該萬死！

最後，我希望讀這部東西的，不論好壞，不論多少，給我一點公正的批評。公開也好，私告也好。私告的話，那末請給良友轉我好了。

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夜校完全稿後。

正 誤 表

- 一八七頁第四行「被推下了台」應刪去，章毓奇前應加「以左派同志資格」。
- 二九七頁第四行至第五行「張同志……也就接受了」應全刪。
- 二九九頁第四行「張同志……」前應加「跨黨份子」。
- 三六二頁第六行「我早曉得……」下應改爲「勿會革到啥地方去」。
- 三八一頁第十行「湊上去」應改爲「開始說」。
- 三八二頁第七行「想到了太平的天下」應改爲「聽到了太平日子的說法」。
- 三八四頁第八行「不等他說完」應改爲「格張……」；「不管他怎麼說」。
- 三八四頁第九行「那時」刪去，「正」應改爲「又」。